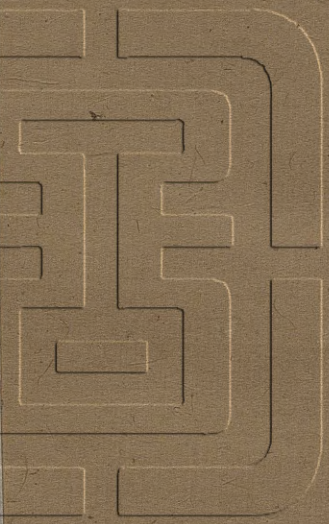


金石萃編

第十六冊



古130
254.3
部-16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撰

宋十二

重修北嶽廟記

碑高一丈二尺一寸廣六尺二寸六分二
十二行行四十六字正書篆額在曲陽縣

大宋重修北嶽廟記

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
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
內制置營田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食實封肆伯戶韓琦撰并書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
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錢貽範篆額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
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于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
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于
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于天地而五

嶽次之古者天口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
後稷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
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嶽然而石切然而合泉焉而眾
派別林焉而萬幹攢嶽之形也條齋忽冥伏珍見祥喜

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

之也薪于是斂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說君人者愚民

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

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字于古其於教也固明明矣若其

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玉

撫有天下馴致太平 真宗皇帝紹 祖宗之

隆以建專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

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靈聖之號表于 我神權

世人之未詳也又 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

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

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者于定令以時繕修歷季既長

吏職廢忽日風月雨以泥以漏功大費廣久焉不葺每

歲立冬 天子以所署祝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

至則羅其邊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頤層壞廡

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

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得居 嶽鎮之下知廟之

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歎

凡厥用度弗敢為授會有 詔毀鄉民之擅為佛
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于邑吏而曠時
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

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眾而已焉弗懈於是徹陋朽椽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字俾勿廢于

神而 神益以尊 彩繪塗壁罔不精極宜 神之喜於靈來宅皇祐

元季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支志于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 天子之命而治

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

皇祐二季正月十九日立 常山郭慶麟刻字

碑陰 碑陰作三截書上十一行中九行下七行每行字數

十三三十六不等又題名二其一韓跋左行並正書

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重修 嶽祠功畢既勒

文以謹其事乃列將佐官屬名氏于石降庶永後觀

文林郎守美州武邑縣令管勾定州路安撫司機宜

文字陳 薦 入內侍省內侍高品真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

公事謝 禹珪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

田及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游 開 將仕郎守曲陽縣尉盧 至聖

將仕郎守曲陽縣主簿李 奕 左班殿直知曲陽縣事兼兵馬監押口 昭

文林郎守司法參軍房 士安 將仕郎守司戶參軍裴 士壽

登仕郎守司理參軍趙 諮 承奉郎守錄事參軍曹 盡忠

太常博士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徐瓊果謁 祠下元豐庚申秋八月晦題 男韶美侍行

安陽韓跋元豐六年仲冬知成德軍棗城縣得替已 嘗恭謁 祠下今復自祠之鼓城解官再遂瞻

拜連治二邑皆獲善罷者荷 陰佑之所賜也 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 飛至者因祀于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遺竦有

二塑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所書全 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

公之受遺二世以身係輕重此亦可窺一斑矣真州

西頭供奉官真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公事陳 有方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趙 滋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張 悛

西染院使資州刺史定州路駐泊兵馬鈐轄張 忠

北作坊使綿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定 州路駐泊兵馬鈐轄任 守忠

待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 定州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狄 青

順安軍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推官 公事仇 公綽

莫州防禦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觀察推 官周 革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劉 滌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馬 良器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 斌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 宜孫

內殿崇班定州駐泊兵馬都監石 宗簡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 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錢 貽範

補 按文獻通考慶歷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

王拱辰賈昌朝等充諸路使四路謂魏瀛鎮定四州

也定州置安撫蓋助於此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 部署其後守臣帶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部

署政有帥臣之稱英宗以後避御名改爲都總管宋 史職官志定州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據後改名

書之也此碑結銜內已有制置之名而馬端臨謂安 撫帶制置自建炎三年浙西康允之始改之似未審

矣酒研堂金 石文跋尾 按此碑皇祐二年韓琦知定州重修北嶽廟工竣

而撰書刻石以紀也史傳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 累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

安撫使進大學士碑系銜有行給事中爲傳所略 皇朝事實類苑載魏公嘗作闕古堂自爲記刻于

石後人又書魏公像於堂上此亦其知定州時事 也象額者錢貽範無傳文云天下之嶽五獨北之 常常卽恒也避真宗諱用常字碑陰列定州官屬 二十四人內有傳可改者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 人舉進士爲華陽尉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而不

大聖人遇法師殊常之禮實前古之罕聞俾還本宮告謝縛義嚴事 國史詳焉當時水旱災沴靡不修禳式昭景貺則知法師甚 清世應運之士也

故得福廕一方慕勝道口服膺徒弟常不減數百法師威而不猛有摠領均平之灑救寧上下無敢違越豈非懿德之淵源乎至于夙夜寅奉香燈諸殿朝禮越二十年雖風雨不渝法師象簡執成指痕斯乃勤至之驗也

法師凡為國家設二百餘醮修三百餘齋授宣敕三十餘道居一日召門人謂曰吾有誅翦怪魅之功而屬修鍊飛昇之妙奈何五行更玉大數告窮胡能免於形謝哉然而質雖遷殞神自有歸 上帝錄吾及物之歎已領符命授五土之主汝等必能恢繼教風天弗違願遽命蘭湯日三浴徐飲清泉十餘易衣啓示手足以至道二年閏七月十六日委蛻而化享年六十有六時

天地晦冥大雨三日於別壘權厝後復兩三日法師重修古迹宮觀有三鋪敘飛奏各賜名額唱昔未遇有子曰元濟業進士法師朝覲奏名敕賜同學究出身遂調選錄法師行狀以 閩奉 聖旨批付史官布衣張濤集事跡門人刻石立于真堂之右

弟子二十一人 賜紫劉元誠 張元明 元元

師保六人 住持延生觀賜紫閩知白 住持資聖宮賜紫張知常 住持順天興國觀賜紫強德安

內住持順天興國觀賜紫王全矩 劉知道劉全穆 住持資聖宮賜紫蘇宗晏 上清太平宮副宮主賜紫尋宗選 上清太平宮主疑和大師賜紫劉子翔

三班借職監鳳翔府清平鎮酒稅務劉惟滋 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官兼兵馬都監輕軍都尉賜紫魚袋楊中和

皇祐二禩上章攝提格夏五月式十有五日重建 安定郡梁志刻

江寧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石高二尺五寸五分廣二尺三寸一分十九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江寧

聖宋江寧府江寧縣牛首山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顧清書

牛首雙峯高插雲漢寔金陵之巨屏東夏之福地林樹葱鬱泉石相映聖賢大士多所棲宅故 宋明帝嘗問道林誌云牛首有何神聖曰文殊領一萬菩薩冬居於此又辟支迦入定之所即稱爲佛窟寺上有巖洞幽清磅礴中鑲真隱世傳辟支冥坐之洞也西竺曰辟

德 滕元勝 李元亨 李元輔 趙元正 王元秘 段元素 李元清 李元白 張元宗 程元亮 劉元吉 姜肅信 李善應 許善能 強善宗 趙善抱 楊善和 李善結 杜振望 真像 李楚裝 咸平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立石

夫立善功於大名雖骨命所鍾誠明彰著然亦由志行修蘊天心協應力行聖教而不泯者則 傳應大法師其人也法師以景德二年八月自別壘遷葬於書臺鄉郭塚祚祥符七年 敕加翊聖將軍曰 翊聖保德真君 法師舊號崇慶大師 今上乘錄嘗閱琅函因覽 翊聖傳記頗動 齋念景祐中降 制書加號傳應大法師 嘗謂人曰法師風貌瓌異真神明之標表故得民到于今稱之法師善功美實刻石存焉張君覽之曰石劍字

缺文詭訛舛使遂之人曷以披現茂實者哉惜乎李祀齋遠幾至湮滅具白主者願錄舊文命工重刊庶幾不朽張君自出奉金以賞其費精求翠窠果成厥志識者嘉之 監官都官郎楊公通儒英特聞而溢美曰是贊成實有力焉前守寧州定安縣主簿周都後序及書

支迦唐去緣覺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性明悟又云獨覺觀四時之凋變知諸誠之何依无師自悟稱之獨覺其或靈山隱秀名洞棲真因其所居即爲化境矣若夫道之污隆地有興替得其盛者繫於人焉當寺自天聖年中

懷義嘆之因循慨其湮沒遂集眾力同而成之即於洞前按圖定址審曲面勢下葬舍利上建塔塔惣高四丈五尺中安辟支佛夾苧像一軀粹容儼若寶塔高妙瞻者觀者罔不發菩提心即噫人之生以寒暑之勞朝營夕謀豐衣厚食不啻一善至於藍鬢髮華乾沒于世者有之矣若 高氏生能構斯善鳩舉衆類建是塔作是緣鎮此名監標于勝槩是不朽之矣長于圓照大師

普莊因親斯善合掌讚嘆云爾皇祐二年歲次庚寅春三月三日起工八月望日落成後三日謹記 與塔僧德銓 殿主僧德勤 維那僧德誠 寺主 僧處真 李整刊

右崇教寺辟支佛塔記長千圓照大師普莊爲文都元敬遊牛首山記謂不著撰人者攻之未審爾碑書插爲插瀆爲瀆无爲无皆宋時俗體 潘研堂金 石文跋尾

嘗謂人曰法師風貌瓌異真神明之標表故得民到于今稱之法師善功美實刻石存焉張君覽之曰石劍字

缺文詭訛舛使遂之人曷以披現茂實者哉惜乎李祀齋遠幾至湮滅具白主者願錄舊文命工重刊庶幾不朽張君自出奉金以賞其費精求翠窠果成厥志識者嘉之 監官都官郎楊公通儒英特聞而溢美曰是贊成實有力焉前守寧州定安縣主簿周都後序及書

支迦唐去緣覺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性明悟又云獨覺觀四時之凋變知諸誠之何依无師自悟稱之獨覺其或靈山隱秀名洞棲真因其所居即爲化境矣若夫道之污隆地有興替得其盛者繫於人焉當寺自天聖年中

懷義嘆之因循慨其湮沒遂集眾力同而成之即於洞前按圖定址審曲面勢下葬舍利上建塔塔惣高四丈五尺中安辟支佛夾苧像一軀粹容儼若寶塔高妙瞻者觀者罔不發菩提心即噫人之生以寒暑之勞朝營夕謀豐衣厚食不啻一善至於藍鬢髮華乾沒于世者有之矣若 高氏生能構斯善鳩舉衆類建是塔作是緣鎮此名監標于勝槩是不朽之矣長于圓照大師

普莊因親斯善合掌讚嘆云爾皇祐二年歲次庚寅春三月三日起工八月望日落成後三日謹記 與塔僧德銓 殿主僧德勤 維那僧德誠 寺主 僧處真 李整刊

右崇教寺辟支佛塔記長千圓照大師普莊爲文都元敬遊牛首山記謂不著撰人者攻之未審爾碑書插爲插瀆爲瀆无爲无皆宋時俗體 潘研堂金 石文跋尾

德 滕元勝 李元亨 李元輔 趙元正 王元秘 段元素 李元清 李元白 張元宗 程元亮 劉元吉 姜肅信 李善應 許善能 強善宗 趙善抱 楊善和 李善結 杜振望 真像 李楚裝 咸平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立石

夫立善功於大名雖骨命所鍾誠明彰著然亦由志行修蘊天心協應力行聖教而不泯者則 傳應大法師其人也法師以景德二年八月自別壘遷葬於書臺鄉郭塚祚祥符七年 敕加翊聖將軍曰 翊聖保德真君 法師舊號崇慶大師 今上乘錄嘗閱琅函因覽 翊聖傳記頗動 齋念景祐中降 制書加號傳應大法師 嘗謂人曰法師風貌瓌異真神明之標表故得民到于今稱之法師善功美實刻石存焉張君覽之曰石劍字

缺文詭訛舛使遂之人曷以披現茂實者哉惜乎李祀齋遠幾至湮滅具白主者願錄舊文命工重刊庶幾不朽張君自出奉金以賞其費精求翠窠果成厥志識者嘉之 監官都官郎楊公通儒英特聞而溢美曰是贊成實有力焉前守寧州定安縣主簿周都後序及書

支迦唐去緣覺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性明悟又云獨覺觀四時之凋變知諸誠之何依无師自悟稱之獨覺其或靈山隱秀名洞棲真因其所居即爲化境矣若夫道之污隆地有興替得其盛者繫於人焉當寺自天聖年中

懷義嘆之因循慨其湮沒遂集眾力同而成之即於洞前按圖定址審曲面勢下葬舍利上建塔塔惣高四丈五尺中安辟支佛夾苧像一軀粹容儼若寶塔高妙瞻者觀者罔不發菩提心即噫人之生以寒暑之勞朝營夕謀豐衣厚食不啻一善至於藍鬢髮華乾沒于世者有之矣若 高氏生能構斯善鳩舉衆類建是塔作是緣鎮此名監標于勝槩是不朽之矣長于圓照大師

普莊因親斯善合掌讚嘆云爾皇祐二年歲次庚寅春三月三日起工八月望日落成後三日謹記 與塔僧德銓 殿主僧德勤 維那僧德誠 寺主 僧處真 李整刊

右崇教寺辟支佛塔記長千圓照大師普莊爲文都元敬遊牛首山記謂不著撰人者攻之未審爾碑書插爲插瀆爲瀆无爲无皆宋時俗體 潘研堂金 石文跋尾

德 滕元勝 李元亨 李元輔 趙元正 王元秘 段元素 李元清 李元白 張元宗 程元亮 劉元吉 姜肅信 李善應 許善能 強善宗 趙善抱 楊善和 李善結 杜振望 真像 李楚裝 咸平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立石

夫立善功於大名雖骨命所鍾誠明彰著然亦由志行修蘊天心協應力行聖教而不泯者則 傳應大法師其人也法師以景德二年八月自別壘遷葬於書臺鄉郭塚祚祥符七年 敕加翊聖將軍曰 翊聖保德真君 法師舊號崇慶大師 今上乘錄嘗閱琅函因覽 翊聖傳記頗動 齋念景祐中降 制書加號傳應大法師 嘗謂人曰法師風貌瓌異真神明之標表故得民到于今稱之法師善功美實刻石存焉張君覽之曰石劍字

缺文詭訛舛使遂之人曷以披現茂實者哉惜乎李祀齋遠幾至湮滅具白主者願錄舊文命工重刊庶幾不朽張君自出奉金以賞其費精求翠窠果成厥志識者嘉之 監官都官郎楊公通儒英特聞而溢美曰是贊成實有力焉前守寧州定安縣主簿周都後序及書

支迦唐去緣覺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性明悟又云獨覺觀四時之凋變知諸誠之何依无師自悟稱之獨覺其或靈山隱秀名洞棲真因其所居即爲化境矣若夫道之污隆地有興替得其盛者繫於人焉當寺自天聖年中

懷義嘆之因循慨其湮沒遂集眾力同而成之即於洞前按圖定址審曲面勢下葬舍利上建塔塔惣高四丈五尺中安辟支佛夾苧像一軀粹容儼若寶塔高妙瞻者觀者罔不發菩提心即噫人之生以寒暑之勞朝營夕謀豐衣厚食不啻一善至於藍鬢髮華乾沒于世者有之矣若 高氏生能構斯善鳩舉衆類建是塔作是緣鎮此名監標于勝槩是不朽之矣長于圓照大師

普莊因親斯善合掌讚嘆云爾皇祐二年歲次庚寅春三月三日起工八月望日落成後三日謹記 與塔僧德銓 殿主僧德勤 維那僧德誠 寺主 僧處真 李整刊

重修仙鶴觀記

碑通額高六尺八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二寸
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緱氏鎮

重修仙鶴觀記

前進士河南王夷仲撰

口老之法要其所歸惟清淨寂滅全自然之性不以外
物廢於中者也口口口老之法也遷史叙老子口口口
又傳記有說老子口口口域而始為口圖者所以其書相
出入轍雖異而其歸一也其法牙於漢喜於晉魏梁隋
之間後口欲口道之相勝也則口者必忌於老老者必
疾於口迭攻交毀歧而二焉然口之官遍處天下疎然
相望鮮華偉壯莫口口加其徒豐衣右食幾中夏四民
之口傾奉之心猶慊慊然患不能穹隆極侈以充其志
也老之居雖通都口邑口口口一垣頽屋敗僅有存者
其徒常汲汲於蚤暮間且猶不克自資於温飽也嗚呼
彼何盛而此何衰邪豈口之者能恢張其說謂極天之
上而上際地之下而下洎人之死生去來貴賤壽夭凡
生民之口惡欲莫不畢出於口而主之焉是以鼓動群
衆使趨向之如走鶩令雖四海九州之外莫不一其心
也老之法有羽化口口口賦役鬼神移變星文之休咎口
於禱祿厭伏之事口口口雄偉大苟奉而有之豈少哉蓋口

者衆而老者寡口口之人隨時趣舍向於後而忽於此
也故口治老之官者非奉道篤信之士不可成已緱氏
縣前記有周靈王太子晉控鶴昇仙之事故城東三里
有仙鶴觀者得号於李唐間年祀遠屋口因廢慶曆
中里中之樂善者九數十人相與歎曰是觀且廢今不
能復之則何以使人瞻仰信奉以漸於善乎乃卜地得
縣署之口口口口口百步口於縣大夫龔君口為請命於
府曰可得道士左慶之清苦者也使居且口口口口年
觀之門牆殿宇口慶之一口口吾口口口口為是觀也用
非盡於民而積丐其微以足其頃假非擅而作蓋即舊
号而起其廢功非逾乎制而口口口庇其像請文勒石以
章興修之志於後予謂蠶於民擅於役逾於制者皆過
也今無一焉惡得不為之書乎哉
大宋皇祐二
年九月乙酉記
觀主賜紫左慶之立石
將仕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丞張昭奕
將仕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主簿劉丕
口班殿直監西京緱氏縣鹽酒稅孟延亨書并篆額
禮部員外郎知河南府緱氏縣事上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路綸

士按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名非本職唯以差遣

為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

知館陶監察御史王佑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

外子遷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日知又于慎

行筆塵云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

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

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然則令裡題銜禮部員外

郎知河南府緱氏縣事正以朝官為之蓋緱氏於宋

為畿縣其地繁劇故知縣事者每重其人也便師金
石錄

重修仙鶴觀寶錄

石高四尺九寸廣三尺一

寸十八行行廿一字正書

武威安道卿書

緱氏縣郭下燈油藥社故比部郎中孫劉荀等經

縣陳狀請到東京上清官賜紫道士左慶之充

仙鶴觀主焚修住持開排施主如後

郭下安中素捨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

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

郭下女弟子董氏獨辦修蓋正殿一坐

郭下女弟子闕氏獨辦塑老君并部從等

郭下韓宗正施造老君塼坐一所

郭下王居安自辦村木修道堂一坐

郭下田又裝土地里域真官兼道堂一所

左慶之為醮社等同共修真武殿一坐并門樓了當

醮社人李元吉 高士元 王 又 梁 熙

李從政 李仕誠 李居正 李道真

張士元 李舜德 李仕簡 李 義

此仙鶴觀元在縣東三里已來年代深遠倒塌荒廢至

大宋慶曆六年三月中依本縣圖經內名額重修

皇祐二年庚寅歲九月乙酉建安中素施石

東平康垣刻字

德按宋史王安石傳及食貨志青苗法自王安石始

立在神宗時今碑陰記云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

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碑之建當仁宗皇祐

二年已有此做法疑不可曉也或未變法以前課稅

內已立青苗名目安石因做而行之輸歛倍甚民始

重困耳然則青苗名說所起久矣又碑言燈油藥社

今鄉人猶於諸寺廟供燈立社亦其遺俗也便師金
石錄

按宋史食貨志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

兵兩陞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

不至措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

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用之令
行民始懼其害矣又檢李泰傳泰歷知興元府淮
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成兵苦食少泰審訂其
關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原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
於此矣此傳可為仁宗時已行青苗之証蓋泰行
之祇以贖兵而王安石行之遂為厲民之政矣

復唯識解院記

碑連額高九尺三寸廣三尺六寸四分十
四行行三十字并額俱正書在藍田縣

予九月自扈之藍田宿道傍寺問其名曰唯識口洪集
曰五代時石藏存焉按其刻曰龍泉寺 國初更名
義井遂以故廢遂開寶九年通唯識論口志與即其地
廬之乃號唯識院慶曆初西方用兵 詔寺不及三
十室者皆毀至是院又廢後五年 因言者陝以西
寺毀而今願復宜勿禁故洪集實力之其費出於民姚
氏譽七人洪集有口行且老誦經因常一飯環其地數
鄉之人趨信之蓋如歸姚氏七人非巨家耐得其不顧
吝而洪集无羨者奔走能勿懈故其室不俟久而成凡
為屋曰殿曰堂曰厨曰門曰閣者八區三十有式楹皆
壯宏可觀瞻儒口口未嘗為尺寸地雖童子不肯輒屈

人慶歷二年進士歷一府三州從事攝康州所著

詩文名伐檀集宋史黃庭堅傳不附載

岱嶽觀題名四段

宋禧題名 石橫廣一尺四寸高六寸四
分八行行五十六字不等行書

轉運使尚書工部郎中宋禧因巡歷遊岱嶽觀皇祐四

年三月二十有二日題時奉符宰殿省丞張周偕行
又石橫廣一尺四寸高六寸二
分九行行七十八字不等正書

州從事李防因幹事至邑率巡山供奉何懷智前巡山

侍禁李安龔丘簿胡稷臣符離進士張璇口口時皇祐
壬辰歲仲夏月十有一日防題石 觀主王歸德 道

士李若清

又石高四尺五寸廣三尺
五寸每行九字正書

皇祐六年甲午歲正月廿一日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
州柳拱辰同尚書駕部郎中分司周世南祁陽縣令齊
術遊此

又記刻在唐岱嶽觀造像碑側之上載
七行行四字五字不等行書左行

長清董元康權宰奉高受代將歸同王彥文遊政和甲
午重九日崇道繼至

張遵等峴首題名二段

此刻未詳是何碑側高九尺一寸廣一尺
三寸分上下載書上載四行行二十字

曰 國家嘗詔四方郡無小大皆立學本古庠序之
法以為教甫一年學不幸而廢死下士反無弋言復之
者今唯識再毀矣皆不幾口而復其不顧者有若七八
者其勿懈有若洪集譽其請而勿禁有若言口是儒果
出口口甚遠也儒之人既唯識豈獨不口越明年五月
院成洪集自始末徠乞余言遂書之且以見其心之誠
云皇祐三年也豫章黃口記琅邪口口元書朱太華
鄭口口題額蘭陵口大雅立石 張遵刻

唯識解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
復之而為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
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怪迥偉似
魯公誠縣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為豫章黃口關其名
書者為琅邪口口元關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為鄭口

口關其名立石者為口大雅關其姓名諸人名姓無一
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石壁
復唯識解院記豫章黃庶誤庶字亞夫宋時人其文
載伐檀集中 朝妙齋金 石改略

按碑云五代時石刻曰龍泉寺國初更名義井後
乃號唯龍院今檢陝西通志藍田縣不載此寺蓋
頽廢久矣豫章黃庶者山谷之父也字亞夫分寧

京西提點刑獄尚書職方員外郎張遵同提點刑獄東
頭供奉官閻門祗候康遵度因按部經峴首登賞焉尚
書七田員外郎通判襄州黃孝立太常博士知襄陽縣
事王嘉錫偕從皇祐癸巳重九日嘉錫題記
又四行行九字此即刻在
皇祐癸巳張遵題名下

太守孫頊景脩同湘南運使苗時中子居運判唐義門
君益遊此熙寧丙辰仲春十六日

李恭等草堂寺題名

石高一尺五寸廣一尺八行行十三字
十六字不等左行行書在鳳翔府郿縣

淮南江浙荆湖等路都大制置發運使尚書司封郎中
李恭清臣與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鳳州毋沆清臣著
作在郎知鄠縣郭霖君肅新知萬年劉頴景清大理寺
丞前知保定步翔新知萍鄉王宗元元之同州司士嚴
振伯起及弟衛尉丞泳道淵同遊皇祐甲午上巳日
此鳳翔題名也不知刻于何地後題皇祐甲午上巳
亦不知何人之筆綽有筋骨法似顏柳最為合作 林

按陝西通志草堂寺在鄠縣東南四十里圭峯下
後秦西僧鳩摩羅什譯經之處唐改棲禪寺即所
謂草堂寺也鳩摩羅什自西竺來爾時未有寺為

事快

事快

樹草堂譯經其中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猶呼草堂寺云題名七人惟李參有傳云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但載其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與題名之所載淮南江浙荆湖等路都大制置發運使尙書司封郎中者不同末題皇祐甲午上巳日是年四月朔改元至和三月尙是皇祐六年也

京兆府小學規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四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作四
級書各十八行行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鄭貢進士裴珍書

大理寺丞簽署觀察判官廳公事專管勾府學李經

象額

府學 榜准 使帖指揮 宣聖廟內置立小學所

有合行事件須專指揮

一應生徒入小學並須先見教授投家狀并本家舊屬

保狀其保狀內須聲明親屬令男或弟姪之類入小學聽讀符令某甲依學內規矩施行申學

官押署後上簿拘管

一放生徒內選差學長二人至四人傳授諸生藝業及

點檢過犯

一教授每日講說經書三兩條授諸生所誦經書文句

以前件如前

至和元季四月日

權府學教授蒲宗孟

府學說書兼教授裴演

祕書丞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府學韓鐸

尙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府

學詳休

忠武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知軍府事文

本學教授兼說書草澤任民師

三峯進士李邵管句立石 豐邑蔡仲刻

右京兆府小學規後題忠武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

尉知軍府事文而不名者殆公彦博也濬公以前宰

相知府事故題銜較通判以下特大而不署名凡節

度使必帶檢校官宋史彥博傳不云檢校太尉者略

之也宋史職官志慶歷四年始置教授委選司及長

吏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蓋其

時諸州教授皆由本路薦辟不奉朝旨故胡瑗教授

蘇州不見於本傳據此碑蒲宗孟嘗爲京兆府教授

本傳亦未之及也宋時有崇政殿說書及王府說書

據此刻則府學亦有說書矣裴珍書學額清臣而得

音義題所學書字樣出所諫詩賦題目撰所對屬詩句

擇所記故事

一諸生學課分爲三等

第一等

再日抽籤問所聽經義三道念書一二百字學書十行

吟五七言古律詩一首三日試賦一首或四看賦一道

看史傳三五篇內記故事三條

第二等

再日念書約一百字學書十行吟詩一絕對屬一聯念

賦二韻記故事一件

第三等

再日念書五七十字學書十行念詩一首

一應生徒有過犯並量事大小行罰季十五以下行扑

撻之法季十五以上罰錢充學內公用仍令學長上簿

學官教授通押

行止踰違盜博鬪訟不告出入毀棄書籍書牕壁損

壞器物互相往來課試不了戲玩誼諱

一應生徒依府學規歲時給假各有日限如妄求假告

及請假違限並關報本家尊屬仍依例行罰

右事須給榜小學告示各令知委

其形似其書於作於則七碑無之潘師望金石文跋尾

按宋史地理志京兆郡永興軍節度使本大府大

觀元年升大都督府舊領永興軍路安撫使宣和

二年詔永興軍守臣等銜不用軍額稱京兆府然

則永興軍之直稱京兆府始于宣和二年即升大

都督府亦在大觀元年據此碑則至和元年已稱

京兆府矣蓋沿唐之舊也永興軍之建立府學始

于景德元年知軍范雍奏請中書門下有牒有刻

刻石學中碑已見前此是小學生徒三等有年十

五歲以下者未知與彼碑所載之修業進士一百

三十七人同在學否也書碑裴珍象額李經俱無

政年月後列銜有權府學教授有說書兼教授而

又有教授兼說書有提舉府學者二人其知軍府

事特以其尊而臨之也蒲宗孟史傳字傳正閬州

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傳載仁宗時祇

此此下俱其其至和元年權教授不知與夔州推

官孰前孰後也韓絳史附見韓德傳億字宗魏由

靈壽徙雍邱八子綱絳絳維縝縝縝則得乃第

四子史無事蹟可攷文彥博累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未與軍據李輔表知許州在皇祐三年十一月至此知永興又越三年矣餘俱無攷

玉華宮詩

石高三尺六寸廣三尺七寸十行
石十六字正書在坊州宜君縣

溪迴松風長蒼嵐窈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筮秋色正蕭洒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問誰是長季者

宮在坊州宜君縣之西鳳皇谷今季秋予以吏役過是觀其遺址愴然于懷因記杜子美詩有故物獨石馬之句求其所謂石馬者蓋無得焉豈事益遠者其跡益泯而無存邪遂刻杜詩于宮西之玉華寺俾來者觀之口口口焉時至和元季八月二十日也中郎縣主簿李元瑜題

按唐書地理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四里鳳凰谷貞觀二十年置永徽二年廢為寺冊府元龜云太宗建玉華宮正門謂之南風門殿覆瓦餘皆葺之以茅帝以意在清涼務從儉約匠人以爲層崖峻谷元覽退長於是就泉抗殿包山通苑皇太

朝陽巖 嘉祐五季二月五日張子諒書盧臧題記

又高三尺六寸廣一尺六寸
又五尺行十四字正書

荆澗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尚書職方郎中程潛治之尚書虞部郎中知軍州事鞠拯道濟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州事周惇頤茂叔治平三季十二月十二日同遊永州朝陽洞

又高廣均一尺五寸
又六行行六字正書

臨川劉蒙資明原武邢恕和叔河東安惇處厚元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泛舟渡江同遊朝陽巖

又橫廣三凡二寸高三尺一
又十六行行九十字正書

主郡吏南昌黃彰彪父暇日携子俊棧滙樂筆樞盤遊朝陽巖摩拂蒼臺觀伯父太史題刻歎慨久之表姪九江夏孝章同來乾道辛卯百五日

又四行行十四十六字
又書此刻在黃彰之左

零陵令君王淮伯清慶元庚申歲閏口月廿有二日招北嶽王沆叔南桐卿口致祥和之過水西憩火星巖淪老石上口飲朝陽洞竟日乃還男荷侍行致祥敬題

按湖南通志朝陽巖在零陵縣西南三里唐元結銘序自春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以其東向遂以命之明一統志在

子所居南風門之東正門謂之嘉禮門殿名暉和殿其官曹署寺並皆創立微事營造庶物亦擾市取供而折番和僱之費以鉅億計矣及帝遊幸勅奉御王孝積於顯道門內起紫微殿十三間文甃重基高敞宏壯帝見之甚悅據此則玉華宮之規模壯麗如此自貞觀二十年至永徽二年僅逾六年雖廢為寺而官殿之制不改也自永徽二年至此神之語似平玉華宮名已不可問者又云蒼嵐窈古瓦陰房鬼火青則寺字尚存但人迹闕寂耳至此碑之刻在宋至和初又閱三百年宜乎但有遺址存并石馬俱不可攷矣李元瑜以中郎主簿槍然于懷刻杜詩以表遺蹟可謂賢薄矣情無傳可考又其記末將與建之盛著於篇特詳識之

零陵縣朝陽巖題名六段

石橫廣三尺三寸高二尺
石十八行七十字正書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禮賓副使湖南同提點刑獄李用和尙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尹瞻至和二季乙未九月四日游此朝陽巖
又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三寸行中
三大字左右年月人名正書

零陵縣西瀟江之澗巖有洞澗自中流出入湘零陵縣志一名流香洞有石淙源自臺玉山伏流出巖腹氣如蘭蕙從石上瀉入綠潭洞門左右有石壁黃山谷題名鐫其上巖後有祠祀唐宋諸官蓋朝陽巖距城不遠凡遊華嚴巖澗山巖者必先經朝陽巖此題名六段其中如柳拱辰張子諒盧臧周惇頤諸人皆已見澗山巖題名者餘如邢恕見宋史姦臣傳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哲宗立累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坐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再青監永州酒此題即監酒時也安惇亦見姦臣傳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權監察御史哲宗初罷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北江東三路是在元祐中未嘗官永州不知何以得與邢恕同游或者嘗官於此而史略略耳主郡吏南昌黃彰當是山谷之姪題云觀伯父太史題刻者即指洞門左右石壁山谷題名也今山谷題名已失搨矣零陵令君王淮字伯清宋末有王淮傳字季海婺州金華人歷仕高孝二朝未嘗令零陵則別一人也題云過水西憩火星巖方輿勝覽火星巖在永州西江外地勝景清爲零陵最奇絕

處零陵縣志巖在翠玉山之側明嘉靖中改名德星巖餘俱無攷

范文正公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廣五尺七寸三十行行七十二字篆書在洛陽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全紫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公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下翰林學士兼傳言尚書吏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王洙書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 皇考從

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佐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 堦壹室晝夜 講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 若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 義 祥符八年 舉進士禮部選第壹 遂中 乙科

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 時政闕失而大臣權

侷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 府開封 號難治公治有警事日益簡 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 上開

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 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 不可以不察 由是 呂丞相怒至 交論

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 時新失 大將延州 危 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 知延州 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書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詳坐 澠復書書官知耀州 未逾月從知

慶州既而四路置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 署 邊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 將 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 監業者數 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 據要害奪 賊

地而耕之又城細 腰 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 大旗皆去賊為中國用自 邊制久廢 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 用 以為瀘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 賊 應變為如何至其大順也一

為廣德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 天子贈公曾祖 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曠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權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壹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吾豈苟於天聖 中晏丞相 薦 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 忤 章獻

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 上記其忠名拜右司諫當 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 前殿 上將率百官為 壽有司已具公上疏 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 太后崩言事者希 旨多 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 聖 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 太后母 號也 自古無代立者緣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 撫東南使還會 聖 皇太后降 聖 詔 御史伏問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

且引兵 出 諸將不知所 向至 柔遠始 號令 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度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 引去於是 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懼而愛已所得賜資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番 質子 繼 其 出入無口人逃者番酋來見名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 居三歲 上 勇選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藉為 鄉兵者十數萬既 而驟以為軍唯公所部但利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 民其於兩 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 德之與守其 法 不敢變者 至今 尤多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議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 我者至 矣 然事有 先後而 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 上再賜 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 紙筆使疏于 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 詔天下興學 取士先 德行不專文辭革 弊 勸勵選以別能 否 誠 任子之數

先 德行不專文辭革 弊 勸勵選以別能 否 誠 任子之數

先 德行不專文辭革 弊 勸勵選以別能 否 誠 任子之數

先 德行不專文辭革 弊 勸勵選以別能 否 誠 任子之數

先 德行不專文辭革 弊 勸勵選以別能 否 誠 任子之數

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唐勤任子之瀟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佈會邊奏有警公即請石乃以公為河

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壹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以危事中之賴

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

賈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壹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為

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象其行臨事自攝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

眾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異越世實陪臣傲納山水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碑下損泐與集本參證皆次敘成文至所記文正事

跡亦不異本傳惟碑言通判河中府陳州攷之史亦云徙陳州則陳州決不可刪今集本無之而別本有

之然則別本宜可從也文正知饒州下碑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又下磨滅自坐呂公貶至置羣議而用

之凡九十一字碑本亦無案邵氏聞見錄文正子堯夫自削去雖然戮力等語歐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

公碑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歐陽公集與社新書又云范公家神刻為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為信是當日文字上石所為寬易已失原章而近人率然以石本為據豈其足信與故予向所錄每以石本證他本今反以他本訂石本義固各有取也因學記聞歐陽公為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蓋已其後老京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賜贊之歐公公日諫而不從碑誤此又永叔筆自誤非范家子弟所改按此碑中多泐字其文則歐文忠公集與宋文鑑皆全載之今取二書參校工書皆抹泐者補注于旁其不同者復條列之文云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鑑作禮部侍郎禮部文正未嘗居此官文鑑誤也然戶部侍郎文內並不敘及據東都

更怠安 帝命公在彼騎頑有不聽順鉅其穴根公居三年法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徂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 帝趨公來以就子治公 拜稽首 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其在終之羣言營 營卒壞于成匪 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龍 及後世惟 百有位可勸無怠至和三年二月口口日建

碑記仲淹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云云宋史載其事在拜右司諫前云太后崩名為右司諫東都事略云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仁宗記其忠名為右司諫在上疏後下云章獻崩又各不同碑云為襄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史云為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與碑微異其餘頗同此碑隸書峭勁多帶篆體真出唐人隸書之上惜下截

及書撰人名字多漫滅杜大珪名臣琬琰集載其全文是歐陽修所著也王洙宋史有傳墨池編稱其晚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中州金石攷云有仁宗篆額褒賢之碑今未揭得州中記金石

事略及史傳皆云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則碑文漏也公生二歲而孤歐集無公生二字之南都入學舍文鑑作南郡據傳云之應天府依威同文學則作南都者不誤而文鑑誤也祥符八年舉進士歐集脫士字為廣德司理參軍廣德下歐集文鑑事略史傳皆有單字則碑文脫也其于富貴貧賤集鑑皆無其字當先天下之憂而憂集鑑當字上皆有士字亦碑文脫也通判河

中府陳州集鑑皆無陳州二字集原注云一有陳州所謂一有者即指別本也而不知碑原存之以至日大會前殿集鑑皆同史傳亦云將以冬至受朝涑水記聞亦云冬至立仗惟東都事略作元日弱人主以彊母后漸集鑑漸上皆有之字碑文脫也又上書請還政鑑與碑同集脫又字告以順逆成敗之說甚辯鑑脫成字公為環慶路公字上集有以字遷諫議大夫遷字上集有累字築清澗城

文鑑同歐集作青澗東都事略及宋史地理志亦皆作青澗則碑與文鑑訛也復承平永平廢襄事略史傳文鑑皆同歐集脫永平二字奪賊地而耕之集鑑皆無此六字集原注云蘇本有之細腰胡

盧傳作胡蘆文鑑訛作胡盧明珠滅威等大族文
鑑訛作大賊邊制入隳鑑作邊壘至其大順也大
順上集鑑皆有城字碑文脫也至柔遠至字上集
鑑皆有軍字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之字下集鑑
皆有用字亦碑文脫賊既失計集鑑皆無既字集
原注云一有既字諸蕃質子鑑作講羌公居二歲
集鑑同集原注云蘇家本作二既而黥以為軍鑑
脫為字但刺其手鑑同集作但刺其臂上之用我
者至矣集無者字但相與騰口鑑同集騰作騰亦
幸外有言鑑同集脫言字兼陝西四路安撫使鑑
脫四字而復其故言者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
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文鑑無故言者至不聽是
止凡十六字似係脫誤又言者下集有遂字危事
集作危言使就問其家所欲為集鑑皆無為字集
原注云蘇本有為字其行臨事集鑑皆作其行已
臨事碑脫已字自指紳處士集鑑俱作山林處士
集原注云山林一作指紳銘詞與時借逢集時作
世兒嗚歌擾鑑同集作鬼隣歌擾茲惟難哉鑑惟
作為其在終之集鑑俱作在其終之至碑文之與
歐集文鑑大異者凡涉呂夷簡事碑皆刪之如知

饒州下集鑑皆有明年呂公亦罷公七字趙元昊
反河西下集鑑皆有上復召相呂公六字至今九
多下集鑑皆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
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
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驕然相約
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
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
用之凡九十一字此蓋碑文有意刪去者即聞見
錄所謂文正子堯夫削去驕然戮力等語歐公不
樂之事也玩聞見錄語堯夫剛削歐公及見之然
朱子名臣言行錄載此一條未注碑字則朱子當
時所見碑文此段又似未嘗刪也不然則朱子何
不據他書而引碑文耶又或者朱子之世洛陽立
碑之所已屬金土朱子不得見揚本仍據歐集所
載之碑文耳且東都事略於文正傳亦節取此條
即宋史傳亦云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
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
是文正之與呂相不協仁宗深知之此事可以不
諱不知何以刪去實不能推原其故也其餘碑與
諸書互有詳略之處然大關係亦可不辨歐公撰

文碑泐其結銜之後半故姓名不見書者王洙亦
存系銜之前半而姓名尙見史傳稱既葬帝親書
其碑曰褒賢之碑今揭亦未見不知存佚何如也

柳子厚祠堂記

石橫廣三凡七寸高二尺
七寸十三行行十字正書

子厚諱永十餘年永之山水亭榭題詠固多矣韓退之
謂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
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今建州學成立子厚
祠堂于學舍東偏錄在水所著詞章漆于堂壁俾學者
朝夕見之其無思乎至和三年丙申二月二日尙書職
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記

白水路記

庫崖高一丈七寸廣七尺二寸
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

大宋興州新開白水路記

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
管勾駐泊及提舉黎州兵甲巡檢賊盜公事騎都尉
楷緋雷簡夫撰并書篆額

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
青泥嶺舊路高峻請開白水路自鳳州河池驛至口州
長舉驛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

報印讀書材費以待其

可明春春口與州巡按

馬遞鋪殿直喬達領橋關并郵兵五百餘人因山伐木
積于路處遂籍其人用訖是役又請知興州軍州事虞
部員外郎劉拱揔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為具命簽署
與州判官廳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權知長舉縣事順
政縣令商應程度遠近按視險易同督斯眾知鳳州河
池縣事殿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路占縣地且十五餘
里部屬陝西即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
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諸功告畢
作關道二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網院三百八十三間
減舊路三十里廢青泥一驛除郵兵驛馬一百五十
六人騎歲省驛粟鋪糧五千石畜草一方圍放執事役
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 李遷東川路今 轉運
使工部郎中集賢校理田諒至審其積狀可成故事猶
已出事益不懈於是斯役實肇於李而遂成於田也嘉
祐二季三月田以狀 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季
仲春與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
臣雖承乏在臣何力願 朝廷旌虞卿令圖之
勞用勅來者又拱之總役應用良祐應之按視修創途
之採造監領皆有著効亦乞陞擢至于軍士什長而下

並望賜與以慰遠心 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

元季嘗通此路未幾而復廢者蓋青泥土裹草唧唧巧語以疑行路且驛廢則容即酒壚為棄物矣浮食游手安所仰邪小人居嘗爭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路無有在我遲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費顧肯默然邪造作百端理當然爾獨使愚者不怖其誣說賢者不戒其風聞則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昔以青泥嶺稱首一旦避險即安寬民省費斯利害斷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邪而後之人見已成之易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路永期不廢矣簡夫之文雖磨崖鏤石亦恐不足其傳口口于尚書職方之籍之圖則將久其傳也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記

前利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守尚書主客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虞卿

利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偕紫田諒

案白水路因江為名白水江水經注所稱濁水者是也青泥亦水名太平寰宇記有左溪水入嘉陵江者

卧郡關因開平羌江瀑漲聲想其波濤番番迅駛掀搗高下感逐奔去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中心之想出筆下矣云云而獨不言其嘗書此碑可知此碑之不傳于世久矣

文潞公宿少林寺詩

石高一尺二寸橫廣一尺二寸五分詩共六行行十三字撰人并立石刻人共四行字數不等行書在嵩山少林寺

宿少林寺

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

六六仙峯繞佛居俗塵至此薔銷除西來未悟禪師意北去還馳使查車予方受命北都五品封槐今尙在九年

面辟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藏重尋貝葉書嘉祐五年四月一日給事郎守太子中舍知河南府

登封縣兼管句崇福官事燕若拙立石崇福宮副官主明教大師蘆道紳

掌文籍賜紫王崇祐同撰刊

按文氏停雲館帖載潞公書與此不似公為有宋名臣善史稱其筆勢清勁不愧古人此碑或立石時代

書數

即是水經注漢水又東南于繁頭郡南與濁水合水出濁城東流與丁令溪水合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又東宏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又東南泥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南與河池水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即故道水又南注漢水關中

按白水之名始于漢有白水縣與葭萌縣同屬廣漢郡歷三國至西魏皆因之隋唐改為景谷縣五代縣廢惟葭萌存宋時屬利州路此名白水路者或亦因其舊縣而稱之也其路起于鳳州河池縣之河池驛北宋時屬陝西與秦州同路故開路須移支通幹之也開路至五十餘里作開道亭屋至二千六百餘間其功偉矣自歐入蜀棧道之首途雷簡夫此文可與漢之鄧君開通褒斜道魏之李苞通開道題名並垂不朽文紀李虞卿田諒諸人之功而李田二人史無傳雷簡夫傳但載其知雅州其於開路之事非其所專故亦不書墨池編稱簡夫善真行書守雅州聞江聲以悟筆法迹甚峻快蜀中珍之然不言其工篆書據此碑則兼及篆額也其開江聲事詳見書史會要云近刺雅安畫

右宿少林寺詩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所作保平陝州軍額太平興國中賜名也潞公嘉祐三年罷政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平章事判河南府後改保平軍節度判大名府詩有西來未悟禪師意北去還馳使者車之句自注予方受命移守北都蓋移守之命已下而未離河南也宋之盛時大臣進退以禮潞公以故相在外而恩遇不替無憂讒畏譏之心又州郡守臣更代之際登臨山水鷓鴣如平日蓋上之察吏不苛以簿書期會之細而事亦未嘗叢勝而不治真可謂太平之象矣酒研堂金石文跋尾

萬安橋記

碑高廣皆一丈一尺三寸許十二行行十三字正書在泉州府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索趾于淵醞水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大守莆陽蔡襄為之合樂誦飲而落之明年秋蒙 召還京道緣是

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道麗嘗與橋爭勝
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書錦堂差

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

泉州山

君謨此記原係兩石嘉靖中遷倭患燬其半土人取
舊本摹補之前一片仍舊刻也

書畫

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公書起五季之
衰萬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于短
獲而難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蠅頭小
楷此固其過人者

著潤軒

按福建通志萬安橋在泉州府城東北亦名洛陽

橋皇祐五年郡守蔡襄建議自為記手書勒石橋

下即謂此碑也史傳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仁

宗朝累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徙知泉州距州

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巖立石為

梁其長三百丈種蠣于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名為

翰林學士此記云明年秋蒙名還京蓋即召為學

士時也墨池編稱君謨真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

博學冠絕一時周必大平園集稱蔡忠惠公大字

端重沈著宜為本朝法書第一洛陽橋記與此谷

宋淳祐丁未魏人余鏡涂直諒約邑人潛增發鐘口應
茂學來游

渾詞皆大書之冠冕也然則萬安橋當南宋時已
有洛陽之稱但不知何所取義而名洛陽未有人
論及者

祈真巖題名五段

石橫廣四尺高二尺九
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天章閣待制新知襄州劉元瑜君玉殿中丞知弋陽縣
高思永延之贊善大夫知貴谿縣李孝傑才孺同遊昭

真觀王先生巖嘉祐庚子歲暑七月才孺誌

又二行行十二字正書
刻在前題名之右

提舉常平何琬貴溪令馬持國熙寧丙辰九月廿九日

同游

又石橫廣五尺二寸五分高二尺
九寸七分十行行六字正書

宣和五年四月四日來訪招真之館峭壁四立巖巖中

虛羽人之所棲託清塵外思致遐想倦人王儵之高風

低回留之不能去遂寓書于崖壁豫章洪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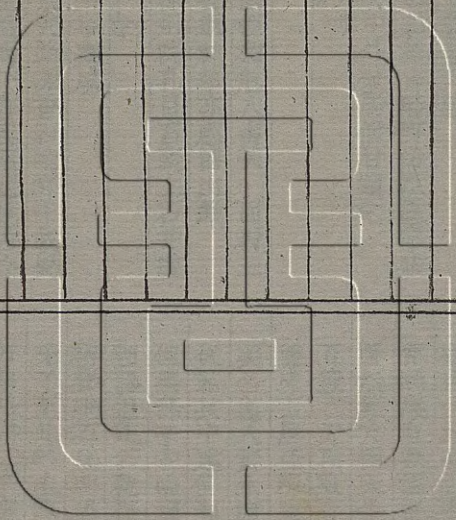
又石橫廣三尺八寸四分高一尺
九寸三分七行行四字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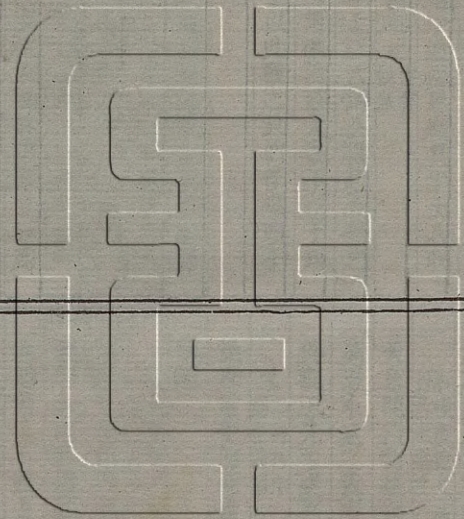
嘉泰改元五月既望臨川王松年同建安熊仲機叔席

來遊克勤侍行

又石橫廣六尺四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前祈
真巖三九字正書後有題名五行行五字篆書

祈真巖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諡

宋十三

澹山巖詩刻二十四段

石高二尺八寸廣二尺六寸七行行八字正書

尚書駕部員外郎監零陵郡事尹瞻

岌業元化精斬巖大塊坼駭若盤古時呀然巨靈壁狀

怪嘔風雷勢遶吞山澤寒暑中外分居僧甘窟宅

又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六寸三分八行行八字正書

郡進士蔣緯

風生崖木響雷散洞門寬幽徑盤危入青天一面看三

不僧定暖五月客游寒縱有通神筆亦應圖出難

嘉祐六年正月廿四日孫州院孔目官襄上石并書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三寸三分六行行十四字正書

尚書都官郎中通判軍州事樂咸

門開巖底洞沈沈寶乳雲泉矢路深香石峭峰千載異

龍潭幽穴四時陰僧居築室墮高下客到雷題見古今

南出零陵一舍地清瀟瀟上好追尋

治平三年正月十五日書

又橫廣四尺五寸高三尺五寸十八行行日一字正書

蔣之奇字穎夫

零陵水石天下聞澹山之勝難具論初從巖口入地底

始見巖閣開重門乃知茲洞最殊絕洞內金碧開祇園

寬平可容萬人坐仰視有若覆盆益虛明晷宜朝日照

陰晦常有靈雲屯盤虬天矯垂乳下吳獸突兀巨石蹲

香山一株在崖壁人跡悄絕不可捫靈仙飛遊亭此世

常駕感馭乘雲軒我求正逢秋雨霽氣翳開廓陽景溫

呀然雙穴露天半籠絡萬象將并吞只疑七竅混沌死

五竅亡失兩竅存神奇遺跡未泯滅至今猶有斧鑿痕

雲床石屏極隈曠昔有居士嘗潛蟠避秦不出傲睨召

美名遂入賈水源咸通嘗為二地窟元暢演法地輒遷

從茲其中建佛刹棲隱不復聞世宣惜哉此境久埋沒

但與釋子安幽禪次山子厚愛山水探索幽隱窮晨昏

朝陽追迓若就柱石角禿簡如遺堯豪篇矜夸過其實

稱譽珉石為瑀璠環寶欲奄有不到勝處天所慳

嗟予至此駭未覩不暇稱讚徒驚歎恨無雄文壓奇怪

好事略與二子班蕪詞願勸岳上石勿使歲久字滅漫

熙寧九年正月廿二日過此書

又高二尺六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六行行十字正書

一景曲彎彎初遺号澹山崖邊煙草亂石上兩苔班客

往長時望僧居永日閑幾迴將欲去心只在巖間

熙寧九年丙辰歲安定胡萊題

又高七尺四寸廣三尺二寸五分
又七行行十九字廿字不等行書

山谷老人黃庭堅

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盡俗子塵春電秋蠅不到耳

夏源冬暖掖宜人巖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偃家春

惜哉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鏤翠珉

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歸石門竹徑幾時有

瑤臺瓊室至今疑山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

闍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淡巖天下稀

又橫廣二尺八寸高一尺九寸十
五行行九字十字不等行書

進士蔣緯

風生崖木響驚散洞門寬幽徑盤危入青天二面看三

冬僧之暖五月客遊羨縱有通神筆亦應圖出難

昔郡守王公世則遊是巖讀此詩至青天二面看數

驚歎曰巖中奇如此句道盡遂相與為詩友士大夫

雖傳誦此詩至今終不知其因今復易新刻并叙其

事以示觀者建中靖國改元中春望日四世孫務敏

謹識

又三行行十三字行書
此刻在蔣緯詩之左

火山不遇過山谷俾口妙句垂堅珉

崑深樹綠春長在崑收雨霽雲初歸天愛護持有神物

蛇去因以無狐疑石田藥白誰與刻香山乳竇苦生衣

未問城南閩州比此景自是寰中稀

又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五寸五分
十一行行七字九字不等行書

渡過瀟江日已曛影和明月共三人名崑近郭別州少

好事更誰如我真絕頂有天浮碧樹凌秋無暑斷紅塵

終當早棄人閑事來與山僧作並隣

紹興乙丑七月嶼谷游何蕭卿乘月獨遊淡巖書事

兼簡零陵辛君李兄秀實

又高六尺二寸廣二尺五寸
又七行行十四字正書

起仰高山積有年忽看巖窺鎖雲煙一塵不到非几地

六月當知不暑天昔有秦人嘗穴處世從山谷始名傳

品題自古因人重我謾邀僧煮石泉

清源留筠端父嘉芝丁丑抄冬八日行郡來遊與僧

文思酌衡嶽老誦山谷詩徜徉久之因識歲月

又高四尺八寸八分廣二尺二寸二分六分
又四行行十四字二行行廿二字正書

坤靈壁鏡天幻奇一到儂九覽兩岐處土清風存萬古

詩翁雅句見當時洞深不礙烟雲逸丹就那知日月遲

古水懸秋月空雲結洞天崑中人不見歸去竟忘年

時為巡撫願書口來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識

又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十
行行十四五六字不等行書

乘暇率僚友訪澹山祇園 御書清談久之偶成以

豁其思

棠陰蕭舜訟詞稀乘暇齋莊一陟危 雲漢昭回 神

聖畫珠璣燦耀古今詩清談習習風聲起薄雲霏霏雨

脚垂七日 玉堂誇勝踐畫圖應展淡山奇

同遊者為誰誰國曹宗文元伯盧江何兌太和長沙

何谷應求臨江何昌辰利見吳興沈充彦端 宣和

二年歲在庚子季冬十有七日江夏黃同學古書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寸廿二
行行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

建炎庚戌上春十有三日用之同文談先聲偶遊澹

山巖長老琦公接余于寺外且曰不預探知不獲遠

接余笑謂之曰訓狐不相報否琦老即謂余曰提刑

道力行不動塵鬼神容有不知余焉其不以僞告而

味其言之高也因成二詩以答其意借用山谷老人

韵江都尙用之

我來訓狐無所問老人戲我不動塵道愧未嘗分寸得

心灰要似尋常人斷崖危絆藤蔓古殘僧靜對桃李春

郡丞三山王子申携家借臨汝董叔雲口蒲同遊昔

嘉定庚辰孟冬九日男憲孫穎孫侍行因留齋律以

紀歲月云

又高三尺八寸廣二尺七寸
又十行行十四字行書

郡丞晉陵張友仁仲父呂紹定庚寅二月十六日遊

澹巖賦水調歌

石屋勢平曠峭壁幾嶮崑妙哉天造地設誰復謂神刻

疇昔涪翁題品曾說人寰稀有豈特矜湘南起取脚輕

健相與上高寒 避秦者君莫問意其間祖龍文密至

今草木尙愁顏贏得功成丹鼎久矣乘風而去跨鶴與

驂鸞猶有白雲在鎖日繞禪關

又高三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
又一行行十三四字不等正書

澹巖人安在縹緲九霄間我來唯石屋周覽百尋寬

一曲中分夷險兩隔空光平布滿洞貯清寒高致自堪

仰何必論金丹 周賢士知此意薄秦官一牀一枕依

然猶伴白雲閑門外嵒塵如海門裏道心如水談笑足

回瀾此事無今古不信叩嶼山

伊維吳千能守瀟湘八閩月廻得游淡巖真天下奇

觀也賦水調刻諸石弟千兕子奕待客蔣漣曹昌佑

更上層臺瞻佛像媿無法語劫狐疑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高行十七字正書

十一月有宜州謫命三年自潭州歷衡州永州全州靜江府以趨貶所三月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

有題淡山巖詩二首是此詩作於崇寧三年三月

也廬江何兌太和史有何兌者昭武人附見忠義

馬伸傳仲依程頤門以學受中庸以歸兌復受學

于伸仲歿兌嘗輯其事狀但傳不言其官和時有

官永州之事未知卽一人否也陳宗禮字立之淳

祐四年進士累直煥章閣遷祕書監以監察御史

虞處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

此題在景定三年壬戌正居住永州時也此外有

侍用之見宋詩紀事載蒙亨偕和長句張洵偕尚

用之和有序略曰嘉祐中經略吳公及卽伏波巖

之左以爲亭名蒙漕使李公師中記而鑿於巖之

崖亭久理廢記亦湮滅紹聖改元龍圖閣胡公宗

同師桂林憲使梁公出其家藏蒙亭記以觀胡公

斥基而新之云云詩從粵西詩載錄出此題是建

炎庚戌距紹聖改元又三十七年不知卽一人否

紀事不詳用之事迹而此則著其實爲江都人姑

識以備攷餘俱無攷

李屯田勸農示

勸農事 提刑屯田員外郎李 每因讀刑

禁旬狀見人民多因小事爭鬪致有殺傷雖骨肉至親

不相容忍此深可哀憫甚勸農親民官不本教化所致

今後令佐須曉諭鄉老令勸率子弟勸於田農孝養父

母內外和順不相欺凌民無失爭則無橫死自然天道

與人事相應無水旱凶災令侏不得輕遠方以爲不可

敬誨况此人民曉事教誨必聽切在遵稟

大宋嘉祐六年辛丑六月一日龍隱岳釋迦寺傳天

台祖教沙門口口上石

蘇文忠獨遊南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高二尺

六寸十行行十字正書

獨遊南山詩

趙郡蘇軾子瞻

王寅重九以不與 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

花開酒美曷不醉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

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違

不向秋風強吹帽素人不笑楚人譏

元祐庚午秋天王院僧口口

鳳翔府天興縣尉林口

石高廣俱二尺四分十八行

行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

韓愷墓誌銘并序

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上柱國儀國公琦撰

并書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

愷天性孝謹勿識禮義讀書彙記而善屬文嘉祐二年

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父病愷馳進藥劑

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父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

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卒時奉

二十噫愷之所稟可謂粹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治

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幹乎奈何乎

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

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

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以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夫子之嗟哀哉愷兮遠如是耶

確字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又云乃于

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

穴以葬愷蓋附國華家也方志載韓氏墓甚詳獨遺

愷墓賴有碑碣以存之耳

中州金

愷墓賴有碑碣以存之耳

愷墓賴有碑碣以存之耳

愷墓賴有碑碣以存之耳

愷墓賴有碑碣以存之耳

愷墓賴有碑碣以存之耳

李屯田勸農示

按此詩文忠自署云趙郡蘇軾子瞻史傳稱爲眉

州眉山入卽頴濱換墓誌銘亦稱世家眉山此獨

題趙郡其詩以施注蘇詩本校之此首在續補遺

卷中題云王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闕有

懷子由此題則云王寅重九以不與府會故獨遊

至此有懷舍弟子由彼此互有詳略東坡先生年

譜嘉祐七年王寅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傳稱

嘉祐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

祕閣試六論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卽是

時也陝西通志普門寺在鳳翔府東一里唐建有

王建吳道子壁畫其曰獨遊南山者似是指府西

北三十里之雍山卽水經注雍水出雍山者也鳳

翔山皆在西北東北而南面無山此詩云來看

南山冷翠微者亦借用陶詩悠然見南山語非實

有所指也詩中與集本不同者花開酒美曷不醉

集作花開酒美蓋不歸此顯然是集誤是時文忠

官府判不預府會故云曷不醉若云蓋不歸則無

謂矣不向秋風強吹帽集作不問亦詆末題元祐

庚午秋庚午爲元祐五年殆立石之年歟

韓愷墓誌銘

韓愷墓誌銘

韓愷墓誌銘

韓愷墓誌銘

韓愷墓誌銘

韓愷墓誌銘

按韓琦撰文結銜有行刑部尚書史傳載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六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未嘗有行刑部尚書也幸輔表嘉祐元年八月癸亥韓琦自三司使加檢校少傅依前行工部尚書樞密使三年六月丙午自樞密使工部尚書依前官加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表之所有工部尚書傳并略之而碑之行刑部尚書表亦略之一系銜之微而碑與表傳互異若此

石林亭唱和詩

石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一尺九寸共十六行行二十七字正書額題京兆唱和四字篆書在麟遊縣

石林亭詩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郎中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劉敞

朝廷入途返山林往不還念無高世姿聊處可否閒築基傲崔嵬鞭石輕險艱羣玉相磊落萬峯正屐顏種樹亦蒼蒼激流復潺湲潄活坎在眼崑閩若可攀自我嬰世網邇來鬢毛斑丘壑誠若喪簿書常自環及爾滅聞見曠如遠塵寰豈敢同避世庶幾善閉關于牢困懷魏

恐原編或有誤也此詩題云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詩有云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合屬牛氏刻盤粉

班班注引白樂天太湖石記云今丞相奇章公嗜石於此物獨不謙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按奇章公牛僧孺也劉敞字原父臨江新

喻人傳稱其累以識論與衆忤未知承襲軍拜翰林侍讀學士碑系街有尚書禮部郎中稽之東都事略及史傳皆略傳射李邵縣令郭九齡無攷

昌黎五箴

石高三尺五寸六分廣二尺二寸四分二十四行行三十二字篆書

五箴并序

昌黎韓愈

狄道李宋書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謝傳悲祖山茲焉可遺老詎敢終歲閑

次韻和

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唯餘故苑石漂散向人間公求始購蓄不懼道里艱盡從塵埃中求對冰雪顏瘦骨拔凜凜蒼根激潄潄唐人惟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盤粉班班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愛河關况此百株石鵝毛於太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閑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

事李邵書

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鳳翔府麟遊縣令郭九齡

齡建

按石林亭倡和詩刻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今陝西通志古蹟不載石林亭其詩倡者劉敞和者蘇軾施注蘇詩編此詩在嘉祐六年辛丑十二月按東坡先生年譜不載此詩先生以六年十二月赴鳳翔任初到匆匆似不服與安撫倡和况李邵書此詩在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則詩亦當以七年作

子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致致于今之時既飽而儻早夜以無為烏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然而不外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憂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諱而好不觀其道無諱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警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媿捨也為狂維警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顧怖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

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睦睦音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於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愴掩以媒怨汝不會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誠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厚則宜然

大宋嘉祐八年春二月初吉
宣和六年二月既望男玠摹上石 姚彥刊

右昌黎五箴書之者為狄道李宋山谷跋是書作李康年又有李康年篆書心經跋云江夏李康年字樂道是宋一名康年而樂道其字也東坡亦云江夏李康年博學好名小篆尤精二公精于書法自應不爽但此書似于肉勝略無清健瘦硬之氣乃山谷云樂道白首心醉六經所著書章程句斷不類今時書生晚悟篆籀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李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得無張之太過知名跋云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解管論與今絕異細思此解實為有理是即君子恥聲聞過情之意也不知韓公論語善解中亦作如此箋註否 金石

漱直衝泗州之城而城不被水害若陰神靈應庇護使然天下談釋者皆曰大聖力也豈其然哉耀州城中有佛廟曰妙德禪院僧智燈者嘗詣泗州叩請於塔下塑像以歸於是設屋為殿置像於中而庇覆焉目其殿曰明覺凡計瓦木工直已費三百餘萬皆燈能致之殿既成燈自耀來同請文於子日耀之民久畏水災以明覺常有功於泗我教以平等為心俾又有功於耀使耀之民事明覺也如泗之民又焉知明覺之功止於泗而不及於耀也嗚呼耀州其城當添沮二水之間每歲自初春後民欲口增固捍堤以禦水勢民亦勞矣而一歲之間常恐恐乎飄溺又其危矣今燈者惻此而有為謂其應驗決不欺可謂其靈莫測者也嘉祐八年六月一日

造明覺殿功德主沙門智燈立石

前口正僧口口

雜口僧口口 口口口

狄道李口

仁宗飛白書帝字

碑高七尺一寸廣二尺七分上下載上載中書飛白帝字左十七字右二十二字下載記十九行行二十四字正書額額在德師縣昭福寺

寂於宋不甚著名筆格方整可觀惜其有譌體處書家所不避也 關中金石記

按昌黎五箴據舊刻朱子校昌黎文集有不同者數處序文不能改無勇也集作是無勇也游箴子少之時集作余少之時既飽而傳集傳作嬉好惡箴無詳而好集作無善而好注云善方從杭蜀作悖此碑作詩是與杭蜀本同誤而不顛集作沛知名箴怖焉有餘集作需辱則宜然集作禍亦宜然注云禍亦方作辱則以方本多取石刻而朱子則從本集原文也此箴李宋以嘉祐八年書而男玠以宣和六年上石耳玠無記跋不能知其摹刻之由

妙德禪院明覺殿記

碑高五尺八寸廣三尺三寸七分十七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妙德禪院新修明覺殿記

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同州軍州兼同州牧及管內勸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雷簡夫撰

鄉貢進士劉口書
明覺禪師唐異僧也葬於泗而塔祠焉稱曰大聖泗之南有淮水東注涉歷夏秋積雨人淮其水大漲波勢奔

勅建大招福寺家佛堂 住持宗敬提點法口

賜進士翰林院學士陳 合山僧眾詣 黃

臣充友人陳口瘳甚母屈于緜氏之野聞使人來告曰口不幸孤今年春老母以天年終京師歸葬於此未幾而 先皇帝棄羣臣遺制之來斬焉在喪經之中無籍以通不得與於朝晡之臨招福寺昭陵復土不得列於同軌之末拊心自悼聞則抱 賜書以泣賜書者嘉祐八年正月 先皇帝遣中使所賜 御飛白字也其下寶畫存焉汜已則又私自念寺祝白君賜如是雖巾箱之秘神明所護非錢金石不足以久貧無以家唯先墓之慮有置錫焉將刊諸宛響為不朽之觀俾千萬年子孫是寵藉之較之奪鄉人以組負遺弓而號者不猶愈哉子狀吾意臣詞讓不得命因應曰善恭惟 先皇帝之德在

曼世之傳其在筆墨文字者特其土直藉餘雖然聽政之隙不用之於田獵聲色而留意藻翰如是之精非天縱之聖孰能與此哉陳口河南人少取進士第

有名聲於朝而善爲文其拜賜也方爲祕書丞集賢校理觀其意可知其人時嘉祐八年冬十一月十日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制置本路營田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方集賢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吳充謹記并書丹

臣王易摸刻

碑上層爲飛白書帝字旁題云勅建大招福寺家佛堂賜進士瀚林院學士陳帝字下有寶書下層爲吳充記所述陳口喪母在家先帝棄羣臣因刑御書于先墓之廬也賜書者嘉祐八年正月亦見記中翰林作瀚林尤前人所未有宋史本紀至和七年幸寶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歐陽修歸田錄云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也玉海亦多稱仁宗飛白書中州金石記

刻石而傳之然則當時宸翰所頒爲世秘寶久矣飛白字自唐以下余所收及者僅此是又可珍也吳充題銜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制置本路營田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方集賢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證之宋史本傳惟云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亦太闕略宜互證於此碑也又輿服志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朝官出知節鎮及轉運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今銜名借紫之名由此宋史陳繹傳繹開封人充充所記乃云河南人又云繹喪其母居於緜氏之野緜氏地亦近河南或上世占籍開封而繹現居河南充故以此書之宜有據也釋本傳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居母憂詔卽家營校今碑云爲祕書丞集賢校理正相符金石記

韓國華神道碑

碑高一丈四尺廣六尺二寸三分三寸四分行九十字正書篆額在安陽縣

大宋故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并序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力臣樞密使特進檢校太

師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富弼撰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判館事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書

武寧章友直篆額

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曰我先人沒于大中祥符四年春三月之甲申葬于慶曆五年春二月之己酉雖論行有狀誌壙有銘載于史有傳施之幽顯不爲無述然墓在吾里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有窆棺之碑存諸隧公與我游又嘗陪議軍國於二府知吾家爲詳宜爲我列先人事實刻于其上以表于道燦然使後世觀之者曰此 有宋賢臣之墓可信不惑不待鈎考而後見則吾志畢矣予曰諾按春秋晉侯有子食韓原其後遂以韓命氏六卿裂晉自王又有以韓國爲氏者子孫散適諸郡國其在昌黎者最爲著姓 公卽昌黎之裔也達者歷世不絕遠祖徙居深州之博野四代祖曰又賓事唐僖宗爲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檢校太子

五庶子兼御史中丞時巢寇亂中原其帥王景崇檄諸鎮兵大破之謀皆出於庶子庶子生二子其季曰昌解於公爲曾王父終于真定府鼓城令鼓城生穆爲王父少自力學工爲歌詩與晉人李崧徐台符深相善名重一時任廣晉府永濟令避亂又徙居趙郡之贊皇台符爲作詩哀其不達而終其詩甚悲崧乃以其弟之女妻其子構卽公之考妣也考始居于相以文章稱尤妙書奏諸侯府爭辟之能致之者卽一府口治嘗宰貝州之清河始至與民約曰屈法擾人等事吾斷不爲惟思利者爲若力之民於是大說然亦畏伏絲毫不敢犯歷事周晉二代以世亂亦不得進入 宋徽祖平南海編遠守臣乃命知康州未幾以太子中允卒于官公斷顯累贈工部尚書有子四人公於次爲第三諱國華字光弼幼而警絕鄉舉進士 太宗初口口平興國二年甲秩授大理評事通判瀘州代還遷右贊善大夫會 詔與相帥擇賢佐改彰德軍節度判官凡從宦者率以鄉里爲難至則斂鋒鏑一煦以恩公時年尙少處之氣益勁不爲少損有民李氏者怙富殺人乃厚以賄州之上下爲洎其情將不實於死公持之盡扶其姦隱李亟奔市由是諸豪憚之疊足不敢動公每出按

其善整 二邦口公 一舉斯得 繼走朔陲 議收
戈戩 坐策立判 處姦不施 不爲其欺 國不挫
威 兩使外禦 天子再怡 益之衆美 大用是宜
而卒不用 讒人之爲 復不永年 道平遐裔
與考同之 勤官攸致 位不都躬 萃于幼嗣 日
將日相 勳德名世 本支原流 公得何異 何以
畀之 天相其類 天實使然 人亦靡然 口口口
然 其昭昭然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建

中書省玉冊官王克明憲億刊

案碑後載國華娶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
威之孫封宜城縣君據魏公爲太夫人胡氏墓誌云
夫人父諱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
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
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譴左右皆得罪
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是胡氏爲諫議側室
又生魏公於泉州亦當以附書然富公孫碑獨不稱
者亦以嫡統之金石正例也若懶真子云國華嘗仕
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與魏公所述名覺者異
又胡覺既亡歸夫人於韓氏實不出自覺而懶真子

右僕射之時此碑標題不知何以云魏國公也文

中與國華本傳校略有不同者升祕書省著作郎

傳作著作佐郎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傳無副字天

子封泰山擢爲諫議大夫傳作右諫議大夫六男

球瑄琚琬璩琦而傳不錄球瑄傳云改兵部員外

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碑不載員外郎中兩官又

碑云拜峽路轉運使傳則誤作川陝路官蓋陝

二字易訛傳云加都官郎中入判大理寺碑不載

都官郎中此皆碑傳互異者也碑所載使高麗事

在雍熙三年語與高麗傳合而韓光趙抗領兵度

浪江等事則高麗傳略焉契丹蕭寧印雄州約和

事國華本傳在淳化二年而劉福傳不載信之以

聞之事餘俱碑傳大同碑載公之四代祖又竇以

下及公之考構歷世事蹟詳見魏公安陽集自撰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大致與此同不具錄據碑國

華以大中祥符四年卒慶歷五年葬至是嘉祐八

年立碑蓋卒後三十四年而後葬葬後十八年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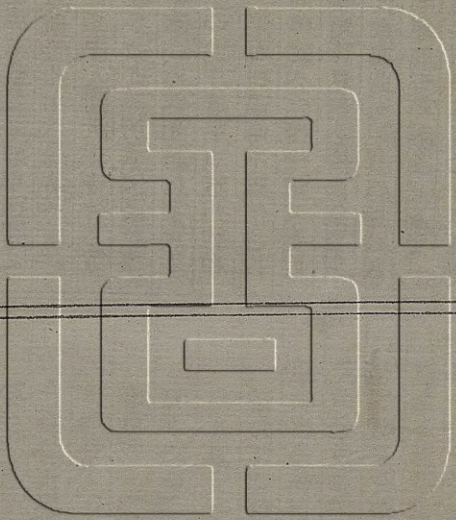
後立碑宋時風尚如此若唐人無是事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終

傳聞之詞不足據依子故附此爲辨之以見野聞不
可信如此後載武寧章友直象額友直見二體石經
周禮殘碑有其名皇宋書錄章友直字伯益又引國
朝會要云嘉祐六年二月一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
直象石經畢詔補將作主簿友直自以不願仕進免
官乃賜銀百兩蓋其人辭榮守約不以茲自銜故得
其所蒙於此額尤爲可尚象額例與撰書人並列友
直獨自居於後當以草澤自安也

安陽縣志

按此乃韓魏公琦之父碑也撰者富弼字彥國河
南人宋史宰輔表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五月
戊午授弼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平章
事與碑系銜合傳則但言召爲樞密使餘官及河
南郡公俱不載書者王珪傳載字禹玉成都華陽
人後徙舒累官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遺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碑所
系尚書吏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不見于傳碑立于
嘉祐八年十一月韓琦以英宗嗣位爲仁宗山陵
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其時尚是嘉祐八年碑
文首云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云云是也若進
封魏國公在治平元年五月皇太后還政之後拜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誤

宋十四

畫錦堂記

碑高八尺八寸六分廣四尺八寸四分八行行三十九字正書篆額在丹陽縣

瑞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蔡襄書丹

尚書刑部郎中知 制誥即必題類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札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來道之人相與摩肩接踵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媿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而莫敢仰視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矧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幸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相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勸

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即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之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即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 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蔡知政事歐陽脩記

治平二年三月十三日 太子賓客知相州趙良規立石 溇陽卷億刊字

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 廣川書跋

畫錦堂在鼓樓西順治間掘地得是碑今移城東南隅祠內端重嚴勁絕類魯公尚有醉白堂記韓魏公先塋碑惜未富目 金石錄

右書錦堂記文稱大丞相衛國公按韓忠獻於皇祐中封南陽郡開國公嘉祐中入相進封儀國公英宗嗣位改衛國公後又改魏國公碑立于治平二年二月猶稱衛國則魏國之封當在其後宰相表于治平元年閏五月已書魏國公者誤也此記俗本亦誤作魏蓋後人不知忠獻嘗封衛公而以意改之耳

潘研金

此宋韓琦以丞相判鄆郡建手居第者也琦第別有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甫守相又建榮事堂襄字方正為一代絕手此碑九名于時乃別體不乏寫功从刀矜从子學書者宜棄其短也

中州金石記

案皇宋書錄學宮刻書錦堂記相州元刻云書丹而此本闕諸老先生云以墨跡撫於石今碑題蔡襄書丹正與書錄符及覽河朔訪古記云庭西書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已非舊觀矣然碑仍稱書丹與相州元刻合蓋當時必有舊拓本規度於石近時人多以忠惠之跡溢美不容於口故為揭其所自以昭真賞云

安陽志

按書錦堂記歐陽脩撰文忠公集與宋文鑑皆載此記今取以互校有不同者而莫敢仰視歐集無

此五字原注云一有此五字得志於當時集無於字原注云家本有於字然則高牙大燾集亦作大燾原注云一作旆不動聲氣集作不作聲色原注云一作氣此碑與集之不同也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文鑑無者字僥幸得志於一時文鑑無一字蓋不以昔人之所夸者為榮文鑑無之字此碑與文鑑之不同也魏公以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記所謂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書錦之堂于後園計其時當即在至和元年至嘉祐元年即內召矣其後以嘉祐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至嘉祐八年四月進封衛國公歐公亦以嘉祐六年閏八月除參知政事蓋同知政府兩年始作此記記後又兩年相人始刻于石也書丹者蔡襄史傳但載其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不言其官尚書禮部侍郎東都事略則云襄召拜翰林學士三司使英宗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事務繁多襄久在病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又曰軍須未備三司

當擇人襄聞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此碑系衛無知杭州字則書此碑當在治平元年未知杭州以前矣篆額者邵必史附邵亢傳元之從父

墨池編云丹陽人

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本

宋史此下善篆錄召充直講選為唐書編修官累

為京西轉運使入修起居注知制誥碑系衛有尚

書刑部郎中則傳所略書畫跋跋謂刻碑須書丹

乃神若係百納不知若何入石如用朱填則益失

真云云可知明時上石不知用雙鈎之法也若如

今時就墨跡上用墨筆雙鈎再用朱筆描其背由

是上石不致失真且于墨本不損雖百納無傷矣

惟字經百納則有雜湊之迹而失顧盼之神未為

佳耳

宋球玉華山詩

石橫廣四尺七寸五分高二尺五寸七分二十九行行十七字正書在鄆州宜君縣

留題玉華山詩

西河與上之書

太常博士簽書坊州判官事矣球

玉華山

玉華山來自何處巉巖拔立陵紫煙上有千雲切霄之蒼松下有迸崖激壑之清泉長河西來翻山足燐火白日明峯巔浮風暖翠入窻戶六月殿開風冷然我來豈眼弔古述俛仰但喜遺跡喧心魂澄澈耳目醒如脫世故遊神僊平明却入俗塵去回首煙蘿蓋滿顏

玉華寺

一逕入雲壑遊人高下行綠蘿垂紺纒屏壁削層城山

氣蒸衣濕松風灑面清野僧遺萬事飽聽石泉聲

次韻奉和

國子博士知坊州軍州事張道宗

玉華山

玉華山形巉巖崢嶸白晝蒼蒼常生煙近村百家濕翠黛陰崖千尺深寒泉山根宛轉抱河曲河流倒影浸碧巖文皇性熱不奈暑當時官此安徒然得非遍選天下勝莫如茲地無煩喧囂遊已駭非俗骨久駐直想成真仙何當借得神畫筆霜綉十幅圖屏顏

玉華寺

殿閣依山古尋春閑客行誰知唐帝館今在梵王城禾黍傷時變松篁入夜清惟餘碧巖溜依舊昔年聲

治平三年四月一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宜

君縣尉兼主簿張詢立石 邠州李王鐸

宮在縣西三十里唐書地理志貞觀二十五年置玉華宮宮在縣北四里鳳皇谷永徽四年廢為寺舊云縣有玉華山宮以山名據此知山實以宮名也金於此置玉華鎮書史會要冀上之字冠卿西河人楷書師歐陽率更關中金石記

張岫玉華山詩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二尺一寸十五行行十四字正書

玉華山詩

著作佐郎樊陽張岫于堅

石東巽上之書

玉華山誰窮遠近百里迴旋勢方盡創成蒼玉倚青天氣象軒軒獨奇俊黃河咆哮摧崑崙一峯飄落如龍蹲白雲低垂半巖腹茫茫日輪平地奔驚濤湍漲飛霹靂松根巉巖裂石壁洞門晝閉不知深仙人瓊幾滿杯碧飢饉啼煙猿嘯風子規聲哀愁滿容山鳥嚶嚶繞喬木唯有黃鸝鳴啾啾翠華迢迢來避暑飄然陵雲欲輕舉當時此地最清涼九成翠微不足數玉鞞斷宮殿閑大龍飛去騎難攀川巒如舊人事變但見明月留空山 治平丙午五月望

游玉華山記

石橫廣四尺一寸五分高二尺七寸五分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

孫宜君縣西南行四十里有山夾道而來者玉華也其南曰野火谷有石當然望之如爨煙而莫知其所自也野火之西曰鳳皇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蓋其初有九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為玉華其上為排雲又其上為慶雲其正門為南風南風之東為太子之居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而失其處者一曰金殿門也今其只垣隻瓦無有存者過而覽之但見野田荒草而榛荆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曰蘭芝谷昔太宗詔沙門元奘者譯經於此其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為寺云中有石巖嶄然有成下有盤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焉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其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且南有崖曰駐蹕其始人也雙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既至其處若視藥側有泉飛而下如懸布如噴珠其名曰水簾稍北有崖與泉亦若是而差小焉治平三年夏五月丁巳余與六人者來游乃相與坐石蔭松聽泉而飲之已而覽故宮以衰衰問遺事於田老方囁然不欲歸而余與六人者或有官守或有事牽其勢不可久留既宿而遂去然而

建玉華宮宋雍熙初於此獲一角獸時以為麟又野火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卽碑所謂野火谷也碑又云野火之西曰鳳皇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曰蘭芝谷沙門元奘譯經於此宜君縣志蘭芝谷在縣西五十里嘗產蘭芝故名鳳皇谷在縣西南五十里昔有五色雀見于此元奘譯經已詳唐碑聖教序跋茲不贅玉華宮制度見冊府元龜已詳前卷惟碑所稱其殿曰耀和冊府元龜曰暉和為異唐書地理志宮在坊州宜君縣北四里此碑則云宜君縣西南四十里為玉華山其南曰野火谷谷西曰鳳皇谷唐宮之故地則與唐書云縣北四里者不合疑唐時縣治別也宜君縣唐屬坊州今因元明之舊屬邠州撰記者張縉字子望前碑作詩者張岫字子堅其兄也皆榮陽人無傳可攷前詩作于

治平丙午五月望蓋三年也此碑以治平三年五月丁巳來遊壬申作記距遊之後十六日矣據遼史朔考是月甲寅朔初四日丁巳十九日壬申是作記在作詩之後四日也

涪溪題記十九段

按元一統志玉華山在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唐

宋十四

一一一

相視有不足之色余為之言曰夫山林泉石之樂奇偉之游常在乎窮僻之處而去人迹甚遠故必為野僧方士與夫幽潛之人所據而有也然幽潛之人知好之而力不足以營之惟佛老之說可以動人故其徒常獨有力而危亭廣廈眺覽之娛莫不為其所先也夫以有唐之盛窮天下之富建宮於此隨而廢沒而杜甫乃其時入過之且有悲傷之感至或形於歌詩獨寺僧之徒更相傳而不息迄于今而尚存則雖天下之力亦有屈於此歟以太宗之賢政治之美宜其愈久而彌傳也今問諸遺老無所稱道而彼元奘者特一浮屠耳然說者至為荒怪難知之語以增大其事豈人之情常樂於放僻而易忘於中正哉又豈物之盛衰廢興亦各有時而此特其盛時也歟斯可為之歎息也若夫太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能長有此也則吾曹可以一寓目而足矣又何必以不久留為恨哉然荒崖窮谷之崎危發宮頽址之蕭條雖累歲月未嘗有一二人游焉而余與六人者同時而來亦可謂之盛哉六人者余兄子堅弟岫與太原石繼和公美河東即几康伯温陵陳說君豫西河冀上之冠卿也壬申樊陽張縉子望記上之書 李玉鐸

石橫廣一尺八寸七分高一尺四寸八行行六字隸書在永州府祁陽縣

湖南轉運判官七田郎中沈紳治平四年承春丙子訪涪谿元子次山故居讀中興頌晤臺中堂右室三銘滄宛侍行

又石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六寸八分五行行八字正書

宋昭遠道李公度唐輔張處厚德甫徐騫及之鞏固固道周漸彥升同遊涪溪熙寧二年十月二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八分四行行十字正書

涪溪熙寧六年癸丑十月十九日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永州柳應辰全家遊此

又二行行十五字行書

子自上元促運江上至是凡十過此時元祐丁卯孟夏中休頌水陳宏公遠記

又橫廣一尺六寸高七寸六行行二字正書

會稽尉宗登此熙寧甲寅正月

又橫廣一尺九寸六分高一尺四寸九行行六字行書

胡獨自千紀唐綱竟不維可憐德業淺有愧此碑詞

米黻南宮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經涪溪

竊相會

河口薛公度施口涪溪寺口奉無相大士紹興二年

月望日

又石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五行行十字隸書

河間劉堯自紹興戊辰得官茲邑迄丁丑歲三來于此竟未能去十載之間奔馳往返沔山如故每一登覽重增感慨云季夏七日

又石橫廣二尺高一尺四寸五分六行行七字正書

攷元章生於皇祐辛卯至是纔二十五歲筆力縱勁小技亦由天授也

又橫廣一尺五寸五分高一尺四寸五分七行行五字正書

不能歌不能吟瀟湘江頭千古心全家來游七日而去熙寧丙辰歲柳應辰書

又石高一尺九寸一分廣一尺七寸九分六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陶輔佐臣子遵梁立儀定國子格之同遊黃疎子莊期而未至元豐四年辛酉口月壬戌日題

又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七寸五分九行行八字行書

會稽錢岳紹聖二年八月十一日過永州祁陽縣觀顏魯公所書元次山撰唐中興頌磨崖碑同府陳行通中宮寺新禪師登唐亭晤臺游涪溪遂汎舟清湘自衡潭北歸都下識之

又石高一尺八寸廣二尺一寸五行行七字行書

宛厚蓋士口罷守零陵道口涪溪因率邑令戴孚中儒林同遊時大觀庚寅仲夏廿三日題

又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一尺五寸七行行四字行書

白雲居士李伯魚自清湘北歸携家遊涪溪大觀庚寅孟秋十八日題

又石高二尺九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三寸兼字書中間餘字正書分寫兩旁

壽沙凌攀龍因省兄宰涪溪以淳祐庚戌仲冬六日携子斯義同藍田子九江柯錢銓鑰金歷陽丁必達來遊

口三吾主人慧圓

又石高三尺廣二尺二寸八分五行行七字不等正書

咸淳戊辰中稷京兆楊履順偕廬陵周士模賀峯胡興祖劍門黃晉孫來遊姪口孫子益孫侍

又石高一尺七寸六分廣一尺六寸六行行八字正書

咸淳辛未重陽桂入唐復赴武安書記泊舟涪溪甥文益壻蔣棟琴軒唐震之同遊二子寧生庠生從子真玉次元侍

按涪溪題記十九段綜其姓名得五十一人有可攷者五人柳應辰見宋詩紀事武陵人寶元元年進士任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永州通判容齋五筆稱涪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十年甲寅歲武陵柳應辰仍有詩云涪溪石上大江邊心記開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詩意不知所謂今搨本未見據熙寧丙辰歲所題不能歌不能吟瀟湘江上千古心與此正相類也此題熙寧六年癸丑明年即是甲寅乃熙寧七年容齋作十年者

傳寫誤也會稽尉宗蔚姓不見於氏族陳繼儒太平清話有錢塘關尉宗景仁弟廬州使君也平生好事多著書畫游宦交廣米芾海岳名言又稱其金陵帳山樓有題榜疑即其人偶不署姓耳米黻題五言一絕記云南官五年求僕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經涪溪據史傳米芾字元章吳人宋詩紀事云與陽人以母侍宣仁后潘邸舊恩補舍光尉歷知雍邱縣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是未嘗為長沙掾也黃潛筆記云元章自署姓名米或為芾芾或為黻史作米芾此題作米黻無疑即一人芾年四十九宋史紀事稱其官淮陽軍在大觀二年其母嘗侍宣仁后在仁宗末年則芾之官長沙便養母當在神宗時此題熙寧八年正即其時也由大觀二年逆推至熙寧八年約三十餘歲則官長沙掾不及二十歲年幼官卑史文從略又據潛研錄謂元章生于皇祐三年辛卯則熙寧八年為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為元符二年則其官淮陽軍不應在大觀二年宋史紀事恐誤史傳但云歷知雍邱縣則長沙掾曠括于歷知二字中矣宗室傳

趙彥補字文長悼王七世孫慶元初由知魯慶縣擢監登聞檢院出知汀州遷廣西提判入為戶部侍郎遷湖廣總領知平江府轉寶謨閣待制卒此題云被命持節廣右當是遷廣西提判時也甲子為嘉泰四年趙必愿亦宗室也字立夫廣西經略安撫崇憲之子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餘服除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陛辭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此題即其時也云敬觀先君吏部遺刻者謂其父崇憲安撫廣西時過此留題也今據本亦未見丁亥為寶慶三年餘俱無攷

白龍池題記二十一

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一

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鑿於壽聖節日先款青帝宮次詣白龍潭治平四年題書吏李恭從行

又石橫廣四尺八寸高三尺四寸五分八行行五字正書

充守劉衮奉詔祈雪于岱宗登絕頂翌日謁白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又七行行二字

又石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七寸

韓存中點檢岳祠修造同王濟之一游庚辰十月廿七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四行行五字六字左行正書

皇甫僭徐端朝孫口同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廿六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五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壬午孟秋初七日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三分高二尺七寸三分題記二

此在右偏四行行七字行書其左偏元康兄題記

瀑觀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携家來遊贊贊貴侍

又三行行四字六字左行正書

自恭觀元康兄雷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三分廣二尺三寸五分四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長清董自恭謁白龍池之祠龍酌泉石上時乙未孟冬中辭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四寸五行行七字正書

莆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之祠俯洞酌泉少憩而適政和丁酉夏前一日

回自百丈泉烹茶鼓琴以終清興
又石高一尺三寸廣一尺四寸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又石高三尺四寸五分廣三尺二寸五分行四十五字行書
山陽龔無黨被漕檄權宰奉高因率兒姪輩遊此元祐庚午中冬十一日
又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四分五行行十一字正書
汴陽元永居士任紹承祖朝嶽羅同青帝觀主楊若冲遊太平頂回瞻視白龍池聖跡時大宋紹聖三年二月十五日謹題
又白龍池三大字磨崖橫書下橫廣七尺二寸高二尺七寸又一方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四寸四行行二字並左行正書
白龍池
德充忠玉國寶文仲紹聖丁丑三月九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餘廣一尺五寸五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陽正輔再造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廿六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五分三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東之丁丑十一月口日遊南正同至
又石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三寸三行行七字左行行書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

又石高二尺七寸三分廣一尺五寸四分四行六字左行行書

李顯道張公美李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遊池上

又石高二尺七寸一分廣一尺五寸三分四行行五字左行行書

姜子正子方季晉道劉言可刁文林同來庚子四月又石高三尺二寸七分廣二尺二寸七分三行行六字七字左行行書

鄧城李儂弟俊姪贛隨侍遊此癸卯季春廿八日又石高二尺七寸廣一尺四寸四行行五字正書

許大希祈雨取水皆至此

右在嶽西傲來峰下白龍池石壁上平廣記二十餘文書曰龍潭口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尚

未刻缺錄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

金元以降海濱兵火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金石文字記

右刻均在白龍池雙崖對峙南曰三元石北曰元圭石宋人題刻殆遍顧氏所采十五首皆在北崖之陽

顯而易見者近來錢唐江鳳彝復搜得正書十六首均在南崖之陰幽暗陡險游跡罕至自熙寧迄政和

內無年月者三首較顧氏所得又過之可見金石辨

祀於帝岳也英宗以四年正月丁巳朔是月庚戌朔丁巳是初八日在壽聖節後而為舉之禱祀尙

應壽聖節也徐安國見孟宗寶洞霄詩集號春渚未詳其實嘗題一詩于大滌洞而不詳何年未知

與此所題之徐安國卽一人否也刁文叔見宋詩紀事云不知其名張橫浦子韶之友橫浦心傳錄

載其春日旅中一絕句謂思致尤遠不止工也然亦未知卽此題之刁文叔否餘俱無攷

溫泉箴

石橫廣二尺八寸四分高二尺七分十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臨潼縣

溫泉箴

唐燕國公張說

虞部貢外郎楊方平書丹

東山少連曰元真氏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芊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焉帝命之救萬靈滯結

解藏達膚騰泄下人多賴上帝是崇有飛廉氏之佚女妬之常欲大恩其功故入溫泉必齋以酒心戒以防患

恕以利物含生之疾我願除祇二神嘉之吹湯激邪珠連滛累滴汨揚華此其効也若入溫泉僻心穢行惡口淫形居食失節動出躁輕二神醜口不臣人命飛廉伏

求必由好古者親歷其地扶筇別辭而得之但憑工人摹拓所及往往十失五六是可慨矣金榮泰山志

按白龍池在岱岳西南麓泰安縣志云白龍池上有淵濟公祠阜騰輒應宋祥符中封白龍為淵濟

公建祠于此此題名中所謂白龍祠祈雨取水者是也題名編南北兩崖金石文字記得十五段泰

安縣志增補十四段合之得二十九段山左金石石志所得揭本二十八段泰山志共搜得三十一

段最為詳備今起所得揭本祇二十一一段餘皆工人失搨者其文並見諸書所載茲不復補錄從其實也統計二十一一段之中題名姓氏得四十四人

內但署名而不署姓者八人無從詳放其餘有可攷者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見宋史宦者傳字公輔

開封人世為內侍會祖卽神福也仁宗時舜舉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此題治平

四年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欵青帝宮次詣白龍潭英宗本紀帝以正月三日生

卽位之初以生日為壽聖節治平三年十一月戊午帝不豫十二月乙未宰相祈于天地宗廟社稷

史雖不言禱于嶽瀆山川據此題必因不豫而禱

女以祿數人是走甚苦風傷形蠅之病夫有意之醫照合神理無怖之醫身為慾使莫之益傷之者至矣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治平丁未孟冬朔縣令尹光臣立石

呂義山子居至山子口同越甘棠趙洋聖護送別于此就浴溫泉而去元祐戊辰冬十一月十一日

按溫泉在臨潼縣東南驪山下泉上有溫泉宮天寶六載更名華清宮宮有湯井為池唐帝皆嘗遊

幸元宗特侈此箴為唐張燕公所作至治平丁未縣令尹光臣重刻也丁未為治平四年書者楊方

平史無傳

義田記

神二石各高五尺許廣四尺許共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正書左下角落空刻文美歐亦正書在蘇州天

正公祠

晉陵錢公輔撰

吳興趙雍書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以至於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難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者晏平仲樂車贏馬以朝陳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樂車贏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又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世

歷官元詩選稱雍字仲穆夙慧有父風以蔭守昌國海寧一州歷官翰林院待制書譜引陶宗儀云官至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書史會要稱其工真行草篆此碑以庚午歲文正八世孫文英任湖州安定山長求仲穆書碑當即仲穆官湖州路時庚午為元文宗至順元年書碑後又二十年至庚寅歲為順帝至正十年文英乃刻于文正公書院之忠厚堂文英跋稱義田記舊本刻于天平山忠烈廟中而不詳當時書者何人刻于何年天平山之有忠烈廟檢文正公集補編附錄明泰和王直撰重修忠烈廟記稱文正公經粵西鄙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為公置生祠宣和間宇文虛中為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為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歲久廟壞元至元乙酉嗣孫邦瑞土貴復新之此

之人三公位享萬鍾祿其耶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己而族之人擔壺瓢為滿中瘠者又豈少哉况於闕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

舊本刻于天平山忠烈廟中有脫簡文英庚午歲任湖州安定山長求趙文敏公仲穆書此本謹刻于書院忠厚堂之前廡以永其傳龍集至正庚寅孟秋七月望日主宗祀八世孫文英識 裔孫伯仁摹勒按此碑撰者錢公輔書者趙雍宋史公輔傳字君倚常州武進人仁宗朝累官知制誥英宗朝累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與王安石異議出知江寧府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景福觀卒計其歷官似距文正公卒後二十年碑不署銜疑為後人所刪文不著何年所作據范忠宣公以義莊規矩奏請于朝劄付蘇州在治平元年似公輔撰文亦在是時趙雍為孟頫之子元史附見孟頫傳但云子雍以書畫知名不詳其

天平山忠烈廟之緣起也東都事略載慶州賜額忠烈廟在宣和五年至南渡後天平山之建廟未詳何年檢褒賢集載文正公會孫直方記云紹興乙卯自嶺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過乎江時義宅已焚毀族人星居村落間一旦會集于墳山散之餘尚二千指云云而不言有廟其時紹興四五年間也周必大乾道丁亥汎舟游山錄有云忠烈廟具有文正以下畫像挂壁謁之丁亥為乾道三年其時已有忠烈廟矣然則廟之建置不越紹興年間義田記初刻當即是在是時其以趙雍書重刻即在至元乙酉邦瑞新廟之後所謂龍集至正庚寅者是也然文英跋但云舊刻有脫簡不言凶佚不知趙書刻後舊碑已于何時也義田之置史傳但言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不言建置之年忠宣公奏立義莊規條則云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供給諸房宗族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墓誌銘則云公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据年譜公之除資政在慶歷五年知杭州在皇祐元年自資政至知杭州相距五年此

五年中即置義田之時忠宣之奏在治平元年其
時刊定規矩編類刻石則即以此時屬公輔撰記
以垂永久可懸揣而得也今此碑始宋史本傳稱
仲淹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家江南
遂為蘇州吳縣人年譜稱公遠祖博士范滂裔孫
履冰為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
祖隋唐咸通十一年由良鄉主簿遷處州麗水縣
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
蓋義田所贖之族人皆麗水丞之子孫即直方所
見之二千指亦即分贖義田之族人也履冰見唐
書宰相表載初元年春官尚書范履冰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又世系表云范氏後漢博士湯世居河
內又文藝元萬頃傳云武后諷帝召諸儒論議禁
中萬頃與周王府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
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賢與選蓋履冰在唐時固
以文學著稱也文正自曾祖祖父皆仕吳越父隨
錢俶歸宋終徐州節度掌書記文正生于徐州二
歲而孤隨母適宋宋史傳云長山朱氏歐公神道
碑富鄉公
墓誌銘年譜云淄州長山朱氏文正公集補編載
文正公家傳作池州長山朱氏於是淄州之長山

與池州青陽縣之長山皆有公祠宋紹定中丁黼
池州祠堂記謂青陽之長山一名讀山是公幼讀
書之地至淄州之長山乃公廬所養父淄州長山
朱文翰之地本名長白山也然攷淄州長山有醴
泉寺覺堂橫皆公幼讀書之所丁黼記謂在青陽
恐未盡然此事史傳碑銘皆所未晰因附識之
題觀魚軒詩
石高三尺四寸三分橫長四尺六寸
五分共十一行行八字正書在安陽
題觀魚軒
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事魏國公韓琦
雨後方池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荇駢頭戲
忽見開萍作隊游喜擲舟前翻亂錦靜潒波下起圓漚
吾心大欲同斯樂肯插筠竿餌釣鉤
碑無年月不云并書玩其字跡即琦筆法也琦築忘
機堂在彰德府治北前有狎鷗亭又前有觀魚亭中
記金石
按魏公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在神宗即位之初
此碑無年月姑附治平四年之末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 詔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讓
宋十五

周元公題名二段

表本高廣尺寸行字多寡皆不計正書
一在廣東德慶州一在廣東高要縣

濼溪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季冬二十六日遊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軍事推
官譚允高要縣尉曾緒同至

右濼溪先生題名二段一在今德慶州三州巖自左

而右乾道己丑洛陽程祐之刻其一在今肇慶府七

星巖俱在石洞上茂字至正字當泉潛處尚隱隱可

見後有淳祐壬子呂中等題字茂叔書點點畫畫端

重沈實無一毫苟且姿媚態觀者可以想見先生道

德之風表漢襄藏復謹誌之葉竹
堂集

按史傳熙寧初惇頤知郴州用拊及呂公著薦為

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此二段蓋行部所至畱
題也

壽聖禪院勅牒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廣三尺四分二
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偃師縣

大宋勅賜壽聖禪院額

中書門下 牒 河南府

河南府奏准 勅應今日以前諸處無名額寺院官

觀口蓋及口口間已上見有功德佛像者委州縣檢勘

保明聞奏特與存留係帳管仍並以壽聖為額有下

項一十三縣各申有無名額寺院見有蓋到舍屋下有

功德佛像各有僧行者住持遂委官躬親點檢到見在

殿宇廟舍各及三十間已上並依降 勅日前蓋到

縣司官吏各保明委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俟朝典本府

再委逐縣巡檢依此點檢今據逐縣巡檢申點檢到見

在開採結罪保明開坐如後本府口口保明委是詣實

如後異同甘俟朝典伏候 勅旨

伊陽縣高都村洞子院一所舍屋共五十間永安縣橋

西村義井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韋蕭村明教院一

所舍屋共四十間偃師縣泗州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

間壽安縣郭下文殊院一所舍屋共五十二間壽縣邢

谷村影堂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邢谷村義井院一

所舍屋共三十一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

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謝村院子一所
舍屋共三十二間謝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二十三間福
昌縣鍾王村賈谷塔院一所舍屋共七十一間永寧縣

蘇口村安寶龍泉院子一所舍屋共四十三間河清縣
南王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渾池縣千秋口東
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間北班村塔院一所舍屋共
三十一間姚村慶空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萬受
村金和尚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存留天王院一所
閻河南縣平華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宮南村寺
一所舍屋共二十三間縣民縣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
十間永寧縣西土村鐵佛寺一所舍屋共三十八間河
清縣長泉村廣化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宜並特賜
壽聖寺為額

硃奉 勅如前宣令河南府隸錄勅黃降付遜寺院
依今來勅命所定名額殊至准勅故牒 熙寧元年二
月二十八日牒

給事中叅知政事唐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趙
起復戶部尚書叅知政事張

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
偃師縣帖 壽聖院准 河南府帖准 勅節文為
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聖院為額數

舉遺亦不可遽沒也 偃師金
石錄

江夏黃鶴樓雜詩

石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八分分五層書第
一層四十五行餘四層皆四十四行行約十四字行
書額題鄂州雜
詩四字篆書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 眺 詩不具錄
下仿此

漢口口別 宋之問

黃鶴樓 崔 顥

送夏侯子之江夏 賈 至

送康太守 王 維

送人歸江夏

黃鶴樓歌送獨孤助 顧 况
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吹笛 李 白

鷓鴣洲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口漢陽輔錄事

江夏贈韋南陵水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送備口之武昌

江上送友人

內偃師縣 院仰隸錄 勅黃降付本院依今來
勅命所定名額者

石具如前當縣今隸錄到 勅黃一道頭連在前事
須帖付本院准此照會熙寧元年四月初三日帖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張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偃師縣事劉

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五月二日院主尼遇仙立石
供養主尼惠清

維那尼惠善
典座尼惠雲

張士廉刊

億按牒云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
聖院為額蓋依河南府奏准而首以伊陽冠十三縣
之上與宋史地理志次置不合又後列給事中叅知
政事唐則指唐介而傳不詳為給事中起復戶部尚
書叅知政事張則指張方平而傳不言為戶部尚書
亦不列起復凡此皆史缺也下列右諫議大夫叅知
政事趙益即趙卞而並行更列左僕射兼門下平章
事僅題一空銜雖姓氏亦不書竟莫知其孰謂也牒
刻一石在熙寧二年五月二日為院主尼遇仙所立
又牒載諸縣寺院今額廢罕有遺蹟著此以為方志

送孟浩然之廣陵

題江夏僧壽寺

送口九遊江左

送口口歸鄂渚

江夏送客 孟浩然

沂江過

送田端公還鄂渚使府 武元衡

除官赴闕至江州口鄂岳李大夫 韓 愈

夏口 杜 牧

送張判官謁鄂州大夫

送王侍御赴夏口口王幘

寄牛相公

赴黃鶴樓崔侍御宴 白居易

上江夏主人

黃鶴樓 賈 島

又 李羣玉

口口山人 陶

武昌老人鍊笛歌 劉禹錫

曉泊漢陽渡 王真白

黃鶴樓高興 羅 隱

望故沔城 皮日休

望黃鶴山張君 沈如筠

黃鶴樓 盧 郟

熙寧二年六月日立

按黃鶴樓詩刻南齊一人唐二十人凡詩三十九

首謝朓一人載入文選宋之間以下亦皆載入全

唐詩故但存其目不錄其詩碑不知何人所書及

因何刻石惟存年月而已

瀧岡阡表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六字連額並正書在永豐縣

嗚呼惟我 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

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

歲而孤 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

長以教俾至于成人 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

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籠之殖以庇而為

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

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

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

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

夷陵 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

安之吾亦安矣自 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

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 朝始得贈封其

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

南京 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

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目登

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遂

國大慶必加寵錫 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

人 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 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

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 皇

考賜爵為崇國公 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

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

也惟我 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

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二朝之錫命

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

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為

新免於喪適然爾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

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

夜燭清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

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

我皆無恨也知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

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回顧乳者劬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

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

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

此是真發於中者即嗚呼其心厚於仁者即此吾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

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

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

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

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

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

刻于碑既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 太

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

脩之德薄能鮮遺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

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

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一千二百戶 脩 表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 東坡

歐陽公書如其為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朱子

宋歐陽文忠公自作不載何人書疑公自書在永豐

格古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為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

檄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脩永叔以三

年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漆寵錫以重爵推以峻

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鑄之故刻瀧

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

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曳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

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

請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
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詢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
誼命直為文以楸恭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淵
濟王闕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干
上界雲津變化膺顯號于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
茲有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
呵護瓊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元而雷神之
慧徹與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
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曠首雲霄
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為鼎成以升實汝之神
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遁性坤絕妖塵其德元焉
禹舟之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茲禁萬一林連
五龍盡滅書畢投撒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
押服驪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
南龍泉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
濛蔽虹光燦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
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于崇國公墓前俛垂不
朽嗚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
矣天下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時熙寧二年庚戌
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瀧岡阡表為六一集中第一等文字手書勒石越州
胡仁濟令廬陵揚十本館余書作行楷莊雅中雜流
麗蓋文與書為兩絕也老及方靈臯詩余乳者猶汝
而立於旁當是初汝歐公為文多不使奇峻字此蓋
用離騷初秋蘭以為佩比之曲禮負劓辟辟為較安
也按碑文正作劓又宋姚寬西溪叢語亦有劓汝立
旁之解還當以劓為正

虛舟題跋

潛研堂金石跋尾

作有龍蛇蛭來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寶者乎
請投之以讓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
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責告郡守
守訝之令吏祭奠且以告則碑已歸然植于其側矣
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于是出也薄視之見
表中中獨以朱圈祭而豈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
漓自額及跌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推
牛而祭不如雞黍之速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
有甚痛于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
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于斯

江西通志

按江西通志瀧岡在吉安府永豐縣鳳凰山側歐
公此文本集及宋文鑑並全載之今取二書互校
有不同者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文鑑脫岡字居
貧自力於衣食

同集

文鑑作告曰母以是為我累

大夫人告之曰

同集
文鑑母作無一壠之殖集與文鑑皆作植集注云
碑本作植昔常不足集作昔常注云常一作吾文
鑑亦作吾始吾一二見之集鑑皆作吾始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也集有也字注云一無也字文鑑無
也字以其求而得集作以其有得注云一本有字

卒時太夫人年僅三十故云守節自誓也太夫人

卒時太夫人年僅三十故云守節自誓也太夫人

之卒在皇祐三年時公年四十五其入副樞密在嘉祐五年參知政事在六年罷參政在治平四年年六十一矣碑云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者神宗紀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祀天地于闕丘羣臣進秩有差即此時也公之誤此碑在知青州時其後判太原府徙蔡州四年致仕五年卒是建碑之後未嘗到墓而筠廊偶筆載黃山谷謂文忠歸家掃墓見坑中雲霧已非其實自此以後異聞傳布為龍神借觀碑文風浪攝去江西通志又有龍夾舟擠碑入江翼日雷電發土而碑出悠謬之談轉輒志怪殆非確據也至劔汝而立子旁句是即由禮負劔辟咄之劔謂出于掖下虛舟題跋引方靈臬言當改為初秋蘭之初靈臬本不知金石而以選八家古文批語強作解事更為乖謬

湯陰縣裕公廟記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廣三尺六寸四分十三行行五十一字正書篆額在湯陰城西西南

相州湯陰縣新修晉太尉裕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己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

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

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魏國公韓琦記并書

尚書都官員外郎管句大名府路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口口篆

安陽任倫重錄

此琦因湯陰令張懋修廟而記其事也太平寰宇記云湯陰縣浣衣里晉侍中嵇紹葬所按郡中記志帝師敗湯陰千官皆走獨紹端冕帝側以身捍主遂至見害血濺御衣及事寧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之血勿去也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為浣衣里是紹墓亦在今縣城西南也墨池編稱韓魏公書骨力壯偉書史會要稱其工正書師顏魯公頗露圭用信然州金石

按河南通志嵇侍中廟在彰德府湯陰縣城西南祀晉侍中稽紹宋治平中建據此碑立于熙寧三年而文云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因循不葺底于大壞今令張君林至首拜祠下觀其痛飲之甚諭于邑民不數月而祠宇一新則湯陰之有裕公廟其來已久不始建于治平中特至是

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

晉侍中贈太尉忠穆裕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頌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欲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林至則首拜祠下觀其痛飲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于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願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鼓忠穆之風尤竊寐以自激文雖是陋惡敢各而

重葺之耳碑文所紀裕公忠績悉與晉書本傳合

韓魏公為相州安陽縣人据史傳先由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求知相州在嘉祐元年以前繼除鎮

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改判

永興軍經略陝西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

碑故云余嘗兩守鄉邦也是年河北地震河決徙

大名府充安撫使即此撰書之時也

觀稽書聖教序碑題名七段

題名正書五行行五字至九字不等左行在同州府聖教序碑陰

范育與之雷壽民安老崔君授夢得李衣希仲同觀熙

寧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又正書九行行七字左行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游師雄按部至同郡守章龍

圖榮相率同觀與者三人通判州事張珂提刑司檢法

官崔直躬州學教授白時中元祐甲戌中和節後一日

題

又正書四行行七字左行

武功游師雄馮翊仇伯玉同觀稽書聖教序元祐三年

五月廿九日

又行書四行行九字左行

大僕丞張景修敍叔拉左輔令宋靖與正同觀龍興寺
稍書聖教序崇寧元年二月廿三日題

又正書六行
九字左行

歷山張智周被 漕檄攝郡事暇日率眉山唐逢叔樊

川李少蒙金陵會公乘汝陽崔莘叟東里陳子美全閣

唐碑政和改元孟冬望日再題

又行書四行
十字左行

建安暨尹卿公任邀成都羅興悖詩同觀褚書弟召卿

公南右卿公介預焉時宣和辛丑清明前二日題

又行書五行
字至十字不等

建安暨唐裔堯本三峯周兆子京山陽顧伯起景震邵

卿俞日新德夫同觀褚書聖教序宣和壬寅上巳後三

日題

游師雄題名二道俱在同州府褚書聖教序碑陰其

一題元祐三年五月而不著官職以宋史本傳推之

當是任陝西轉運判官時也其一題元祐甲戌中和

節後一日稱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甲戌者元祐九

年也阿房宮賦石刻有師雄跋立於元祐八年亦稱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本傳云為陝西轉運使蓋脫

副字宋時外任差遣資錢者加權字尤淺者則稱權

寒泉食是得其中而眾所歸者也既鹹而不食則失井

之道也井道既失眾所不取也故多捨棄舊井而改卜

其地求發泉源之甘醴者則未嘗有如其意者也有香

城院直府庭之東南隅千步而近院處諸梵宇之甲者

僧徒童行官客僕從日不減其數百人舊井一十一空

水之所供浴室廚爨澣濯馬廄秣飼之事崇朝及暮用

汲無窮厥味甚不甜美久厭其食跋共來請於主僧智

海師曰願改卜地以成井以足大眾茶葉之用海師齊

肅誠意乃即其請越三日集僧徒行浮屠教之法事於

大門內東垣下後以杖卓其地命匠者具畚鍤興工二

日而井成其泉源沸湧澄然而甘寒宜其食也傍及左

右所居之民往來汲取養而不窮嗟乎非誠意精潔感

物之深者物莫肯應焉智海師戒律淳篤正心無我住

持修整執不瞻嚮以斯之應可謂師之行果者歟熙寧

七年正月晦日記

典座僧德安 維那僧德岳 書狀賜紫德崑 供

養主僧德越 住持沙門賜紫智海立石

鑄都武德誠刻字

按陝西通志香城寺在西安府城內錢局創自石

曾思遠禪師周顯德中賜廣福禪院宋仁宗更

發遣某官公事史書皆略而不書惟石刻一一書之

章案時以直龍圖閣知同州故有章龍圖之目白時

中官同州學教授亦史傳所未及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善感禪院新井記

碑連額高五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八分共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額題善感院新井記六字篆書在咸

京兆府口口善感禪院新井記

提舉與修白渠及專切管勾見行渠堰事宜奉郎守

殿中丞騎都尉侯可誤

文辭大師慧觀書

南山李元直篆

天生五材下民日用而不可不備惟水火相須之急洪

範弗得弗先或闕乎一黔首固以為生及乎用之之情

口不擇其精粹者也一事不精未有不思其更革者也

長安寔漢唐之故都當西方之衝要衣冠豪右錯居其

間連薨接禍僅數萬家官府佛寺道觀又將逾百計其

井不啻乎萬也然而烏鹵之地井泉惟鹹凡厭勝羞烹

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無一二焉又非井之用也井

之道上行而在及乎眾及乎眾則眾所歸也眾所歸者

泉寒而味甘也泉寒而味甘則井道之廣也易曰井冽

賜名曰善感然人恒以香城名之此碑標題云善

感而文內仍但稱香城蓋善感之賜名未久也

庵字樓

石高二尺六寸七分廣一尺四寸四分上刻書

庵字下贊七行行十字正書在咸寧縣尉龍寺

鎮成軍僧顯俊書

義靜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庵字所在之處一切鬼

神見聞者無不驚怖

太宗皇帝贊

鶴立馳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門弟子無人識

穿耳胡僧笑點頭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

立石

大宋丁巳熙寧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師刊

表忠觀碑

碑共四面石兩面刻各高一尺五寸八分廣四尺皆七

行其一面五行行皆十八字正書在錢塘表忠觀

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

騎都尉蘇軾撰并書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

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

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璿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同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襄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釀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寶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壙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

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埠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并昧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蒼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秀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嗟如神人玉帶璽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員甫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喪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維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元豐元年八月甲寅
觀在杭州龍山宋郡守趙抃以五代錢武肅王墳廟蕪廢請于朝卽龍山廢刹爲觀賜額表忠東坡爲碑

銘山堂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墓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宮爵崇奉迨於大明燬火自若納叛之後圭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中而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爲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改歐陽氏懋筆未盡徵也 兪州山人

推尊文僖公甚至歸田錄所記惟贖珊瑚筆格一事稍短於明察然亦不失爲厚德其他若好讀書若不得於黃紙書名皆佳事好讀書尤爲不易及何得云非美談武肅乃文僖曾祖有何大怨直至上誣及歐公會同謝希深遊嵩嶽歸抵香山錢公遣歌妓往謂因挾一妓爲錢公所恃尤非文僖固不純亦不因歐公言損品大抵凡子孫類爲祖父護前稱道微末至怨遂歸焉文人負謗皆緣此近世尤甚凡頌人必得如孔頴乃滿志若止如孟子與云有圭角卜子夏云見紛華而說亦卒不快矣但不意兪州公亦未鑑錢氏對說 跋

觀中碑今已重摹摹窠大字與醉翁豐樂記同法而更加嚴重若以飾園屏信偉觀也荆公與長公極不合乃獨稱許此文可見古人服善宋人言荆公初見時極擊節連曰此何語也數次繼乃曰此三王世家也潘子真又謂公云是漢與諸侯王年表此兩語皆是似三王世家是形似諸侯年表是神初據形言久之乃悟其神耳文得於神斯善法古矣武肅王草莽英雄事不能盡善惟知安心待真主始終臣事中原故能保其封疆耳其不填西湖亦是此意司寇據錢氏私誌謂五代史係歐公對筆恐未然歐公平日

右表忠觀碑凡八片今存四片又失其下截每行止十一字然筆法方整俊偉比之蔡君謨有過之無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石在杭州府學乾隆辛酉歲掘地得之湖上錢王祠有明人重刻本文雖完好特優孟之衣冠耳 酒研堂金石文跋尾
表忠觀碑余向見三本一是嘉靖三十六年郡守陳公重摹本一是陳吉士所鐫行書本卽王衡跋所稱字僅拇指大者也最後始見原碑卽府學掘地所得者三本互校皆微有不同如蘇賦撰并書吉士本無

并書二字二十有六吉士本作廿有六銘詞未視此刻文陳柯本作觀此刻本吾友陳以剛又言而蜀江南板本作西蜀江南不知所謂板本者又何本也今原碑已蝕無可據矣原碑舊在龍山不知何年移置郡岸以臆度之當與石經同時之事 國朝乾隆五

宋文藻傳

年余教授剛得於泮宮後石原四片八面今出土只得二片一面嵌壁揚者不得其全乾隆乙卯歲適杭嘉湖道秦公瀛糧儲道張公映璣來觀無錫錢立羣泳即力言之乃昇至觀中與嘉靖重摹本同列千年名蹟位置得所亦時會為之也
按表忠觀萬歷杭州府志宋時觀在龍山照寧十年知杭州趙抃請於朝建題名表忠觀蘇軾作碑記即此碑也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內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摹立石此則明時重摹本在今錢王祠者也今之錢王祠在杭州府城湧金門外柳浪聞鶯之南靈芝寺之左亦名表忠觀雍正五年 勅封錢王為誠應武肅王于是總督李衛重建今祠表以石換題曰功德坊取陳柯重摹碑補缺者二十六字而自為跋以識于碑旁考表忠觀碑有四本其最初者本四石兩

因院者為觀以下俱缺蓋表忠觀碑之現行于世者大凡有此四種今所錄者取府學出土本而以陳柯重摹本補其全按碑文東坡文集及宋文鑑並載之而校其互異之處如忠獻王仁佐集鑑俱作忠顯吳越地方千里鑑作一千里墳廟不治鑑此上有而字曰妙因院者為觀鑑無者字我維行之鑑作我繼玩文義似集鑑有訛衍當以碑為正也東坡先生年譜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在徐州任但載八月癸丑黃樓落成而不敘及撰此碑是年譜漏略宋史趙抃傳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神宗立召知諫院未幾擢參知政事奏論新法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等輔表熙寧三年四月己卯趙抃自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此碑載熙寧十年十月抃猶知杭州但系銜加大學士與表不同蓋出知杭州已八年矣東坡撰此文祇敘抃之奏而加以銘辭不自述其所以撰文之由且係在徐州任並非守杭州不知何以荆公題跋云子瞻守杭州作表忠觀碑恐此跋亦係誤傳也

海公壽塔記

宋十五

面刻作行楷書字大四寸每石每面六行行二十字元豐元年之旁尚有小行書兩行其一行云表忠觀碑總四片面背刻字 第二行云匡護而樹之此碑遂 錢文瀚蘇軾云蘇軾表忠觀原碑舊在龍山觀內元初西僧楊璉真伽悉葺碑石發塔基抗郡碑石為其所災者已大半矣此碑乃正德十二年御史宋廷佐與宋高宗石經同遷于郡岸 國朝乾隆二年諸暨余羅村諱懋棟教授郡岸秋暮蘿村同年趙石函來寓循視頽垣下微露石椽掘土獲斷碑二即表忠觀碑也一時題詠甚夥後嵌于郡岸壁者幾年又倒仆于名宦祠者幾年歲乙卯重修表忠觀落成此碑自郡岸移來樹于今表忠觀左廡此東坡手書初刻之碑也其次則明太守陳柯重摹本在觀中右廡又其次行書碑見王衛綏山集陳子吉士出所鐫文忠行書碑文字僅指大者又見王荆公題跋云子瞻守杭州作表忠觀碑余退老鍾山忽復見過同憩法雲寺子瞻忽已寫一通字字欲飛袖之而歸者也又其次小字表忠觀碑見竹垞金石目云在杭州府學僅二小石其巨類以龍山廢佛寺曰妙

碑通額高五尺七寸八分廣二尺九寸三分一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處字縣

有宋永興軍香城善感禪院主廣慈大師海公壽塔記 宣德郎守尚書虞部員外郎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騎都尉賜緋魚袋王頤書

狄道李元直篆額

大師名智海字濟叔姓劉氏耀州三原留民家子也生於祥符三年庚戌之歲既滿月張慶席會親于家有善相者曰此兒異日非塵埃中物但幼幼多患而不利所天耳甫八歲果得疾未幾而父先朝露母王氏事佛尤篤日常一食以求其安越三年夜夢梵僧撫師之頂謂王氏曰此法器也亟歸諸釋氏則其病自愈翌日王氏焚香像前稽首而諾之月餘病間天聖元年始辭家入長安依香城主僧承瑜習浮屠法八年去氏削髮明年受具為比丘從而植學經論之場左右采獲深達義趣加之性行醇謹多為宿德之所推許未幾舉充慶安寺主繩眾以寬集事以動上下稱治由厥師順寂還院充維那紀綱不紊賓主胥悅尋以本府表嘆闕員又補師以尸其局皇祐三年 殿前大尉許公懷德德師素深遂薦章服嘉祐四年又領府命主澄符院事熙寧三年 府尹左丞錢公明逸謂百塔興教禪院管賢之遺

迹古都之上遊宜於諸寺擇高行僧以董其衆師首膺其選僉謂得人居凡二年度門弟子七人以善感主僧承誥化去乃徇衆命歸嗣院事其爲治也安而不擾簡而有成嘗患院之舊井鹵不可用一日領其徒於中門之外東北之隅以下井地恪誠再拜祈佛冥加果得甘泉感涕清冷 殿中丞侯可記之詳矣師能以四攝歸人故輔翼之備樂宣其力致院務多暇披覽具書手不釋卷閱大藏經一遍法華金剛經各周一藏並營蒲塞以慶之既而名聞上都美傳戲里 都尉王公執奏享廣慈以旌行業師嘗念新新生滅馭於韓馬豈以後事累其徒耶乃於萬年縣龍首鄉澆水之西原預卜葬地壘塔既成走介抵洛丐余文以次其實余兩遊長安皆館師之院粗稔其迹故直書不諱也自祥符庚戌至元豐戊午師之壽六十有九師之屬四十有九兩院度門弟子共二十六人後之可紀者非余所知在師之賢二三子而續之云時元豐改元秋九月重陽前一日寓三陵永昌院文辯大師慧觀記

師弟賜紫沙門德昌立石 安民師刊

按善感禪院有新井卽海公所開碑見前卷此碑叙海公主善感時亦述其開新井事與前碑合撰

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水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聖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其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威鉅野衝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汗澤上者爲沮洳民爲負籠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徇徕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壙之摧敗呂梁頹巖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狀而不進環孤城而爲海舞舞龍於隍壑闕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舞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敢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昃水泉縮以自退接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禽聽瀟瀟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縹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

記者慧觀卽前碑書丹者也篆額之李元直則兩碑皆同東坡常稱元直字通叔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錐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

蘇轍

賦四紙寬窄不一一廣二尺九寸五分一廣二尺七寸一厚一尺九寸五分一厚二尺一寸五分各高八寸三寸五分共三十四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銅山縣

蘇轍 賦四紙寬窄不一一廣二尺九寸五分一廣二尺七寸一厚一尺九寸五分一厚二尺一寸五分各高八寸三寸五分共三十四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銅山縣

爲帶平阜衍其如席柔軒舒乎施飾畫阡陌之從橫分圓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靈巖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龍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巒乎待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翹鬼表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坳傷心極目麥孰禾秀離離滿隰鴻羣在白鳥孤沒橫煙澹二俯見黎曰北望則泗水波漫古汴合焉匯爲溝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鳥鳴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涌於青嶂陰霧爲之辟易窺人竄而直上委餘形於沙磧激飛極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洵洵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滌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如林攢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黃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益將問其遺老旣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憫河決於曠昔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於終日於是家容釋然而笑頽然而醉酒傾月墜扶携而出

按東坡先生年譜熙寧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元豐元年戊午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敕記并刻諸石為熙寧防河錄迺即徐州城之東門為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今此碑無建立年月計樓成作賦當在元豐元年九月以後矣樂城集與宋文鑑皆載賦然集本是以明刻有不同處尚不足據文鑑是仿宋刻始取以互校而著其不同者熙寧十年七月乙丑鑑作秋七月八月戊戌水及彭城鑑作彭城下完室隙穴鑑無完字九月戊辰鑑作戊申調急走發禁所鑑作調急夫發禁卒載糗餌以濟之鑑作振糧梁楚受害二十餘歲鑑作二十餘年斗酒相屬鑑作中酒相屬俯見秦曰鑑作落日金鉅涌於青嶂鑑

涌作薄前則項籍劉備鑑作劉戊猛士如林鑑作成林環臂長嘯鑑作振臂朱闌青黃鑑作青樓以變化之無在鑑作知變化付杯酒於終日鑑作以終日頽然而醉鑑作就醉酒傾月墮鑑作河傾扶攜而出鑑作攜扶益碑無書人不知何人所立或不能無誤而文鑑亦有傳刻之訛宜兩存之不能定其孰是也河決澶淵賦序作七月乙丑年譜作七月十七日宋史神宗紀作七月丙子遼史朔考是年七月己酉朔乙丑正是十七日賦序年譜合也丙子是二十八日則本紀為不同殆閏之朝廷有遲速耶年譜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賦序云八月戊戌水及彭城是月戊寅朔戊戌是二十一日也至九月戊辰文鑑作戊申是月戊申朔戊辰在二十一日水已及徐州城不應相距一月始塞東西北門自戊戌至戊申十日而水甚宜矣則文鑑不誤而碑論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 諸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跋

宋十六

渾王廟記

石橫廣二尺四寸四分高一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宜川縣

尚書屯田員外郎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郭仲益書

自古忠義之士立功於一時其心未必皆欲求聞於後世然到于今有廟食而不絕者是蓋有德於後之人雖載在祀典而歲月磨滅猶恐其名之失傳尔丹州舊郡即唐 忠武渾王故封也廟直州之東財二里兩崖間題之曰閩王廟前守王內口克嘗取本史新傳以載於石今 左藏高侯守丹之明年春以謝雨至祠下顧視徘徊且謂僚屬按新舊書王未嘗以閩封又閩非國名特閩與渾聲近之誤尔乃改榜為渾王廟 高侯通古今善辯論尤勇於為義如王之稱不正者久矣一旦遂正之使其方所得而正者其決當如何

元豐二年三月初九日

左藏庫副使知丹州軍州事騎都尉高渙立石

廟在鳳翅山上在今縣之東南五里文云廟直丹州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終

之東二里在兩崖間者唐舊治也舊誤為閩王廟以閩渾聲近後左藏庫副使知丹州事高渙為之改正唐民撰文以紀其事 關中金

按渾王即渾瑊兩唐書有傳稱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為皋蘭都督父釋之封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歿城年十一善騎射事德宗屢立戰功絲樓煩郡王徙咸寧咸寧者本丹州縣各唐置周廢宋初復置太平興國初省入宜川碑故云丹州舊郡即唐忠武渾王故封也忠武乃瑊卒後所加之謚尚非宋封唐爵祇郡王宋元豐三年八月以禱雨有應乃即以謚為封號特封為忠武王有牒見下碑

渾王廟牒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八分廣四尺一寸三分共二十五行大字行三十二字小字行六十一字牒後有王項題記額題勒封忠武王碑六字正書在宜川縣

中書門下牒

淮南節度推官知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題額

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丹州奏狀當州據宜川縣狀申照會近於今年二月中為雨雪總潤本州准都轉

通司牒准朝旨名山靈祠委長吏精虔祈禱尋 知州左藏平州縣官吏親詣本州鳳翅山唐忠武渾王廟精虔祈禱迎聖水赴州應期得雨潤深一赤苗種並皆霑足檢會渾王名城唐時封本州咸寧郡王其廟今土俗呼為渾王土地廟內有聖泉病者飲之亦多得痊愈今來依准朝旨祈求又便獲時雨之應顯是祈禱靈驗檢會熙寧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號者當以名聞內雖有爵號而褒崇未稱者亦仰聞奏本州勅會渾王名城在唐朝常立大功遂封本州咸寧郡王廟食至今不絕凡有所求悉皆應驗近以雨雪愆潤本州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承准都轉運司牒准朝旨訪尋管下名山靈祠委所在長吏躬親精虔祈禱州司尋帖宜川縣勸會據本縣狀申今州界有鳳翅山渾王廟神靈兼有聖水可以祈禱本州知州左藏庫副使高渙於當月二十三日躬親往詣精虔祈禱及迎聖水赴州至當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月初一日初二日共四次降雨一赤民田高下普遍足百姓歡呼豐年有望兼勸會至和二年自冬至春不雨有知州內殿承制閣門祇候段隱禱於祠下尋獲嘉應為文祭饗刻石在廟前後公私祈禱並有神驗委是一州之內靈祠且朝廷

賞典必有功德被於民者然後行之況渾王城生有勲勞已褒崇於勅號沒而英顯能福祐於州民今據宜川縣狀備錄在前伏望朝廷特霽殊恩別加徽稱使其忠義之竟不獨受榮於前世矣具狀奏聞候
勅旨狀前批送當院者當院看詳咸寧郡王廟圖經所載祈禱有應緣自唐加封王號聖朝未曾褒崇合賜改封王號伏候
勅旨
丹州咸寧郡王廟
牒奉
勅古之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微福以利乎已也蓋神之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眷言靈祠奠彼邦服比因旱熯嘉澤應祈有司請焉宜有昭答疏爵錫號顯揚神休宜特封忠武王牒至准
勅故牒
元豐二年八月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 偁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 珪
工部侍郎平章事吳 玠
元豐二年八月三十日

守宜川縣王簿馬安國

守司理叅軍寇臻

守司戶叅軍劉伯通

三班奉職監酒稅崔之平

右班殿直監酒稅賀宣

軍事推官權管勾通判公事王立賢

右班殿直管界巡檢張珏

左侍禁兵馬監押王安

前潞州上黨縣主簿指教方田朱定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驍都尉平原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高煥立石

余熙寧中充本州都知兵馬使時太守高公煥葺茲靈祠嚴乃神像命余督工於此因勒姓名于石至元

豐初余方以勞受祿遂踐仕途從神帥經略深入虜庭討蕩比月保全而歸濫還資級建中內任環慶將

副擊疆擣虛累至戎境監着州還愷告功亦累被

聖澤豈不賴 明神 祐乎今孽家躬祀屈指往事

已二紀餘矣傷時口徒不覺慨然乘興濡毫謾紀歲

月時崇寧改元九月十五日西作坊使差知德順軍

水洛城王碩勉之頌

碑側 側廣四十五行字 數與碑小字同

中書劄子

丹州咸寧郡王廟已降

勅命特封忠武王

右奉

聖旨宜令丹州差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所有勅牒仰本廟收掌應有合行事件令太常禮院檢會施行劄付丹州准此

元豐二年八月八日 押

按陝西通志稱渾城廟中有惠澤水歲旱禱于此

此牒所載聖果者是也牒後列銜三人署姓不署名曰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者蔡確也蔡不署

珪也工部侍郎平章事吳者吳充也餘皆丹州屬

官無可攷碑書一尺作一赤古通用字方田之法

宋史食貨志載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修定

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

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

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於黑爐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此碑列銜內有朱定官潞州上黨縣主簿而以指教方田系銜即所謂縣委令佐分地計量者也

龍井記

石高七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四分十八行行四十字或三十八三十七字不等行書在錢塘縣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吳赤烏中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經其地當西湖之西湖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中泉也每歲旱請雨於它祠不獲則禱于此其禱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靜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草木名花之所附麗龜蟲魚鳥之所紆餘而成交陰晴之中各有異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湖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之間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兜馬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居而踞阻內無塵暑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發也不苟則其施也有無窮龍井之德有至於是者則

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并龍井之事全矣余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為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為君再書以附之

魏翁家藏

按此記米芾書者原碑已佚今所存者明董文敏補書今取西湖志所載此記校之互異之處甚多然恐各有訛誤不敢據志以改碑其小有增易之字無關文義者不具論姑舉其大者如碑云實深山中之泉也志云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碑云草木名花之所附麗龜蟲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志云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碑云以浮圖環而咒之志云以浮屠法環而咒之碑云含陰陽之和志云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碑云何以於此志云又何以加於此此數處似碑顯有脫誤而志較優也宋史本傳秦觀應舉為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此記云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師於山中不言官定海又無從攷其親之因何在越然其過錢塘則當在是時也西湖遊覽志載其遊龍井寺記云元

其為龍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才大師自天竺謝講席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唐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於井旁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圖環而咒之庶幾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有龍耳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唐訪師於山中師杖策送余於風篁嶺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含陰陽之和推其緒餘以澤萬物雖古有道之士何以於此蓋為我記之余曰唯唯

淮海蔡觀為才大師撰 楚國米芾書

雲間董其昌為方伯斗垣周公臨

此文見淮海集龍井有此碑乃米元章書今已不復存但有方圖庵記余做米法以補之子戊元正晦秉燭記 其昌 錢塘門人金嘉會摹勒上石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於前以便讀者記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尹君之意雖為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

豐三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然則撰此記即在元豐三年矣米芾傳生平未嘗至杭西湖志名賢亦不列芾名其書此碑不知其何因姑存而不論辨才有傳見咸淳臨安志云元淨本姓徐字無象於潛人十歲出家受業於慈雲年二十五賜紫衣及辨才號沈遵沿杭命住上天竺增室萬礎重樓傑閣冠于浙西居十七年有奪之者遂還於潛逾年復歸天竺趙抃贊之曰師去天竺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留二年謝去老于南山龍井之上精修行業元祐八年示寂壽八十一由元祐八年逆推至元豐二年是其退居龍井壽聖院得十五年壽聖院俗稱龍井寺西湖遊覽志云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募緣建為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書云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咸淳臨安志龍井山川勝槩一時呈露而二蘇趙秦諸賢皆與辨才為方外交名章大篇照映泉石蓋此記亦在內矣

閻使君祠記

石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一寸五分十九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宜川縣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口口口口在三堡原唐高宗永徽辛亥 閩使口口

口口口口地狹而峻遷於丹陽川之口昭宗景口口刺使

王公惜其德施於人而名晦不顯因訪口舊得使君故

塋於西嶺構屋而祠之并刻其記口豐戊午今 太

守高侯下車謂其祠殆不忍視雖記石尙毀剝賴可辨

遂命復葺并修其墳列木以環之將續其記且曰舊文

殘缺不尔則無以見於後 高侯累守邊郡遇與人

講求利害事不啻若親任其責自到丹每顧視城堦樓

櫓常謂未盡口口口何暇應敵監司上其言 朝

廷口口自二月已起功復建言請接山城以備不虞議

亦垂下因思自永徽辛亥至今庚申實四百三十年中

間更幾守方無事時其相繼能遠慮者不知凡有幾因

記之并以告 使君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勳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高渙立石

按閩使君碑泐其名唐書惟閩濟美新書附盧坦

雙鈎黑線旁有王臨題字三行行書徑一寸五分

按此碑在濟南府城內舜井前歷城縣志稱舜泉

在舜祠東一名舜井即太平寰宇記所云舜井在

縣東一百步舜所穿之井也今之濟南在宋元豐

時為齊州與德軍碑故云與德城南也王臨史附

王廣淵傳廣淵大名成安人弟臨字大觀進士

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

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進安撫副

使歷知涇州廣信安肅軍名對還文階知齊州

碑系銜尙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史俱畧之

孫真人祠記

碑高五尺八寸四分廣二尺九寸

三十七行行八十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華原縣五臺山孫真人祠記

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而為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環

耀多山水其城之東有水曰沮沮水之東二三里有山

曰五臺其峯回環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間翹楚卓

立最出諸峯至絕頂者有之廟曰崇福觀嘗聞者老傳

傳舊書入良吏傳然係貞元時 非高宗永徽時

餘無有闕姓之在高宗時官宜川者陝西通志名

宦傳亦不載唐時閩姓之官監改守令者碑云得

使君故塋于西嶺構屋而祠之通志陵墓祠祀兩

門亦俱無致高渙宋史又無傳惟碑云地狹而峻

遷於丹陽川之口丹陽川即丹陽水亦即丹水在

宜川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出丹陽山東北逕丹陽

城東又東北合白水口又東入于河元和郡縣志

西魏置丹州因丹陽川為名太平寰宇記蒲川水

自鄜川洛川縣流入丹陽川玩碑文語意似係遷

城于丹陽川口者然通志城址條下亦不詳志乘

缺略如此識以備攷

郭恕先神在二大字

石高七尺三寸餘廣四尺一寸五分下截左偏

有王臨題記三行行廿三廿四字草書在崖城

與德城南泰山廟東廊壁上神在二字世傳郭恕先

之筆命意既異固非凡俗所能為者因模刻石以存

不朽元豐三年四月望日尙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

知軍州事上柱國王臨題

右刻神在二字字徑二尺七寸筆畫轉折處皆間以

夾密者山間之逕也及其至也老本枯枝屈地門

庭瀟灑殿宇崢嶸以至就高而為危閣依龕而為洞房

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臺崇福也陰森院落清

楚庭蕪像貌聳秀精神溫粹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真人

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則幽谷竊然而深

藏或上則山勢聳然而特立嶄巖險阻逕幾不通其回

旋數曲有洞邃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測其去廣也則如

字之斯大者真人舊隱之所也然舊隱之所去百有餘

步今尙存者殘碑壞碣或湮或滅不復究矣幸而近足

以取鄉里之詳傳遠足以有新舊一史之可驗參之以

考其所為禱之以質其行事庶幾為可紀焉故案唐史

云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始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通百

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而異

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

政以國子博士召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口聖人出

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聰視瞭帝歎

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回

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鄜陽公主邑司

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癩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之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癘賁山崩土陷是其癘疽奔風暴雨其喘之川瀆竭涸其樵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鉅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據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爲之君君尙欲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水小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欲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生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欺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

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盡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中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有若空衣時人異之時東臺侍郎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後先顯伯晚貴任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吾孫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尙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具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此皆新舊二史之文也至於耆老之所傳道家之所紀所載尤詳云自開元中復隱於終南山與僧藏者鄰谷而棲一旦有老叟老嫗詣僧藏所隱之處倉皇求救曰某等昆明池龍也有胡僧者利龍宮寶貨乘以天昇就池祈雨詎聞國家用法欲涸其池一日池乾水涸其寶貨卽爲胡僧所有某等當受譴於上帝願師憐之藏曰此事非吾所能爲也鄰谷孫處士有神僊變化之術可以禦焉汝速叩之龍如其言以其事白於先生答曰此誠末事但歸無苦僧當自遁矣龍旣歸昆明之水復舊而胡僧竄伏而之宅明日忽有人攜仙方而至曰

此非人間之所有昨日慈救之恩而珠玉不足以爲答某不免冒禁以獻之所貴酬報之厚爾其後交遊往來莫非有道達理之士忽謂先生曰所著千金方濟物之功亦廣矣然以物命爲藥書物亦多後功滿日必爲尸解不得白曰輕舉矣於是先生仍以草木之藥以代昆蟲鳥獸之命作千金翼三十篇篇有神僊方論以行於世天寶初竇宗吳處別殿先生乘術乘鶴而降白於上曰臣於峨嵋山南峯修煉丹石所關者武都山雄黃願少賜之以助爐鼎之用敕遣中使陳忠成實雄黃就山以賜之使至山下求訪信宿皆莫知其所以遂置雄黃於盤石之上焚香宣詔俄而見形謂使者曰但留雄黃當自取之石上有謝表請謹錄以奏王上視之果有朱書錄僅單字亦隨化不復見矣自是之後或隱或見人莫能測咸通末山下居民有子纒十餘歲不飲酒不茹葷葷父母憐其性善遂遣於白水院爲僧童子忽一日有遊山者自云孫處士趨步周遊旣而就座袖中出藥以授童子命而煎之旣至微飲餘者以贈小童童旣飲之便覺神爽須臾處士以歸小童亦乘空而去復視煎藥之器已成金矣時人異之此皆自古及今鄉里耆艾所共傳也夫真人之道上通天地陰陽盈虛之理下達

萬物性命消息之微先機逆數知來藏往則有幾於神或隱或見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極之外則有達於僊惟神也與道爲一而無方惟僊也與天地同久而無死無方故其道莫能測無死故其神莫能滅故世以爲神僊而後世之士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愛戴之又況夫處性澹泊而不爲利役操心寂寔而不爲名累者乎故今數百年之後高尚有道之士與夫大醫名藥所以爭相塑繪以歛事之而尙未息也郡人方俟景其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養性爲務常慕至人好求古迹因訪孫真人故鄉乃至華原因以居焉故其後子孫或以醫藥名聞於一時或以肆意不顯於當世至景之時蓋數世矣然尙不忘祖宗之業每遊真人故宅觀其遺跡甚慨然有感乃備私錢基構堂宇塑繪像貌經之營之僅費十餘萬而規摹方備孜孜勉勉爲力勤矣時嘉祐己亥四月畢工景之弟祐亦紹祖風而得真人方術秘錄及治心養性之術最爲多矣後二十三年忽一日訪叟曰有道者非稱則不顯有德者非彰則不明真人可謂有道德者也堂旣修而嚴奉之誠則至矣然無文以紀之則不足以顯揚至道美德非所謂仰慕之至者也強獻爲記獻忝與其子完爲友故不獲已而

書之雖然道不可以言傳非言則無以見道德不可以文顯非文則無以彰德至於一語默一行止豈加損哉本諸二史之記實諸好事之傳始誌其實而已元豐四年歲次辛酉四月初一日鄉貢進士王琳記

元豐四年歲次辛酉六月一日渤海萬俟祐立石
男進士完檢校寧寔亮同立石

真人生于華原以碩德隱操顯于隋唐間其豐功厚利拯濟羣生者于今六百年矣雖飛昇之久而一方有雨暘之求則昭應也如響病者有藥餌之請則對證而受賜其異跡顯狀焜耀後世若此故崇寧間賜廟額曰靜應封為妙應真人其後改為靜明觀而普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風焉故郡人乃俟景之先人自他州而徙居真人之鄉縣者已數世矣至景而自辦財力特為真人修堂塑像以表其欽事之意其後景之弟曰祐乃求文於里人王先生以為記其旨典實詳贍傳誦于鄉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狹小字畫纖細而祐之孫曰善深又恐歲月之久或致漫滅乃別鑿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記仍刻真人之像於其碑首使來者瞻像讀文以起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龜于真人舊隱之洞新碑既成善深求余敘其本末其

東坡集歸去來辭詩

石橫廣三尺六寸八分高三尺四寸五分作三載書每數十八行行七字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眉山賦書

子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為詩六首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自將迎雲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觴壺與世不相入膝琴聊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語香無倦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植杖日盤桓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未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首獨傲世委心懷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尋向時述有命今日悟無心亭內菊歸酒窗前風入葉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人未樂我獨與之遊

元豐四年九月廿二日

按東坡集歸去來辭五律詩今見於施注蘇詩在續補遺卷中有十首此但刻六首與施注本互校有不同者鄉老自將迎施作有逢迎去去徑猶菊

清信向善兼能不墜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豈可不為書之里人米孝思謹跋
大定九年歲次己丑七月乙卯朔初八日壬戌萬俟善深并弟衍重建

施碑座人進士宋九齡 同檢校人趙潤劉勉
進士易禧年王演 進士楊礪
畫像人杜穆
萬俟善深男端并彥同捨己財立石

華原劉紹彭刊

文云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為別郡曰羅其城之東有沮水水東二三里有山曰五臺為孫真人舊隱之地案今沮水在州城之西是城亦非華原舊架矣五臺山本名風孔山長安志云風孔山在華原縣東五里今山在城東猶二三里稽以道里以長安志為是碑云在水東二三里者恐非也碑又云有昆明池龍胡僧利其寶貨取去求救于真人真人因得其方書此事出西陽雜俎云胡僧利其腦非寶貨也續仙傳云千金方以救龍子得之與此說異今千金方書前有真人自敘惟言集古方書知此說近誕用以博異聞焉可耳
關中金石說

施作徑有菊注云一作猶清酒引觴壺施作引觴

壺膝琴聊盡歡施作聊自歡注云一作盡言語審

無倦施作言語委心懷樂天施作還樂天駕言鄉

路尋施作歸路尋老農人未樂施作農夫人不樂

互異如此竟不能定其孰是也東坡先生年譜元

豐四年辛酉先生在黃州其集歸去來辭詩年譜

不為敘及施注本續補遺又不述此詩之所由來

此刻書云眉山賦書後署歲月而無刻石題識不

言立於何所據寶宇訪碑錄云在陝西長安想有

据也書畫跋跋謂延祐乙卯彭澤縣摹刻後有題

跋六行是別一本又云王弇州司寇于文休承處

見佳臨本此又是一本墨林快事謂書之以遺契

順者弇州譏其以三錢鷄毛筆所書蒼潤軒跋謂

契順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此亦別是一本後

有跋云在淦謝繩正家後題彭鏞拜觀又鄒文場

金固同觀又云王汝玉刻石于潯陽又云此書極

佳摹八晚香堂恬然則摹本不一而總無有言及

長安本者姑詳識之以備攷
興教寺王峯軒記
石高廣俱二尺一十五分十八
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西安府

京北府萬年縣興教寺玉峯軒記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帥雍之明年出奉祠事道過樊川之興教寺 公命即其口以爲軒既而告成主僧晏

靜請議而名之口以謂滴水之源冠于樊口興教所據口口口俯大澤有岡分行以覆其前有林茂植以蔽

其後南有大山巒岷出列若屏幃環口擁抱口於軒前其名曰玉峯山樊川自韋曲口東口口兩岡至此則

原隰平口山水秀麗有若下巖口而遊乎廣莫之野出巫峽而泛乎洞庭之淵襟宇翛然瞻顧無闕登之者足

以騁懷於界外口目於太虛矣雖宇宙之大品類之眾遺形反照有以寄一於無窮則口軒之意豈止於斯而

已哉至其夷曠口樂疎通明遠亦足以見 公之口焉是軒之成不可以無記也口題之曰玉峯軒云前河南

府法曹叅軍權縣事陳正舉記 元豐四年十二月一日

口口閣直學士朝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呂大防

興教寺舊在樊川呂大防帥雍奉祠事而道經于此即其地爲軒題曰玉峯今記後署銜龍圖直學士朝

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有連理木而獨不及此雙早焚此碑完善不泐一

字存之可以補通志之漏畧 謝卿材饒益寺題名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尺九寸七行行七字正書在朝邑縣朝散大夫臨淄 謝卿材仲適元豐癸亥被 詔自

歷下移守馮翊三月二十六日過饒益寺題 住持賜紫智欽 立石 蒲人焦元亨模刻

按謝卿材見續通鑑長編載元祐八年二月淮南等路發運副使謝卿材知相州又樂城集有謝卿

材自陝漕徙河北轉運使告辭此皆卿材之歷官也東坡詩集有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札使

詩即卿材也舊注蘇詩皆缺今馮應榴注極詳癸亥爲元豐六年題云自歷下移守馮翊又可知其

元祐以前之官矣 方圓菴記

碑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七分十七行行四十八或四十九字行書在餘塘縣 杭州龍井山方圓庵記

天竺辨才法師以智者教傳四十年學者如歸四方風靡於是晦者明室者通大小之機無不遂者不居其功

不宿於名乃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求于寂寞之濱得

事較宋史本傳除龍圖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者爲詳然記言雍州而傳言秦州則記者以古疆域名之也 金石跋 授堂

溫泉雙皂筵行 石高二尺八分廣一尺八寸四分共十八行行十六字行書在臨潼縣

衛尉寺丞知臨潼縣事陳叔度 綠葉森森迎曉日雙雙暗結秋霜實乾坤造化借風流

陰靈滑稽爲誰匹一蒂雙葩心兩同風刀雨練神其功中官始奏獻奇異祥圖瑞牒揮毫鋒四海萬方只一株

縹以周墻百丈餘從此宮娃共爭取攀援棘刺血羅縠採得溫泉奏金童雲堂凡眉紅玉暖合歡堂前此物生

上皇却笑天機淺 皇祐中 吾先君作宰是邑政務清簡時多暇豫客

有至者相與登遊覽古終日忘返以至發於吟詠形爲歌詩故見於家集者華清之作爲尤多元豐中西

師之役邑令以召命之涇原正舉承乏于斯於靈泉觀梁棟間有故榻存焉觀之則 先君所爲雙皂筵

行也觀主郭居隆請款諸石以永其傳元豐五季秋七月十有一日安化陳正舉記 道士梁宗道刊

按陝西通志華清宮四聖殿東有怪柏朝元閣南龍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守一往見之過龍泓登鳳篁嶺

引日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羣峯密圍濱口口不蔽翳四顧若失莫知其鄉遂巡下危證行深林得之于烟雲髣

髴之間遂造而揖之法師引予並席而坐相視而笑徐曰子胡來予曰願有觀焉法師曰子固觀矣而又將奚

觀子笑曰然法師命予入由閣經寢室指其庵而言曰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祝髮以圖其頂壞色以方其

袍乃欲其煩惱盡而理體圓定慧修而德相顯也蓋溺於理而不達於事迷於事而不明於理者皆不可謂之

沙門以制禮樂爲衣裳至於舟車器械宮室之爲皆則而象之故儒者冠圓冠以知天時履句屨以知地形蓋

蔽於天而不知人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皆不可謂之真儒矣唯能通天地人者真儒矣唯能理事一如向無異

觀者其真沙門歟噫人之處乎覆載之內陶乎教化之中具其形服其服用其器而於其居也特不然哉吾所

以爲是庵也然則吾直以是爲遠慮尔若夫以法性之圓事相之方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

制則圓蓋而方址予謁之曰夫釋子之寢或爲方丈或爲圓廬而是庵也胡爲而然哉法師曰子既得之矣雖然試爲予言之夫形而上者渾淪周徧非方非圓而能

成方圓者也形而下者或得於方或得於圓或兼斯二者而不能無悖者也大至於天地近止乎一身無不然故天得之則運而無積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而地方人位乎天地之間則首足具一者之形矣蓋宇宙雖大不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跡故凡有貌象聲色者無巨細無古今皆不能出於方圓之內也所以古先哲王因之也雖然此遊方之內者也至於諸法同體而無自位萬物各得而不相知皆藏乎不深之度而游乎无端之紀則是庵也為無相之庵而吾亦將以無所住而任焉當是時也子奚往而觀乎嗚呼理圓也語方也吾當忘言與之以無所觀而觀之於是嗒然隱几子出以法師之說授其門弟子使記焉

元豐癸亥四月九日慧日峯寺一記不二作此文成

過子愛之因書 鹿門居士米元章
此米字之最奇聲合作者乃以庵之增修好事者適得米老舊榻以捕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潢者錯其先後遂據之入石虎林遊人如織真有為之是政者余早得此本亦以為裝家誤旋八杭摩娑石下依然誤也因另搦一帛為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詢一公為僮胡顛士為糊目矣欲再一正其石而勿勿北歸

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為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万里情
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清意瀟灑
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誼誼箴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
橋畔俄逢兩負薪擊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駟驢扶策輪
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朝雨泥輕塵
客舍青靑柳色新主人與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
慇懃一曲歌未闕歌者背面沾羅巾酒闌童僕各辭親
結束鞦韆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
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
畫出漁樵有深意為道世間離別人若箇不因名與利
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炬赫朱門當巷陌
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
靜鏤園林鷓對語密穿堂戶鷺鷥回試問主翁在何所
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
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箕嶺下
更看築室頽河隈憑君傳語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陶淵明歸去來辭文不錄

按此詩不著作者姓名宋史張舜民傳舜民字芸叟自號浮休居士則詩為張舜民作也舜民中進

當除此恨因識于此墨事

按西湖志方圓菴在龍井延恩行慶院即壽院但載楊傑張雨二詩而不載此記惟碑碣門載此碑名云有萬歷丁酉仲夏知仁和縣事晉陵口口跋今此榻失去後跋致杭州府志職官志仁和知縣胡澄武進人萬歷二十一年任當即其人

第一山字

碑高八尺五十七分廣四尺五分行書在蓋屋際

米芾書

第一山

終南山古樓觀道祖說經臺立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石墨鑄華

第一山芾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偉秀麗在盱眙縣此

其摹刻者也考樂錄事

李伯時畫陽關圖石橫畫二圖統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兩載下載皆圖上載一寫陽關圖詩四十八行行八字一寫歸去來辭後半已缺僅存二十二行行七字正書

京北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

士第哲宗初以司馬光薦為館閣校勘則哲宗以前未入仕也此詩題稱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為繼其後安汾叟不知其人臨洮幕府者据宋

詩紀事戴舜民詩有西征回途中二絕後引東坡題跋舜民通練西事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二絕句云云宋神宗本紀高遵裕為環慶經略使在元豐四年時舜民當在其幕府五年正月遵裕被貶為郢州團練副使舜民因從之而回則此詩當作於幕府將同時矣遵裕傳初知通遠軍其時安撫使王韶復洮隴取河州所謂臨洮幕府或即王韶而安汾叟與伯時芸叟同在高幕赴辟將行因有此畫與詩也玩畫陽關圖命意及舜民詩與書歸去來辭似送者皆有不得意之象則遵裕被貶而回也宋詩紀事載此詩采聲畫集非据此碑今彼此互校惟二字不同亭下誼誼箴車馬紀事作亭亭慇懃一曲歌未闕紀事作歌者闕似石刻較勝伯時作畫并詩今伯時之詩無從考矣碑無年月及刻石姓名考作詩約在元豐五年因附之

韓魏公祠堂記

碑高一丈四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一
十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為
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心之去思亦不可廢
也然年時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屬
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徵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
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
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 語以淮南節度使司徒
兼侍中韓魏公為河北巡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公既至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閔
其勞忘己之勞 居者以安流者以遠飢者以充乏
者以足羣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
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相與立祠
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於相州魏人
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
逢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及作佛事未嘗少懈噫
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
海內功施後世者亦普知之乎公為相十年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 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
危疑苟利 國家知無不為若濡水之赴深壑無所

勸農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柱國馮翊郡開國

公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

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護軍河東

碑下半漫滅缺書人名以字體知為蔡襄筆也琦廟

在書錦坊

按碑載溫公集以石本校之民或為之生祠集本

無民字皆發於人心之去思集本無心字公既至

集本無至字及作佛事集本無及字盡心力以事

君集本無心字餘缺字皆如原缺以溫公集世皆

知之不必補贅也魏公宋史本傳云在魏都人為

立生祠即指此事然碑既立於大名不檢何以重

刻此文於書錦堂之陰初疑前明人摹勒為之及

攷韓魏王新廟碑元高書訓所撰也已云歐陽司

馬二公之記蔡端明之字光啟萬文照映千古云

云是溫公文在元時已置此矣河朔訪古記韓魏

王廟庭西畫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葺而刻蓋

魏都生祠碑轉摹於此石之陰當以此時也碑後

題銜凡三皆殘缺有馬步軍都總管銜嘉泰會稽

疑 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始非明哲之所向也公歎曰此何言也

凡為人臣 盡心力 死生以之 顧事之是非何

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驟不為哉聞

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 光 三后大濟艱難使

置天下於太平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

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為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

毀非有大功於 社稷為神祇所相祐能如是乎然

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

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

享祀無窮也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為記

將刻於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

敢不自量顧魏人之 又欲以其所未知者

論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陳水司馬光記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冀州諸

軍事冀州刺史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内勸農使上柱國廣陵

祿開國公食邑二千口百戶食實封口口戶

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内

志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步署英宗即位遷御

名改稱都總管其後守臣兼一路安撫使者皆帶

馬步軍都總管此二題銜在元豐七年正以避諱

不稱都步署至所帶銜亦由大名河東各為一路

故蒞安撫使者循之

粟子山題名

石高廣皆二尺六寸八行

楊世長李希呂昭 邢綬馮建康宣趙洗侯威劉亨達

建蘭育徐京馮規同修奉 神宗皇帝山陵轄兵

粟子山般運石段常由是邑元豐八年七月既望謹題

記歲月 霍希範刻

億按修奉神宗山陵諸臣題名自楊世長而下凡十

三人官爵史無可考蓋皆小臣奉使者故不具書也

按神宗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崩十月乙酉葬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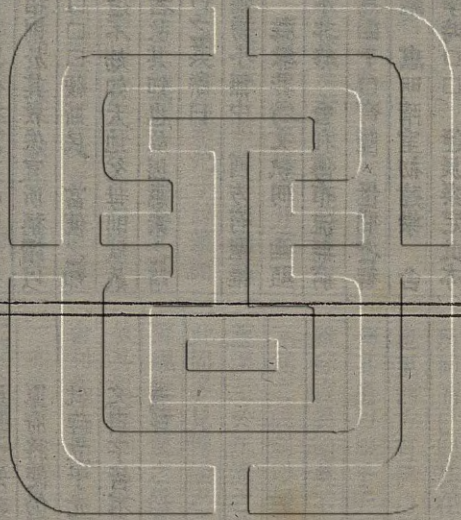
永裕陵故修陵在七月也然神宗廟號以九月戊

戌加上此當七月已見於題記殆上謚冊在九月

而廟號蚤定中外皆知故得先書於石即神宗陵

在九山東北麓九山今名白雲山在鞏縣西南七

十里粟子山者攷偃師縣志有委粟嶺在縣西南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諡

宋十七

薛紹彭書樓觀詩三段

石橫廣二尺二寸四分高一尺四寸三分共十三行行八字正書在盤屋縣

留題樓觀

國子博士監上清太平宮薛周

結草終南下雲蘿一逕深入窮支始跡誰到伯陽心古

木含天理清風快客襟勞車行計促空婉負長吟

至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元祐元年三月廿一日每監上清太平宮紹彭書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

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遺言惟紹彭

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

坡谷之後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

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

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謬漏其一書蘇子瞻

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

絕句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

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

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

之鑒精矣哉

案劉貞父彭城集中薛顏神道碑云孫三人次曰周

為駕部員外郎中歲謝事不仕云云與東坡詩語合

今讀此石刻詩知為未致仕前作也

又石橫廣一尺七寸高一尺三寸八分

共十一行行十一至六字不等正書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好是晚雲收拾盡

半天蒼翠望中來

自清平如郡彌過此元豐辛酉孟夏二十七日大中

題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

薛紹彭書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中刻詩共十九

行行八字上刻石庚吾等題名十八字並正書

王工部詩

常恨閑行少念忽離羣秋風尹家宅更得甕盤桓

右元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題

罷歸關令存遺宅羽駕真人有舊丘水石自舍仙氣爽

煙雲常許世人遊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纒滯去留

看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棲止占山陬

白蹄烏 平薛仁果時乘

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

倚天長劍追風駿足從轡平虜回鞍定蜀

什伐赤 平世充建德時乘

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一中箭

溫潤未靜客鉞申威朱汗聘足青旌凱歸 武宗道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

立陵後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

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

得唐陵園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

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暉跋云云其

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為歐書

刻石一為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

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抵牾乃爾今去

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即景叔亦云

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

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

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

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

不復見惟仲容之子仍有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

時乘由此益知唐史候以果為早耳距陵北五里自山

下往返四十里崑徑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論邑官做其

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延

高庫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羌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

為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

功游師雄景叔題京兆府醴泉縣尉刁玠書主簿蔡安

時篆額知縣事呂由聖立石

颯露茶 平東都時乘

西第一紫鸞驕前中一箭

紫鸞超躍骨騰神駿氣鬻三川威凌八陣

特勒驄 平宋金剛時乘

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

應策騰空承聲坐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拳毛騮 平劉黑闥時乘

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

月耀接卷天駟橫行弧矢載戰氛埃廓清

青騮 平寶建德時乘

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

足輕電影神駿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

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

詢遺意者可觀也

按游師雄所繪昭陵圖有紹聖元年石刻詳後卷

圖中六駿儼然在昭陵之後其馬贊舊題于石坐

東坡嘗得石本賦詩紀之此碑乃師雄重繪六馬

并贊刻石于醴泉太宗廟者太宗乘木駿以定天

下馬多中箭此圖皆摹繪不爽可見太宗不忌大

勳雖馬猶然而師雄表章之蹟亦非徒好古而已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共二十

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奉天縣新修渾武忠公祠堂記

進士安宜之書并篆

渾公諱瑊事唐三世德宗朝為中書令封咸寧郡王及

薨贈太師謚曰忠武 公少以材武聞唐自天寶末天

下擾攘 公嘗從李光弼郭子儀平河北收復兩京及

擊吐蕃回紇皆有軍功然方是時人惟知 公智勇而

已及涇師亂德宗幸奉天賊臣朱泚以兵薄城四面矢

石如雨旬浹不解時李懷光軍未至外無此虻蟻之

助人心危急城幾陷沒而 公掘地隧以陷賊雲橋身

中流矢遠自握去披血猶戰卒能解圍然後又知 公

忠義大節有足向者嗚呼德宗持性不明任用臣下多

所猜忌至李希烈詐為 公書遣人問諒帝終不疑

公更賜良馬厚幣信任益固正元後藩臣跋扈上嘗始

息之惟知 公忠謹每有奏論不盡從可一以純誠待

公公本出鐵勒九姓之渾部嘗好書通春秋漢史故

能知忠義大節篤於自信有足以感動上意者亦以此

歟噫奉天之難闔城待死其危如俎上肉爾然邑民父

子得不屠滅者皆 公之德也今去 公三百餘年而

奉天竟無 公之遺迹使民可以思慕而不忘者良可

惜也 運判游公好古君子乃飭縣令使為 公祠堂

於縣園中畫像於其間俾斯民也登其堂瞻其像則如

甘棠之思召伯岷山之愛羊公豈不偉哉夫士大夫之

為郡邑而其治有及於堂室亭榭能不廢昔人之所為

雅致高躅者世已稱為好事蓋郡邑之有堂室亭榭人

嘗好治而不廢者此其地必為飲食宴樂與夫閒居遊

觀之所以飲食宴樂閒居遊觀者人情之所同好則不

患乎不治至於為堂室亭榭而人之所好或異於此則

往往廢壞而不治者多矣今 游公之俾為是堂也又

非人之所同好而 公力成之堂既完矣其久不能保

謁太史公祠題記

石高四尺九寸七分廣二尺六寸五分七行行十三字行書在韓城縣

其無壞慰又不知夫異日之所好能如 游公否也
公因命首書創立之歲月亦以俟夫後之同好者庶幾
茲堂之不墜而 渾公之德傳之於無窮也元祐五年
清明日門生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真縣事辛育
縣尉李士林
主簿王恂
知縣丞侯唐輔
右宣德郎知縣事錢景逢 京兆安民鏞

元祐五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詔書委所在長吏躬禱
境內名山大川將以戊午有事于韓城之 禹廟乙卯
道出少梁恭謁 太史公祠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田
漸觀察判官高士乙知同州事邵龜題
是不著書人姓名字體瘦勁與游師雄墓志略同應
卽卽書無疑卽字仲恭丹陽人嘗授筆法於蔡元長
元長教以學沈傳師者文云元祐五年春不雨未紀
是年二月辛丑罷修黃河癸卯禱雨嶽濱罷京城
濠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四月甲辰呂大防
等求退不久丁巳詔避殿減膳諸所書皆以旱故也
攷是年至五月始得雨紀于二月書禱兩岳續而是
題四月猶有事禹廟則其往復遣官禱祭情事可知
攷史是年正月丁卯朔二月有丁酉不言朔當是二
日則辛丑爲六日癸卯爲八日丁未爲十二日也四
月丁酉應是三日甲辰爲十日丁巳則二十三日史
于三月亦著丙辰朔台大小餘之列亦無誤 關中金
石記

按今之乾州宋時謂之醴州所屬奉天縣卽唐德

宗幸奉天朱泚以兵薄城渾公掘地隧陷賊身中

流矢卒能解圍之所也宜州縣已有渾王廟碑見

前卷宜川是其封地奉天則其見功之地至是始

得建廟陝西通志載祠在乾州南門內又引世法

錄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乾州同知史孟通言

唐忠臣渾城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保乘與全城郭

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闕甚非報功勸

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然則祠祀

至今不廢而於建廟之緣起通志略焉是未嘗據

碑而詳載之也

鄆州學田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字隸書
鄆州學田記 鄆州學新田之記八字亦隸書在東平州

鄆州學新田記

趙郡李仇書

鄆有學其盛口沂國王文正公其時天下郡國庠序未

設鄆雖有之而小陋貧口儒雅缺然王文正公以故相

爲吾州口爲士不知道義果不足用道義顧安出則大

作學買田聚書所口就士爲多而學遂以盛吾州之人

歌祠之至今其後亦數有名守臣頗能厲士學然學舍

之不治則久口能慨然悲其廢復廣口新之者自澶淵

井公季能之爲轉運使於東部也井公旣作新學闕頤

遂麗居者悅喜其明年改元元祐詔以龍圖口學士光

祿大夫吳郡滕公爲鄆州公熙寧初嘗以翰林侍讀學

士口爲吾州矣能教民使本西漢爲文章拔孝秀之民

一人曰王大臨爲學者迎師使授經增弟子之數實口

其人心去且十年 上知東人之思公也復以爲

鄆公下車卽入學延見耆舊諸生問政所設施諸耆老

儒生爭言新學成願苦在貧有田疇瘠食不能百生游

學之士或自罷去公聞太息曰教學養徒而無食可乎

則厚爲廩餼諸生問其所無而與之歲時齎金錢衣物

載般酒從之勞饜爲禮相與周旋士更感勸貧無歸者
得卒學欣欣樂其翹然秀出者使學官以其業來書

其姓名府中將薦寵之故一時英卓悉出俗化粲然興
於學先是汶水之陽東山之下有美田畝一金宜桑柘
麻麥官與大豪而薄其賦口根深坐旁小民歲歲訟不
解公曰吾學適貧不若盡以與之卽爲妻請得田二千
五百畝有奇與民耕口歲輸錢百萬是爲新田諸生言
凡新田之入實三倍於其舊亦盛矣又舊田浸久遠籍
書散亡昧不可見公使明直吏行視盡得之田益開治
豐好出粟賦錢皆厚以饒遷膏承乏學官略計一歲大
樂新田口入已足供之而舊田正可爲齋祠釋菜鄉射
飲酒投壺茲歌間燕獻酬之費耳始公請田章五郊而
士不知其後 詔可諸生德公而不謝知公非以爲名
也公以文章忠孝爲天下弟一兩爲吾州學是以口興
旣去又自大書學榜以榮邦人士至學門趨而入如望
見公無敢不敬者是歲東郡大饑公活流人口八萬口
急農事務德厚屣盜賊輕刑辟哀貧窮 哀詔亟下其
大功傑羨又數十皆可頌歌然還方記新田得略而不
書公諱元發字達道五年九月十五日門人須句尹遷
謹記

案宋史本傳滕元發浙之東陽人初名甫字元發以
避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哲宗登位除龍圖直學士

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蓋即此碑所記之事也碑陰刻紹聖四年呂公謁先聖記山左金

京兆府學移石經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二十
三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

河南安宜之書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目持適承乏雜學一日謁

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關閩間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也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于野至宋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還置于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墮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子欲徙置於府學之北墉子且俾圖來視厥

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 呂公所以為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辛巳京兆黎持謹記 安民鑄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為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之舉真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退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卷也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隴圖聞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建所弄劉鄩守長安移置尚書省至大中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長吏咸以興起學校哀集經史為務至紹聖元符之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

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寔之凡石刻而偃者仆者悉葺置於其地洗別塵土補銅殘缺分為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傍字源之類則公布于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壁琬璧爛然盈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

有典平僧誕妄惑眾取索無狀 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于 朝以備慈恩浮圖者 公即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為急 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公不役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營雙亭中時廊廡田環不崇不庫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于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儼楮魚書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弊唯鏡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始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幾

耐和恬不知耻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鑄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夫持為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為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子既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鑄而題其後子友鍾淵映將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鄩之傳焉

唐凌烟閣功臣畫像并讚
石二皆高二尺六寸六分一廣二尺五寸六分二十
六行一廣一尺七寸二十二行行皆十字正書在麟
禮部侍郎永興公王珪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厦鬱為新棟駱車元凌開國有宋武德之暮臺尊內盡巍巍

永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岷中立為天一
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式秉純光輔二君激濁揚清
知人知身其道至廣莫我敢羣其境至大不容纖塵雪
霜倚空冰壑照人
□□鄭國公魏徵

堂堂魏公口節大志貞幹直聲摩口自致遭風雲特得
霸王氣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忠沉浮
變道其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禪袞補職其緝則
直諍謬疑巖危言正色漢與是崇德洽道豐保合大和
昭明有融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臣節巨唐
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與楚羣翳與
漢漢王天時人事隨其所嚮長蛇縱蔓東據河洛莽莽
封豕其濟同惡嗥吼連聲如雷若霆萬里震驚時惟英
公□□□斬豕以鉞□□□□□珍城乃□□□
□□□□有大□□□□□□□和□□□□□
□□□白髮幡□□□□□□□□□唐

尚書□□□□□君集
洛□□□□□□□□□□□□□□□□□□□□
盈彼竭進退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鼉轉山沒遂作

誠或揚者失之

涇陽縣孔子廟記

碑連額高八尺六寸三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四
行行三十四字篆書額題孔子廟記四字篆書在涇
陽縣

涇陽縣重修孔子廟記

鄉貢進士杜德機撰

縣尉王驥書并篆額

先聖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學校不行故世之州縣因
先聖有廟所以重道也卽廟有學所以傳道也涇陽廟
學其衰已久矣栖栖乎塑像之居弊陋乎行禮之舍雖
二時之有釋奠神之格思未敢信也先生之待問何所
布席朋友之文會何所投筵遂使峨冠而長者去而就
境外之傳總角之幼者分徒裂居或假館於佛宮或開
戶於委巷欲風俗之全粹不可得也 奉議郎賈

公公明廉勤文敏威惠以雍容字邑然目下車多見其
執要以聽訟貴恕以用刑重士輕財禽姦縱善類以此
爲務乃若廟學則踰年而始及何也廟所以重本學所
以源教化凡士皆知之况 公良治之後其文學
之雄乎蓋儲思積慮填乎胷次時拘文而不得爲也日
者 朝廷始有命修諸毀廢之祠廟 公

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水裂擒如鸚鵡縱若鯨
突功臣國定萬古壯骨

按長安志凝陰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八年唐書
二月戊申太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於閣
上帝自爲讚詞褚遂良題額此太宗建凌煙閣之
始也此碑屢字訪碑錄云在麟遊縣碑刻功臣畫

象并贊祇王珪魏徵李勣侯君集四人乃元祐五
年游師雄撰書以刻石者唐書王珪傳珪仕太宗
朝封永寧縣男進封郡公由同州刺史召拜禮部
尚書此碑題云禮部侍郎永興公與史異魏徵傳
累拜太子太師封鄭國公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
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考徵之卒在十七年正月而
畫功臣在二月蓋卒後所畫也李勣傳高祖初封
英國公徙封曹吹舒國公太宗卽位徙封英治并
州召爲兵部尚書高宗永徽四年冊進司空始太
宗時已畫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
侯君集太宗初封潞國公遷兵部尚書遷吏部後
坐承乾事帝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
已因泣下遂斬之所謂遺像者殆卽凌煙閣也獨
王珪之圖形傳無明文此碑當有年月及書撰題

獨以孔子廟爲請則嚙昔之有志可見矣嚙昔嚙之一

朝攄之則何啻宿火之獲然積泉之遇決其所經畫豈

齒莽齷齪而輒已哉雖然因錢於公府因材於故地因

時於農隙因力於民從而上一無傷焉及其嚙徒聚

工則又以佚道悅使以明令申嚴以宿戒視成俾一心

百身蜂還蟻往築庫以爲高闕隘以爲廣缺斯完堦斯

隆百日之工七旬之畢何其形壯而功敏也其間革故

從新神人異宅北廟而南學廟則加之四簷而翼其正

室之補敝之二廡而寬其拜獻之位內更塑像則聖拓

之神有依矣外蓋繪像則前賢之七十二後賢之二十

四得自白其道矣先聖所以嚴也學則起正堂以待講

解環齋宇以延聽讀人才所以育也若是則神之不格

風俗之不全粹非所患也雖然廟也學也昔與吾宰之

廢舍其弊陋均矣然廢舍之弊陋當時猶未能一新以

營衆人之觀望况有議及於廟學者乎 公於一

者素皆有志於建立而獨以廟學爲先則可謂切於事

道矣今觀縣之廊舍雄壯尊嚴可以爲諸邑之首而使

民莫不知有所尊仰有所敬畏則號令刑政固亦由此

而振矣夫號令刑政所以爲治也廟學所以爲教也其

所建立先吾爲教之地則是所以爲治者本於道也

臺觀在華陰縣華山下

公於此乃能知之蓋知所以務本故也且孔子佛老分而為三教其趨善一也世之奉佛者寺觀相高制侏宮室雕磨積畫窮力盡工費珠殫於綴飾壞材竭於輪奐其費舉不下萬計至其事孔子則槩無焉馳此布韋之士每憤憤而不得有為者矣安得損彼之有餘少益此之不足乎噫益此不足而為之唱 公其人也或曰事孔子以禮廟貌龔宇不在觀人之耳目愚應之曰庸行翳路不知有吾道者紛如也不如此不足以鼓動激勸今有人焉解弊褐而解裾起衡門而華屋則必見之者改視觀之者改容而况掃儒宮之積陋以鼎盛觀人又豈止有改視改容者應乎元祐五年十月初七日記

雲臺觀賜紫道士董宗卿刊

主簿謝敏

奉議郎權知涇陽縣事兼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袋賈公裕

按陝西通志載涇陽縣學在縣治西南宋元祐五年建據此碑則舊有廟而弊陋元祐五年特重新之耳知縣事賈公裕無考文為杜德機撰以廟學碑而刊之者乃雲臺觀道士董宗卿亦賢矣哉雲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祖謨

宋十八

草堂寺題名二十七段

碑高五尺八寸三面刻正面廣二尺九寸兩側各廣九寸題名參錯今按年代敘錄正面為唐定慧禪師二段並在鄂縣

側面三行行八

轉運使杜孝錫元祐庚午十月十日來游男開孫君匯

待行

正面 五行行十三 字正書左行

劉銅公範張開仲達李惇儀行之惇禮彥中類彥明鵬舉南公安常知德段天麟信臣趙彥詒叔嗣張開孝卿十人同宿紫閣過此元祐壬申秋社後一日記

又四行行五字 正書左行

張保源澄之僧紹蒙紹希自此遊高驪潭元祐壬申

側面二段 共七行行六字七 字不等正書左行

薛紹彭同曹樸遊元祐口年五月初一日

後二十二年河東薛綱遊諸山獲觀 先公題字不勝

惘然已丑歲中元

正面 四行行六字 分書左行

清源王濟叔同杜陵白耘叟游此紹聖元年仲夏廿八日題

又五行行六字 正書左行

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簽書節度判官公事廣漢王普德充同遊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 十二行行十二字行書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蘇游口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且師孟二君留於南回遂與二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漱道華殿趨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題 供養主僧口口摸紹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持講經賜紫僧口口立石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有卧筆間作渴筆遊絲法亦道逸可存也 石壁 鐫墨

文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者宋史惇傳惇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搢試書壁試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

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即其時事也今仙游寺題名已失所存者惟此耳關中金石

又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字行書左行

范植自長安祠太平宮率張秉同至此丁丑仲夏廿二日

後三日王齊奉祠高觀覽仲成留字段勺同來齋題

側面四行行十字十

衛國李諫才孺口誼彥賈絳臺薛幾口微之元符戊寅

冬十月乙未日遊逍遙捫禪寺

又四行行十七十八

博陵崔伯宗元符己卯二月解官平涼潘原尉三月中

被漕檄從軍城臨羌天都西安州五月初八人馬分屯

月末還雍七月初四日聖家游捫禪淨境弟安仁同來

又四行行六字

李煥蘇炳寧祖武陳去華段此元符三年二月口口口

口草堂

又二行行十

李革孫求呂景山至岩遂返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十四日

正面四行行十一十二

路允蹈聖由祠于高觀張秉持正劉鯤化鵬向往觀龍

潭薄暮還宿道遙寺詰旦之寶林建中靖國改元四月

廿三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三十寸共八行行八字行書左行

高郵孫竦子敬瑛居易自太平宮致難避郭幸劉希亮

彥輔尉李革仲孚相率遊白雲過紫閣遂南草堂翌日

二公還邑子敬居易歸長安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九日

題

此終南草堂題名首題孫竦子敬瑛居易而于劉希

亮彥輔李革仲孚稱二公則題必孫筆也然二賢昆

季以為讓能合屬兄以為服勞則合屬弟不可攷已

年乃建中靖國之元此時蘇黃之名未至令海內風

靡固宜有願存古道如此者及玉局力確而老顛又

苟率以濟之此義遂紛波不可復見亦書之一大厄

已墨林

又四行行六七字

崇寧四年仲秋廿有三日景與宗祀高觀劉琬再祖

武來會

又二行行七字

魏都王仲孚游崇寧丙戌孟秋一日

又四行行九字

百泉張壽翁與男縣尉口遊雲隆雲口紫閣觀口口口

口草堂歸邑崇寧丙戌口月十有二日

又三行行十字十一

李逸老政和壬辰上巳後一日自百塔過翠微宿草堂

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又四行行四字

寶淵深甫蒲澆庭玉政和乙未初春同遊

又二行十六

呂湘西遊是寺宣和二年六月初四日題

側面三行行九

長安解益王佐河南邵伯温同遊宣和六年七月二十

五日僧永奇偈

正面四行行五字

王蹟顯夫劉雍彥甫靖康丁未四月十日投宿草堂

又正書

王著遊

又正書

又正書

柴陽

側面二行十四字

堅之正叔公亮集之曾來觀此經宿

按此碑題名三面其正面為唐定慧禪師碑磨管

碑刻之隱隱有先聖題延陵季子十字其所由來

不可知矣草堂寺在鄠縣東南四十里唐改栖禪

寺崔伯宗題記聖家游捫禪淨境者是也縣東南

三十里有高冠峪峪內有高冠潭王齊題云奉祠

高觀當即高冠以音同而訛也張保源題云自此

遊高驪潭似即高冠潭亦以音近而異又縣東南

三十里有紫閣峯杜工部詩紫閣峯陰入翠微者

是也劉錡題云十人同宿紫閣即此路允蹈題云

同往龍潭疑即高驪潭又云薄暮宿道遙寺寺在

長安縣西南三十里甫張村陝西通志云創時碑

志無攷據此題則宋時已有之矣李逸老題云自

百塔過翠微宿草堂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百塔寺在長安城南五十里翠微寺在長安城西

南翠微山上唐武德八年建太和宮太宗嘗改為

翠微宮元和元年廢為翠微寺其白雲山在鄠縣

南二十里其下有白雲觀終南山在鄠縣東南二

十里東接長安西接藍屋蓋逸老此游往來於長

安郭縣盡兩日之興而歷諸勝也題名綜計五十八人內見於史傳者轉運使杜孝錫之子開史附忠義趙叔憑傳云叔孺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圍陝州城危死之時職官杜開等五十一人俱死無降者疑即其人薛紹彭即舊樓觀詩者監上清太平宮元祐某年同曹樸來遊碑泐其年據後十二年巳丑歲其子綱來遊觀先公題字巳丑爲大觀三年推前二十二年則元祐三年也今姑附元祐末章惇與蘇軾遊仲遊潭事關中金石記已詳范瑱以丁丑仲夏率張秉同游丁丑是紹聖四年史有兩張秉一是昭允之子太宗時人一字孟節新安人景德時仕終樞密直學士又宋詩紀事有張秉官監察御史知鄭州與王禹偁在鄭州聯句詩附見小畜集似皆非此張秉此張秉在牛齋來游之前三日王雲見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載其和吳仲庶遊海雲寺詩益與范純仁同時也李諱以元符戊寅來遊戊寅是元符元年史附李南公傳南公子鄭州人哲宗朝累擢顯謨閣待制任鄜延帥復徙永興僞爲蟾芝以獻徽宗疑之坐罔上貶散官安置此題蓋徒永興時也但傳稱諱字

遊師控寺留題

不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八分共九行行十字正書在成寧縣

具茨程奇

塵中總總誰青眼黃髮蒼顏世情短坐看前溪一片雲安得相從任舒卷浩歌聊詠北山薇不有歸心真自欺欲借養和延書夢數聲啼鳥日平西

元祐庚午冬十二月中幹寺僧惠元立石 李輔刊

觀音像並讚

石二均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一寸四分各繪像一尊讚刻第一像下藏二十四行行四字六字不等正書在西安府

吳道子筆

惟觀世音手持柳枝圓如滿月瑩如琉璃明如慧日能破諸暗住清淨觀除煩惱妙音所薰慈目所觀一切障魔永爲依怙

二觀音乃唐吳道子筆余以 母氏苦目疾訪求累年近方獲于長安僧惠譚因摹刻諸石又繫之以二

贊且俾世人瞻敬供養同結善緣云爾元祐辛未仲夏望日河南呂由聖遵古題

伯夷叔齊墓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八寸共十五行行四十字正書

智甫此題作才孺爲不同未知卽一人否蘇頌以元符三年來遊史道學傳稱頌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庸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上書係元符三年事入邪籍係崇寧元年事其遊草堂殆未上書時也呂景山以建中靖國元年來遊史附見呂大防傳大防子藍田人紹聖四年大防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尙有遺種此時來遊蓋歸後四年矣河南邵伯溫以宣和六年來遊史道學傳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累官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卽位日食求言上書數千言又著書名辨誣後以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芮城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此題當在是時元祐黨籍碑末王著列邵伯溫名末王著遊三字本家年月史有兩王著一字成象單州人仕周八宋開寶二年終兵部郎中一字知微世家渭南攻書仕僞蜀入宋至端拱時終殿中侍御史此題當是端拱時之王著耳附於末餘俱無攷

廬江文勛象額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卽墓爲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晉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苗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幾七萬及廢徹洛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尙賢聞者興起須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惡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焉陽夏謝景平日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

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者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為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為史揭日玩歲及為政者解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為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為之書并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六月丙申豫章黃庭堅記

維陽李宏立石

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

石墨 碑華

豐樂亭記

碑共三石各高九尺六寸六分二釐三厘八寸八行一廣二尺七寸五行行皆二十二字正書在全椒縣

豐樂亭記

宋廬陵歐陽脩撰

眉山蘇軾書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數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淪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云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肇稟書法出顏尚書徐

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道俚俊邁自是當家人病

按豐樂亭記歐集及宋文鑑皆有之今取以互校

其不同者得于州南數百步之近集本州南注云

一作城西無數字同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集

無則字同特立集作獨立潏然而仰出集無仰字

而與滁人往游其間集游字下注云一作還其間

上注云一有於字於滁東門之外鑑無之字修嘗

考其山川按其圖記集注云一作按其山川攷其

圖記所在為敵國集所在上注云一有而字下注

云一有自字敵國下有者字

注云一作覆被休養乃日與滁人集注云一無乃

字四時之景集注云景一作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鑑使民上有而字又安其作安此遂

書以名其亭云集鑑云俱作焉集本此下有云慶

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

陽修記歐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傳不著年月攷

其左遷之由以諫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不當

罷政府宰相輔表事在慶歷五年歐公之作此記在

慶歷六年為治滁之明年則歐公以五年知滁州

矣慶歷丙戌東坡年幾十一其後不知何年書此

記年譜不載書記之事此碑又不著書記之年惟

滁州有坡書醉翁亭記為元祐六年十一月所書

據年譜是時到頰州任有祭歐陽文忠公文又有

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率默夜坐記則其書此

記或與書醉翁亭記同時寰宇訪碑錄云豐樂亭

記蘇軾正書無年月明嘉靖間重刻在全椒正謂

此碑也與醉翁亭記之無年月者並列可知此記

初刻者必在滁州伏不可見嘉靖重刻時刪去年

月遂不能攷耳記云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宋史太祖紀顯德三年春

從征淮南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聚號十五萬塞

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

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擒之薛五代史周世宗

紀顯德三年二月壬申令上

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僞命江州節度

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

監姚鳳以獻

問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

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

世上猶傳錫杖泉

元祐壬申十月中泮睢陽蔡安持資中題
北安劉德亨安禮携家之泗水任飯僧於此正隆二
年三月十有七日書

按長清縣靈巖寺有絕景亭為宋僧仁欽建景有
四曰翠峯獻秀曰甘泉漱玉曰松舟挺翠曰巖花
啼鳥見王在晉遊靈巖記即詩所謂四絕也長清
縣志載卓錫泉魏僧法定開創靈巖寺近卷之水
迺謀於佛國澄澄曰何地無水至一處曰此下有
甘泉以九環錫杖卓之得泉甘冽即詩所謂世上
猶傳錫杖泉也蔡安持宋史無傳王申為元祐七
年此詩又見宋詩紀事引求古錄錄之亦不詳安
持事蹟

晉公仙跡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四尺十
八行行二十六字行書在費縣

晉公為廬祀所忌李希烈反祀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
宗問祀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
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為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
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棄遂遣之人知公
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眺躡謂錢

公之仙與不仙也庚子銷
夏記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蓋
公嘗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睹郡
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裴思
芹為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卻陽禧千峯云碑
在今山東顏廟魯公為顏氏巨擘顏廟固應有碑然
元章記必非妄語意當時湖州亦有一石不知毀自
何年耳虛舟
題跋

按唐書顏真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為顏師古五世
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琅邪臨沂居關中遂為
京兆萬年人此碑稱魯公歸葬僊師北山先塋則
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
度使故吳興人為公立祠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
宦蹟未嘗至浙不知何因而遊吳興據此記是因
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
州今此榻本乃在費縣魯公祠內曹輔撰新廟記
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
年所刻據費縣志云真卿五世祖師古居費縣東
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
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楊

師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

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
多智計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今關下有

經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
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旣
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
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
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
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陣馬浮西澗以迫城暉
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援甲與太
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據此則暉原就
擒之所亦略可見矣十國春秋皇甫暉傳注引史
纂左編云趙學究即普也又傳云暉見世宗後數
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後餘人感暉意一日輒五
時鳴鐘以資薦暉云并附識於此

蔡安持靈巖詩

石高四尺七寸七分廣二尺八寸六行行十字九字
行書年月上空處有劉德亨題記四行行七字在長
清縣
靈巖

四絕之中劇敢先山圍宮殿鏤雲煙當年鶴馭歸何處

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俱之自此

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
數次泚水悅遇陶笑謂曰吾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
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婦葬僊
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即而觀
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
吾家許諾即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僊師縣北小顏
冢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者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
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十日開墳發棺已空矣

嗚呼祀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祀等賊
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况仙耶元祐三年
九月余遊吳興適觀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
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
載祀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逆則公
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
文為備固已激忠義之頑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真事
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黻記

米老為魯公書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
中謂祀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
不為祀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

君建言于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買地而徙置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來不能詳矣

邵陽縣學記

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館陶縣

同州邵陽縣學記

京兆王寔書并題額

邵陽邑小而僻有為者所不當至者以謂不足為而不為也官事職業不可須臾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之務從可知元祐辛未有令來閱事先後緩急為紀綱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訟表農事勸號令行期會應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為學舍以教養邑子弟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疑曰令寔健矣而更遘奈何令卒不願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具乃以書抵藉田令王寔仲弓求余為之記余曰令不迺矣夫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為政者之所先務也未流之敝遂為不切於時而間有桀然自異於薄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咻之曰是迂疎者不然俗吏邀名耳地大人眾且不免昧則一邑之小以是迂其令尚何怪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主簿張仲尉尉劉鼎立石

按陝西通志邵陽縣學在縣治南宋元祐六年知縣李百祿建武陽張价有記據此碑云元祐辛未有令來閱事越明年理孔子祠為學舍辛未即元祐六年其時令初視事明年建學則七年也換記者時彥乃通志不云時彥有記而云張价豈別有張价碑耶抑即時彥之誤也時彥更有傳云字邦美開封人陽武舉進士第簽書橫昌判官入為秘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碑不署其官位文之略也記刻于癸酉為元祐八年令李百祿及書者王寔俱無攷

曹娥碑

碑高六尺六寸三分廣四尺四寸八分十八行行三十十字行書在上虞縣

後漢會稽上虞孝女曹娥碑

上虞縣令度尚字博平 弟子鄒季子禮撰

蔡邕題其碑陰云 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野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曹荒沉爰茲適居野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娥時年十四號慕思野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

焉不知丘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無其人况不為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老子曰小國寡民蓋小者易以道治而大者或道之所不載則治天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天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之人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為最親於民後世縣令官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使不得行其胷中以與古人等於是縣令始雖可厭而士或俛仰為竊祿計至則數日代去別希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思有所作為而齟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操制要領而妨忌兼至電勉聲氣求聞朝莫且恐弗暇矣暇求其所以治哉然則上之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士不鄙小官而為之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為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也上之人所以委以與我者為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待簿書期會而已蓋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善吾人以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為治也何有孰謂知此而迺乎令不迺矣邑人其無疑令左宣德郎河內李百祿祐之實余之友人云元祐癸酉正月庚寅陽武時彥記

父屍出以糞安迄于永嘉青龍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詞曰 伊唯孝女唯進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窮窳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治之陽大孔未施差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水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趁湍瀨或逐波濤于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務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柱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情何者大國防礼自脩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斬自雕越梁邈宋比之有殊哀此貞勵千載不渝嗚呼哀哉銘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昭天人生踐死貴利之義門何恨花落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祀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効髮髻以昭後昆 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郎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軍州事蔡下重書 江南東道越州上虞縣曹娥碑按夏候會先地志云餘姚縣有孝女曹娥父溺溺死娥年十四號哭入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生鄒季子禮為

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

曰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太平寰宇記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下于元祐

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

在越迄今尚為完善此指更番字東全尤覺奕奕射

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為書者則精英即

附助之邪墨林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曾一書子見查查浦陸其清家

有宋揚本查瘦陸肥不知其果出王季子否也而世

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揚不甚舊或

曰真賞齋物也故附於真賞齋庭之末云魏國書

按後漢書列女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豎能絃歌

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橋迎婆娑

神溺死不得屍越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

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

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為立碑焉此語與碑小異碑

云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婆娑詭譎非謂婆娑

神也碑云時迎伍君逆濤而上非迎婆娑神則碑

較傳為確漢安順帝年號度尚立碑之年碑云永

辛卯子支固無論矣据紹興府志所載碑文竟作

元嘉元年與傳合元嘉為後漢桓帝建元恰是辛

卯則此碑舊揚原係元嘉也立碑之歲距娥死後

九年碑題不云曹娥廟而銘詞則云歲數歷祀立

廟起墳是當時葬所有廟萬歷紹興府志曹娥廟

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今紹

興府志曹娥廟條下注云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

尚為石碑屬魏明作碑文久之未就時尚弟子邯

鄆淳年二十聰明才膽而未知名乃令之作揮筆

軌就下載碑文互校惟銘朗至尚以示之朗大嘆

服蔡邕聞之來觀值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

黃絹幼婦外孫壘曰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墜欲墮

不墮遇王叵後魏武帝見之謂楊修曰解否曰已

解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而論乃令修

也蓋曰受辛也蓋曰絕妙好辭帝曰吾亦意此但

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此注大約本之會稽典錄而

詳略不同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上虞長

吳才尚先使魏明作碑文成未出會稽見尚

尚與之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定

孫靈白然多可疑者度尚後漢書無傳固已紹興

府志既不列於名宦傳復不預於名宦祀何志秉

缺略也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

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太平寰宇記亦同是邯鄲

淳為度尚之甥而與言弟子者異邯鄲淳三國志

魏書附見王粲傳注引魏略一條不言度尚之甥

與弟子亦不言為度尚孫碑文故其事無攷楊修

後漢書附楊震傳不及黃絹幼婦云云又三國志

魏書附見陳思王植傳注亦不詳黃絹語即魏武

帝紀亦未見魏明見後漢書黨錮傳明字少英會

稽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明白日操刀

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邵仲信學春

秋圖緯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多

爭從之由辟司徒府舉出為河內太守復徵為尚

書著書數篇號魏子亦未載其令長屬為碑文之

事又蔡邕傳但載其鈗銘徒朔方有還本郡慮卒

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

十二年於吳吳人有焦尾琴事注引張鷟文士傳

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可

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而亦不載到上虞題碑事

宋十八

書一為康照間王作霖重摹右軍本一為近時所刻此本即蔡下書大字本也刻于元祐八年正月蔡邕題其碑陰云云一行當即下所加或別本亦有之下字元度京弟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遂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寧府歷揚廣潤越陳五州廣州寶貝叢羨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情其去以蓄穢露灑衣送之下與京同列姦臣傳而史子下不掩其清然東都事略不載此事史或別有所本未足信也其在越能刻此碑以表孝女有足取者

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五寸廣四尺一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永慶寺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採石之記

河南緱氏鎮之西南二十餘里有山嶺最高形如委粟俗号粟子嶺嶺之東北下有廟榜曰山神載在祀典而不知是山何名歷詢故老莫知其實按東漢和帝記稱永元十六季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岨山注云即栢岨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又今緱氏之南二十里山名栢岨崖以此考之則粟子嶺諸山即晉日所謂百岨者也

成法故有司得以奉行而又數下

恩詔加賜吏

十蓋無虛月所以戒敕愛養無所不至是宜和氣淡洽人不告勞方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以迄大事有以見 天人相應昭示 聖心純孝傳諸

無窮之意下臣姑謹織事以紀歲月云其餘佐吏具列于別石十一月九日左朝請郎試太僕卿兼權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採石吳安持謹記 大將楊仲卿書 前

土冊官口永昌刻

德按碑在寺後殿之西宋吳安持都大提舉採石于當時戰事歲月詳記其巔末如此宣仁聖烈皇后上

仙記云詔以丞相呂公爲之使宋史哲宗本紀九月甲申命呂大防爲山陵使是也禮志云四月一日葬

永厚陵紀云二月乙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案之此記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仙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山陵復土然則

紀爲得實而如志所書四月蓋必其誣也記後云數下恩詔加賜吏士蓋無虛日據紀十一月壬寅賜勞

修奉山陵兵士與此所記合然記亦有虛崇過爲無實之詞攷是年冬十一月以雪寒振京城民饑自偃

師抵東京計里三百五十有餘不應節候頓異若以

山下崇奉 陵寢自乾興元年以來始有碑刻可考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僊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 山陵復土 詔以 丞

相呂公爲之使安持受 命與如京使林元莊宅副

使交文兩同董役于緱山即以其月癸卯開山凡取巨

細石一萬有疇而訖于十一月之壬午四日而功畢

用石匠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按故事鳩工十六萬五千

二十有六當用四千人期以兩月而京師匠者十無一

二餘悉取於諸路議者患其回遠不能以時至蓋開山

之日始有來者三百六十四人而已至十月四日纔得

一千二百九十九人遠逾月然後及二千九百七十四

人止以是數又十日而訖事餘悉遺之所者八萬九千

九功前此工不集上下憂之乃募作者能倍功即賞之

優給其值於是人情忻然罔不悉心不待有司董戒程

督竭日力而後止故無逃者晨起爲糜粥煮藥時其食

飲而嚴禁其攘竊架竹引泉使無渴飢故少病者爲密

室南向以就天陽有病則遣官挾太醫診視相屬于途

不謹則嚴其罰故斃死者蓋自癸卯至壬午吏民兵匠

母慮五千餘人而無一人逃者以疾斃者二人而已擴

地者無有也他何其幸也凡此數者皆 朝廷授以

記所謂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則其然豈其然乎記又云佐吏具列于別石今沒不可見

游師雄玉泉院題名

石高一丈一尺五分六分廣一丈

五寸五行行五字正書在碑陰

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九年正月廿二日觀大華

三峯

右在山務亭下字徑一尺五六寸景叔書莫大於此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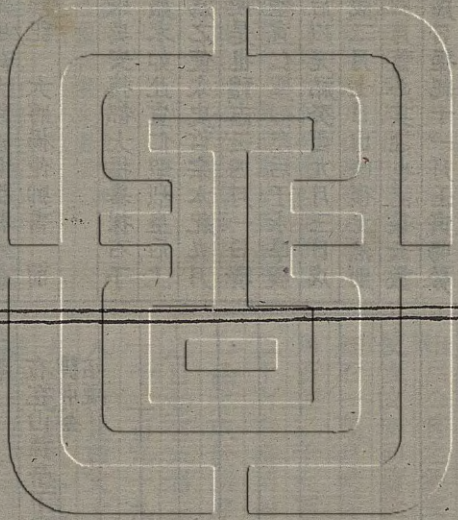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石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十九

蘇軾雪浪石盆銘

盆口圓二丈一尺四寸寬八寸
橫題五十六字行書在定州

盡水之變蜀兩孫興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
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
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按雪浪石盆在定州學雪浪齋魏輔通志宋蘇軾

得石於恒山狀如雪浪鑿石為芙蓉盆盛之置於
學中因以名其齋東坡後集雪浪齋銘有引云予

於中山後園得黑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
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
之漱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蓋銘詞刻於盆

口而載入集中則并有此引也銘云四月辛酉紹
聖元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八年任端明侍讀一學
士尋出知定州註引紀年錄云十二月二十三日

到定州紹聖元年知定州落職惠州安置以十月
三日到惠州而不詳其離定州在何月據此銘則
四月尚在定州任也是月壬寅朔辛酉是二十日

昭陵圖記

碑連額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三尺五寸分作二截上
記下圖記四十一行行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唐太宗昭陵圖 肅宗建陵附

余觀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漢武工徒役

至六十萬天下稅賦三分之一奉陵寢秦陵繞高五十

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固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

九嶷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堆中峯特起上摩

煙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

尋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

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

九嶷山孤筍迥絕實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為此制務從

儉約九嶷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之將相陪口自

今後功臣當咸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

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磨會之

形豕六駿之像以於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

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

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圍一百二十

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刻十七八
九悲夫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
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村題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

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二十一人 妃嬪越國太妃燕氏已下八人 宰相李勣已下一十三人 丞郎三品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 功臣大將軍尉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

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殊石肖形狀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苾 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厥 乙汾泥孰侯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爾 薛延陀莫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 新羅樂浪

郡王金真德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 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 龜口王訶黎布失布失畢于闐信焉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麹智勇

林邑王范頭利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 太宗所乘六駿刻石於北闕之下

肅宗建陵 陪葬功臣尚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縣尉張勺 主簿李草

右宣德郎知醴泉縣事傅寤立石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 置於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閩人黃莘田有詩曰

又案唐會要云上欲開揚先帝微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昭陵司馬門內又案金石錄云諸降將名字乃仲容書以上諸條皆詳注於記中碑云茂陵十四丈而已據單本乃四十二丈之說記作於紹聖元年端午日張舜民撰墓志

元祐七年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九年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除衛尉少卿改元紹聖在元祐九年四月癸丑其遷官丐郡尚在九年而作記以端午日則在改元以後故題紹聖元年其時將赴闕而猶在轉副使任也肅宗建陵亦在醴泉故附昭陵後

高陵重修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寸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高陵縣

左承事郎知高陵縣事朱建堯并書 三代而上學校偏於鄉黨壯者以暇日弦歌肄業故士不涉義則輿臺笑之周表道術蔽於申韓儒者亂於楊墨風俗寢久則生徒散而子矜歌學校廢而城闕聚巖刑峻扑日施於前民之姦詐益滋而法亦莫能禁也高陵附長安古之斥縣今其俗彫弊民陋而朴介於涇渭之間者負河隈以為姦齊民方且防虞戒寇之不暇孰

際會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

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其語絕工予為錄之碑尾

攻昭陵陪葬例子孫願從其祖父者聽如姜避為行本之子行本在陪葬諸臣之例遇得從其父葬又陸先妃葬于麟德中特請陪葬此皆在常例之外者故諸家互有不同也惟是當時各家皆有穹碑夾以蒼松翠柏巨榭長楊下宮寢殿與表裏山河其成形勢一時君臣際會之隆號稱極盛自朱梁盜發而後再歷十年金虎石麟淪沒榛莽不但其址荒蕪即金石文字亦漸剝蝕無存余以乙未春季閱視巫陽龍洞渠道出醴泉瞻拜元宮周覽封城因飭地方官重加修葺並為釐正疆界建立碑亭庶使樵牧牛羊知所禁避而遺徽先烈得以垂諸永久云

按此碑上記下圖圖今不錄記錄於右畧中丞沅校刻長安志此圖與記附刻卷後內諸蕃君長十四人而石刻所列祇十二人蓋誤合利苾可汗及阿史那祿不為一人又合真珠毗伽可汗及吐蕃贊普為一人又合訶黎布失布失畢及于闐信為一人誤分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為二人改正其誤方合十四人之數也

能治學校耶紹聖之初 天子以憲章繼述為念 臣令朱公思欲奉承 聖化而新之始至推抑兼

并強梁者束手遠遁踰年政成境內安堵士人始欲向學而患無以居之會 運使張公按臨斯邑即以建學為請得錢二萬鳩工治材不督自勉浹月而功告畢

闕廊宇相對十一楹面宣聖殿為講堂各三間西廡東向七間為門三楹東其戶門之兩翼為二齋中為亭以限內外前墉後庖上拱下礎重簷疊砌丹楹墨牖松栢楸比四維如飛步以回廊敞以宏闢奐然一新遠近輝映落成之初邑民大悅悉以謂非 運使張公資其財令尹朱公致其力則吾民安得受賜耶觀漢唐文物之盛雖期門羽林悉能通經諸蕃子弟屢請入學夫學者之性如泉源導之為江河塞之為汙池豈天之降才爾殊邪習使之然也吾徒被育德化非若武夫夷狄之比亦當脫漢唐之烈以為卑宜乎禮義以脩之問學以崇之期於致遠而後已無以眾人之所忽而自陋也則

令尹待吾邑之最厚者庶可以少伸矣柔嘉備真邑佐無補於事猶得樂道其實而書之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縣尉吳柔嘉記

刊者安永年 石門題名十八段

高二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五
行六字正書在襄城縣

賈公直正之俞次臯伯謨師廣成之何賁元素紹羅乙
亥中春望同遊伯謨題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
寸三行共十四字正書

楊遂口口同遊崇寧乙酉閏月九日

又一行十
字隸書

李峯魏拱之張應郊同來

又高二尺廣一尺四寸五分共七
行行五字至七字不等正書

府從事支玉惠邑令鮮于翔崇寧五年丙戌九月廿四
日遊

口口趙口口口庚寅侍 家場令口口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
六寸三行行十三字正書

郡丞潞國文罔跡堰役同邑尉舜都張海臨姚魏機東

嘉李燾淳熙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又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分
僅存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古鄆張伯山閩中郭彥輔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同

款石門淳熙己酉閏月拾日

又高三尺二分廣一尺七寸五
行行七字至九字不等正書

慶元丙辰暮春止餘三日趙公茂宋口志張壽卿宋咏

口口公茂二子符挾同來觀漢刻口口于此

又高四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
寸四分七行行十五字隸書

紀國趙彥口口若砥堰脩祀事閩中口隆之景南普慈

劉炳光遠廣漢取吳謙叔新沔程吼厚伯威左縣口口

之西村口繁彭順成季行潼川白巨濟口井徠玩玉盆

口竹潭戲舟口雲步擊確登石門拂石口從谷淪若而

去口雪覆有亭須復規度云寶慶丙戌前饗食五日

又高二尺三分廣一尺七
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異曹璋李稟紹之己丑饗食日識

又高二尺四寸七分廣一尺二寸
七分共四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郭仲辰辛未清明挈家來游 章復之來

又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
寸二行行六字隸書

李炳文張孝升王敬仲范季咏

又橫廣二尺五寸五分高二尺
四寸二分四行行四字正書

宋之源李師章王譜來修山陰禊事

按石門在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水經注褒水又東

南歷小石門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

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所開建和二年太中大夫

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此題名中有慶元

丙辰趙公茂等同來觀漢刻即指建和二年王升

所刻頌也可裁校尉楊孟文頌水經注又云褒水

已見本書第八卷

又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寸八行
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成都宋積之攝褒中令廣漢章以初彭城負公肅渭南
任子飛資中口口從訪之爲石門之遊口口口口上

觀玉盆夷猶極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石門漢刻酌酒口
口而歸任明口章龍父子口口口口口口也慶元丁巳

夏四月十有日

又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五
寸三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肅任沂孫李探慶元丁巳重陽後一日來游

又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一尺一寸
七分僅存二行行九字正書

慶元戊午中春王還嗣范肅李師章郭拱因修

又高五尺廣二尺五寸三
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郭公緒張伸范子進郭中珪嘉定庚午清明前一日同

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
一寸四行行十六字隸書

嘉定三年三月辛丑唐安鮮于申之少謨跡堰山河泝

褒水登石門幕客眉山史明誠父成都李廷允德文李

伯午潞叔普慈張汝嘉亭可全郡趙應龍反父偕來

又橫廣二尺高一尺五寸五分
行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隸書

成都劉參希曾嘉定辛未春閏十有三日挈家徠遊男

兼善口口回記喜待行

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輿

地紀勝云山河水即褒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

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實五斗漢中府志云褒水

東岸有石自然如盆光潔如玉又堰界石在縣東

三里龍江中上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鑄石古界

從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眉山

史可觀記下一石鑄制置大使司提修造張儀准

相命檄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實軍人董工治堰

嘉定七年二月記今此題名有慶元丁巳成都宋

積之等來遊觀玉盆即與地紀勝所稱白玉盆也

又嘉定三年鮮于申之跡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門

又寶慶丙戌趙彥口等跡堰修祀事徠玩玉盆登

石門所謂跡堰即府志所稱之堰界石也蓋堰在

褒水中爲水利之所重故界石鑄乾道元年及嘉

定七年二記此題名正當其時趙彥口題又有口

竹潭口雲步口雪覆有亭云云地名缺泐不可攷

矣題名共十八段綜計姓名可見者得五十九人

泐者不與焉其中見於史者有李燾一人傳稱燾

字仁甫眉州丹稜人題名作東嘉乾道八年直寶文閣

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壘以扼夷人淳熙改

元破召此後未嘗歷外任而以亦未嘗官漢中不知與此李燾是一人石姑識之餘俱無攷

李行之題名

石高二尺七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三行行五字行書左行在扶風縣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口全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草堂寺詩刻二段

宿草堂寺

馳車晚叩古禪林喬木參天一徑深門外亂山連翠色

竹間流水漱清音幽懷暫喜來栖處高士遺蹤悉訪尋

誰會宗風當日意庭前蒼檜尚青陰

紹聖二年乙亥季秋月二十有二日京兆薛嗣昌元

宗題 住持賜紫僧紹利立石

又石橫廣二尺七寸四分廣二尺二寸五分

分十四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詩四十字留題草堂遺逸寺

南園從事權縣事李章上

羅什留真嗣重扉掩碧松郡僧來紫閣遠送接圭峯雨

氣晴先潤庭陰午後濃依佛祖師意瘦倚一枝筇

百堅紹聖二年秋九月到官奉祠 高觀神廟過遺

逸寺主僧紹利出 先人中散昔權邑日留題今而

口總管司并寮口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宋構書

朝奉大夫充寶文閣待 制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

柱國口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

忠象額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天下之

達德三智仁勇是也道之達者常由之路也德之達者

所以行之之與也智足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也仁足以

守之非勇不能行也是三口蓋常相須而成則不惑不

憂而至於無懼雖任之有輕重行之有近遠然各資其

道以盡其分故載於中庸而謂之達德中庸辭克久矣

蓋未之見也今見於 王公其資道盡口而近於

達德者歟 公世為岷州長道白石人生天聖元

年二月十五日己酉曾祖珪祖維嵩皆以令望稱鄉里

蓋君子之富也父振尤能傾貲待士以教諸子故諸子

相繼而仕於朝遂累封官至司空而列三公之貴人以

為能知義方者矣 公即司空公之第六子也幼

而穎秀不為戲弄長而嚴整望之峭直曾未騷亂以童

子舉被召口口口侍儵然自立又中慶曆六年之詞科

調官之初掌京兆府與平縣之版籍府史以 公

公

公

獲覽不勝悲悼恐歲月之久將遂湮沒謹刊於石男

宣德郎知縣事百堅敬題

此紹聖中刻詩未甚趙字亦平乃李百堅以子知其

父所權之邑以數十年後觀其留題之章而刻之石

惟時養還跡在存亡悄愴真如見之亦可悲可喜之

奇也 墨林

快事

按薛嗣昌乃薛向之子紹彭之弟也傳稱其以吏

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

使而不詳崇寧以前所歷何官此題在紹聖二年

不署官位或未入任時也李百堅亦以是年來知

鄂縣事見其父章之詩題而刻之惜父子俱無傳

可攷

王公儀碑銘

碑高九尺七寸廣四尺六寸三

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

宋故左中散大夫知涇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

國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神道

碑銘 并序

口口即提舉利州路常平寺事飛騎尉借緋王森撰

朝奉大夫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權管勾秦鳳路經略安撫

尚少而易之嘗試以隱訟 公即與奪無滯也府

郭之民生產之序薄貧富之次第久不能口口口口

公定之遂得大均之法有婦人者死而不明凡欲

掩瘞而 公視其疑親以手捏而得巨釘人服其

神明而死者可無憾蓋始見乎明辨不惑動卹物隱而

無勢利之憚也自茲入口口散所蘊故所至有能名而

薦者亦交於公上矣移河中之河西令河西居府城下

廡有繡帛之失陷者長吏主庫吏則曰府僚上下均

口貸數獨河西令不預焉衆雖口而上官嘉之其清節

又始口於河西也不惟心服於人名公亦多即其所以

為治之術用梅公攀七人薦改著作佐郎知鳳翔之岐

山縣三府之縣皆繁邑也五陵豪俠之風習染猶在由

公以東吏愛民之故不勞而政平訟理民到于今思之

其後子舍有過其邑者亦權呼喜曰 王公之子

也猶周人之思愛及甘棠古人曰況其子乎正謂是矣

其得民如此遷祕書丞就知渝州巴縣蠻族屢為邊患

舊每議事必嚴武備 公至則一以常禮會于境

上宣諭 朝廷厚信夷心咸服縣多大姓有杜

生者擅置官刑答撻備臻至死而郡胥受賄不直其訟

川峽風俗大率貧細無赴愬之地 公口禽賊吏

然後白守而推治之蒙石欽迹非不畏強禦不克至是遷太常博士通判耀州賜緋衣銀魚州有白渠歲起利夫以治之且盜水爭競或擲瓦礫以害邑官或至殺傷以起大獄 公董役口口省丁萬計而後無水訟

庶政勵口遂用 公為御史推直官委決留獄多稱明允加屯田都官皆外郎也 神廟登極再加工口方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謀親從按問自阿雲謀夫始會 公首當詳定則曰法無許從之文出知

商州州居山百貨叢委往時為吏者或多半漁於下且取自邑至郡皆與學校轉都官郎中求領南都之御史臺改除知池州轉職方郎中知口元府會濶南用師慎

選守臣 迺以 公知資州兼梓夔兩路兵馬事止造舟之役以借民力供饋不乏而下不知擾去有遺愛咸頌建碑以紀在民之德先是兵馬事委武臣以

公之至迺復帶知遂州遷朝議大夫賜佩服金紫封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室 今上即位加中說大夫除知涇州用大 薦改除襄路轉運使施州

幸則稜降累劾不就 詔公按之得其情復疏以

為也則有不奪之志臨事而懼也則有不懈之心然且不競不絀孤直少與雖服賜三口勲口口口莫非按資循格而恬無躡等之榮故盤桓郡寄一為路使而已復

命難進身退之高風也所以夙夜在公施設注措者詎可一二為 公道亦見於誌銘者此不復書初

公為商州方 朝廷思天下之事承平歲久有偏而不起之處 主上慨然思欲振起

而鼎新之迺尊用儒術曠然大變首差後之議推散斂之術使者相望交於道路責在郡縣專奉 新法

公於是時不比不異拔偏補弊歸於中道而已森亦方以屬邑主簿事 公而屢委之以數邑之法故

一薦之又薦之寔受知於門下者為寔序暨 公捐涇州之館舍其諸孤以書抵余曰先子平生事業君

知之為詳不孝無以答昊天顛假愧詞以垂不朽余既復書以慰且勉之曰古人有云孝子之親沒當求仁者之粟以祀之夫祀時思也尚求粟於仁者況顯揚先烈刻之堅石不求諸當世間人則何以昭示前烈取信後世重為先府君羞敢以固辭又書見諉且遣其昆弟以

有邊切乞薄其罪 朝廷從之繼請便郡得鳳翔

府朝撥繁劇庭無留訟加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還 朝除知邠州未尋移知涇州方議置帥遽以告老聞命未下而以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終於官舍享年七十一用九年三月十三日甲申葬于白石之西原

從先司空之兆禮也先娶李氏觀察使士衡之猶子贈金城郡君次娶劉氏工部尚書渙之子贈和義郡君次娶李氏中散大夫舜卿之子今封隴西郡君男子七人

嘉禮雄州防禦判官嘉謀通直郎嘉猷宣德郎嘉錫太廟齋郎嘉問嘉言嘉瑞皆假承事郎女子四人長適承議郎司馬元次適進士黃本道次適內殿承制姚宏次

適斯州法曹李敏思孫男八人僞假承務郎壽壽宗壽知常三尚幼孫女十人長適主簿張潛餘皆在室惟王氏世為王者子孫之後其姓配著識之天下而

公家世以貴高於西方惟西方之強稟金氣之義人多尚武而 公家伯仲以文顯於 朝廷非積行之後曷以蕃衍盛大至 公而顯耀門戶如此其光實 公識明而濟之以學性厚而充之以仁忠於國而孝於家利於人而愛於物其持身也以儉其行已也以恭其動足以幹事其清足以厲俗見義可

無善而稱之是誣也伊欲昭示先烈取信後世莫若無愧於泉下則當求知者以紀其實故禮又曰有善而不

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今以雄州防禦推官郭拱狀其行事編次本末不敢以片言隻字厚誣我先子且於 格得之君盡許我乎義不獲避則應之曰諾遂序其本事表於隧而銘之曰 有宋達德君子

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銘曰 惟西方之鎮兮其山曰岷 惟少皞之氣兮是為蕭辰

惟金神則義兮俗尚多武 惟王氏之子兮家聲富文惟司空之教兮能大其後 惟上柱之生兮克材以秀

第循良之效兮著見于有勇之仁 無懸歎之聲兮有愷悌之在民 我政兮如神 我澤兮如春 道之

遠兮任之宜重 器之博兮止於近用 為上以德兮為下以恩 不在其身兮或在子孫 岷之山兮峻極于天 岷之水兮涸泉如淵 豐碑道傍兮聊紀歲年

天淵可平兮名不愧乎永傳 紹聖三年歲次丙子五月庚寅朔十二日辛丑建

按王公儀世為岷州長道白石人宋史地理志岷州屬熙河路長道縣熙寧七年自秦州來隸而無

白石字岷州今屬甘肅鞏昌府長道縣今改為禮縣屬秦州此碑撰者王森書者宋構史俱無傳象額者呂大忠字進伯大防之弟傳稱其紹聖二年

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此碑結構充實文閣待制碑刻於三年故不同也公儀亦無傳碑文稍冗

泛但叙其辨冤獄有婦人死而不明視其髮得巨釘人服其神明死者無憾此一事差足探也碑書

臣字俱小字旁注初見于此又叙其生年月日及女子之嫁者詳其婿家皆從前碑銘所略者又詳

字不書文內特於叙末銘前別為銘曰有宋達德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此例亦他碑所無

關山雪月詩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三尺六寸五分
四行行十五字行書在隴州大佛寺

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按部過隴山偶題以補樂府之闕

關山月關山月千里寒光射冰雪一聲羌管裂青雲隴上行人腸斷絕腸斷絕兮將奈何為君把酒問常娥冰輪桂魄圓時少應似人間離別多

右關山月
關山雪關山雪遠接洮西千里白試登隴首瞰八荒表

滿校理趙大夫公揚於大莊董京獎飭誦屬校公迎婦廣西往來道長沙益為曲折熙寧中公用判潭州文莊為屬縣尉公諭文莊士當自奮振即教上書

天子因召見留中都紹聖四年次莊來居陳公之夫人仁壽君適卒於陳之項城其子將護夫人之喪附

青龍山校理之墓論課次莊職也謹誌而銘之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公安世慶曆中以三司戶

部判官治歐陽侁獄白循無罪以此名聞天下丞相王文公嘗誌其墓曰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夫人其季女也少喜誦詩書黃老之言趙氏名族及歸以敬肅範儀其家兒女子稍長校理與夫人共訓導

使學不得怠弛趙疎戚有女失怙恃夫人取之養育迨笄為具黃嫁表姪梁傳無所倚仗與之娶璣黃緣得

祿交趾隨邕州裨將死其妻脫身丐食北走至邵陵夫人庫撫遺翼送千里還其家太原郡君王氏其子啟

官客商水乏食歲時為賑活平生囊無餘資槩以此存守吐納鍊氣服餌之術夫人悉曉通之晚復究明性

相寂滅之理紹聖四年十月十四日將奄棄躡足屈指若癸氏結印狀神色凝步沒七日家乃敢殮子三人响德順軍司法丞軍噉朝城令岷項城尉女三人適長社

裏高低都一色日高融液流車轍凍作堅冰敵不裂早晚春風動地來消盡寒威百花發

右關山雪
監郡扶亭王希聲器之郡守河南韓渥承之立石

右關山月關山雪詩題云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按部過隴山偶題按宋史不立構傳而東坡集有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詩施元之注宋彭州名構紹聖闡為金部員外郎是時都大提舉川茶事

陸師閔移漕陝西謀代之者曾子宣李邦直僉曰宋某可遂使權都大管勾攷熙寧中設成都茶司其後

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凡市馬於蕃夷以茶易之此刻於紹聖間構雖管勾川茶而市易常於秦隴故有

按部隴山語酒研堂金石文跋尾
蘇氏墓誌
石高四尺廣三尺八寸八分二十六行
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江寧府祈澤寺

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并序
承議郎句當亳州明道宮劉次莊撰并書

次莊少時先人遇客名儒必奉卮酒接懇歡諄諄學事列次莊昆弟侍奠得萬一教訓其中故湖北轉運使秘

書毛球宣德即知長安縣陳通直即知郴州張壽云

蘇世武功 高子蠶業 蜀亡其東 有顯秩宗 迺生淑女 峻厥軌度 橐解不備 職施之故 宅彼高崗 雲木蒼蒼 以永其歲 莫窒其光

右仁壽縣君蘇氏墓誌湖北轉運使祕閣校理趙揚揚字不全之妻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安世之女也慶曆中歐陽永世以孤甥事為言者所訐安世為三

司戶部判官直其寃以是知名而史不為立傳王荆公為安世墓誌云女子五人其適單州魚臺縣尉江

山趙揚者即仁壽君也劉次莊元祐中御史嘗模刻閣帖於臨江軍又為釋文十卷行世顧其書世不多

見此誌特完好文與書法皆可觀在江寧城外祈澤寺壁間酒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蘇氏為趙揚之妻揚為林之弟史無傳并有二弟一曰抗一曰揚皇祐間并為江源令縣有江練

治廨址來圍亭堦廡間環迴旋繞公暇事三井與抗揚坐東軒樂然盤桓引流聯句并為序大詩並

見名勝志揚三子响嶮書譜引陳田夫南岳總勝集載趙岷徽宗時人移建本命碑大觀二年三

月通直郎權潭州通判兼軍州事趙忻文并書此碑作於紹聖四年忻初官項城尉也此文先叙次莊與楊交涉始末於前然後別起為誌銘之序而系以銘詞亦與他誌別

游師雄墓誌

石高廣四尺九寸一分六十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在長安

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商州兵馬巡檢公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借紫游公墓誌銘

朝請郎直秘閣知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荆湖南路安撫充本路兵馬鈐轄騎尉賜紫金魚袋張舜民撰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公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邵緘書

端明殿學士中散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章彙篆蓋

公諱師雄字景壯姓游氏世居京地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允濟始為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

忠之公為謀議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夏人聞其有備迺引兵入麟州釁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嘗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安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從趙高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寧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於鄜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早甚尚委公以行請盡振貸公使弓箭手漢蕃戶磨鐵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殍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高為言撫招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高方迫奏稟不暇省文檄皆倚公以辦王詔為樞密副使謂高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言給告百日復赴軍公可也終喪凡三被詔懇辭乃免高之行與主帥郭達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穎州團練推官秦師巨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朝延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議不同大防遣公往條白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句

為兒時不妄戲咲聞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為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也學益自刻勵蚤暮不休全舍生始多少之已而攷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為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習芻糧築熙寧寒及使相視棄愛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師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為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瑋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瑋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緩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它道已而謀者至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瑋驚曰向非公墮於虜矣趙高師延安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夏人將擾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為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屯備尚

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為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高帥慶陽再辟公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高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為邊患思有以懷柔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之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上當守而勿失奈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既子瀘南荆粵如有請者亦將予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為耻安有以天下之疆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路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率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侮侵加前二年春選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寇章青宜結素號樂黠照寧中陷河州路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間營屬羌結夏賊為亂謀小據熙河朝廷慮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愈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侯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

疆之事 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謀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謀以制之告於熙師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關智不關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為首戮議三夕而後從之通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達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未城衝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種諷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為之不流遺糧仗芻糧數方於是奏捷曰臣聞憺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弗謝輒陰援吐蕃鬼章結構竊欲為邊患臣與宋師合謀將義兵行天誅願 陛下聖神陷陳克敵斬獲以方計生擒元惡係送 北關下願戮尸藁街變夷邸問以方万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 裕陵 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種死阿里骨祕不莽喪許以為嗣當立請封於 朝廷已而復殺董種妻心牟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問罪於境上當然阿里骨以獻願立董種之後以安

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以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依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禽其事遂寢出為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與庠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餘區輸象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已來古迹之埋沒者皆表之以示往求豈故關山道為坦途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方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它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馬亦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具給漢蕃口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 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决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為我有六年夏賊疑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為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為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

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為之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潛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免宜自蘭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之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不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踵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案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濬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後法廿條 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召拜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頽弊春秋薦享牲瘠酒濁非所以敬鬼神嚴祭祀也願申戒州縣改工部員外郎郎郎延閣師上欲用公相延和殿諭宰執 士三問不答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迺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為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幣藏盈積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霧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為病公為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粟既多糴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州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

脚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 闕 上謂輔臣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維已安且夕當至矣輔臣初皆不知及將 陸見班當第四 御筆陸班第一既賜對 上願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 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羌執醜虜皆上稟 膚弊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奮命力闕而其勞未錄此為可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 上皆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關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 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豐以來邊臣措置之感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誦又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引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及境破首掃師熙河時夏賊復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衰罷公至則命解嚴撤備以休

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
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遼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
朝廷憚於供資抑留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夷狄
慕義万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
抑之使不即朝於 闕下忘非所以來遠人也 朝廷
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 朝廷遣
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
功意在討擊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為藩衛席卷之
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
以迫公公度不可共事迺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 命
還秦拜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
用修築之議如建汝遮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
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霽境內獨
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飢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
兵民繁夥使傳勞午為守者暉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
暇不見其勞擾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
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獲疾有星
殞于州宅思邨堂下光焰炯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
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
公六年卒子八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

秦鳳路機宜文字並彙於東皆舉進士端朝邵奴早天
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
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薨于京地府武功縣西原鳳凰
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附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
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惇然悲啼人不
忍視及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
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就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歿
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襯而歸行路為之傷惻友
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過 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
韓為請 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
宅為子孫計獨以貽親舊為心族人生無以贖死無
以葬者皆公是類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
率常在邊塞其蕃漢情偽將佐才否以至蒸荒生界任
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拊循勞問下逮孩幼
故遠蕃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
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為我聞 朝
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歿也陝民踴躍如喪
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於路羌酋邊率舊將故
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人貢必過公
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文不事邊幅請

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
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 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
忍懼而公言益奮蓋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
度量風采瑰琦卓絕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為惜
哉銘曰
游本姬姓吉與于鄭元魏靖侯儒風聿修修修于禮典
刑孰繼繼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
于軍書勞實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 先帝不誅以
待 嗣聖 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捐蹠將士機發
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 廟殿百寮蹈舞窮髮
鬼區警我 皇武桓桓奇功焜耀海寓乘輅關隴剖竹
蒲幽省曹卿寺出入拖紳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
設同風古人憚彼夏羌屢警西境公提符擢立山挺
忽從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尚保要頸大勳不遂非
公獨然庶願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炯如星懸刻銘
幽宮萬世哀焉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
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
志張舜民撰頗盡開揚之致書者邵觴清國秀勁大
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
通楊用修以尺贖為赤贖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鸚上
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
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陰僻欲改作尺據此志則
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壘 鶴華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
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觴其篆則章公篆
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為安民尤可珍予
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為之喜而加食 結詩
右游師雄墓誌題云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
州軍府陝州稱軍府不云軍州者陝為大都督府故
也文獻通攷大中祥符六年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
結銜在本官之上此碑惟章篆以學士結銜在散官
上師雄舜民觴皆直閣故結銜在下宋史職官志安
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
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案
以待從故得充經略安撫使觴但稱權發遣安撫使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摸刻
仲恭從學于蔡魯公京京教仲恭學沈傳師遂自名
家 鐵圍山
仲恭書秀有餘而老不足 如溪 集

宋十九

公事亦不正授之稱也潭秦渭三州守臣竝帶安撫使舜民饒以知州而兼安撫兼以安撫使而兼知州結銜前後互異亦正授不正授之分也

酒研堂金石文跋尾

師雄橫渠弟子治平元年舉進士為儀州司曹參軍自治平迄元祐二十餘年皆在邊帥幕府始因范忠

宣薦韓魏公委督築熙寧寨糧餉後歷蔡挺韓絳劉瑄趙高諸幕而在高幕最久元祐以後屢經遷轉十餘年始徙知陝州而公已歿矣神哲二宗知之未為

不深也而卒不得大用此議者所以有用不盡才之恨歟宋史西夏傳載秉常嗣國後二十年中凡屬戰守之事得失具見合此志攻之大略出之師雄者居多

余集陝省金石目錄見晉遺筆跡幾至廿種其才略風概瑰偉卓犖宋世少其儔匹採錄之餘令人企慕久之

關中金石記

按此誌石方廣約五尺文約四千字宋人墓誌之制寬廣而繁冗如此撰者張舜民傳載字芸叟邠州人由通判號州提點秦鳳刑獄台拜殿中侍御史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

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此文是知潭州時作也書者邵毓書史會要稱其字仲恭丹陽人官至直

誌云公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萬骨於佛舍歲久

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

路者願委郡縣給閒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

法此則澤及枯骨之仁也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

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豐此為民請命之誠

也皆可為守土法豈宜槩削又云年十五入京兆

學入學二字始見於此軍將行聞父愛有旨給告

百日復赴軍此亦守制百日之始事雖瑣細不可

盡畧也故為拈出之

龍圖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此碑結銜知秦州

當是知蘇州之前也篆者章素傳載字質夫建州

浦城人累官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

命知渭州俘獲夏統軍鬼名阿埤西壽等哲宗為

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

學士其篆蓋正在此時游師雄東都事畧宋史皆

有傳全探此誌有損無增事畧探之最簡惟云師

雄字景升與誌之作畧景者異是事畧訛也史傳

所探較詳而間有誤處如誌云鬼章又欲以別部

出熙州史誤作出熙河熙與河是二州是時吐蕃

欲改河州鬼章又欲出熙州不得云鬼章又欲出

熙河也誌云今蘭州距賊境一里史作距賊境一

舍一舍是三十里見左傳注史似以其過近而改

也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史作安遮權陝西轉

運副使史無副字及今捍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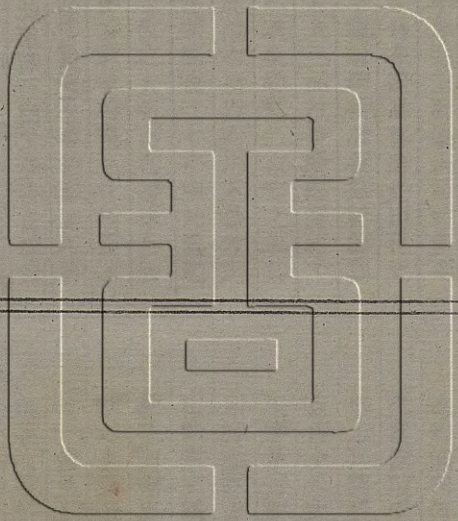
史作六十事皆不能定其孰是被旨攝師熙河史

作熙州時熙河蘭岷路置經畧安撫使稱之曰熙

河帥墜括之詞不得單舉熙州也公有文集十卷

奏議二十卷傳既不載藝文志亦未見則史略也

傳載師雄事蹟多詳邊功而於善政槩不叙及如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祖謙

宋二十

邵陽縣戒香寺碑

碑連額高五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七寸四分二十行行三十字連額並正書

邵陽縣重興戒香寺碑

近據臨洽鄉百里社僧文才陳狀元係河中府榮河縣開元寺十王院授業於紹聖貳年拾壹月中巡禮到同州邵陽縣臨洽鄉百里社本邨全社人張志用等請文才住持本社古蹟有額

戒香寺壹所初見本寺名額年歲深遠累經霖雨損壞了碑額欲乞移牒本州造帳司勘會本寺從初係省帳并

勅賜名額照憑出給收執所貴从遠住持伏乞指揮尋行勘會得僧文才住持戒香寺別無違礙及打錄到本寺舊來開元拾貳年 戒香寺碑文尋牒造帳司照會去後卻准本司牒稱尋將累年申 省僧道等文帳照會得上件

戒香寺係古蹟常住地土房舍

勅額存匿 檢准天禧貳年四月貳拾柒日

敬勅節文係帳拘管請將前件置碑 及重興

勅賜年月日照會仍請指揮前件僧文才等常切看管住持及自今後依例供申僧行文帳施行

右給重興公據付臨洽鄉百里社張志用并僧文才等同共住持上件

戒香寺每年供申僧行文帳施行

紹聖四年拾月拾六日住持戒香寺主僧文才并書

縣尉武 右班殿直監酒稅權主簿陳 宣義郎知縣事口 朝散郎通判知軍州事鄭 本寺地一頃下院

豆莊興善寺地四頃余

朝散大夫充實文閣待制知軍州事呂

紹聖五年四月初八日立石記 刻字薛隱

韓宗厚墓誌

石高廣俱三尺九寸三十七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許州

宋故承議郎充慶成軍使兼知河中府榮河縣及管内勸農事驍騎尉賜緋魚袋韓府君墓誌銘

朝散郎前通判永興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兼陝西制

置解鹽司句當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朱光裔

撰

朝請郎充集賢殿修撰知鄧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

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紘

書 朝請大夫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安常篆蓋

紹聖元年六月廿九日承議郎慶成軍使韓君卒於官所享年五十三越四年九月廿二日葬於穎昌府長社縣嘉禾鄉靈井里先塋之次嗣子狀 君世緒德美抵

子曰 先君之葬有日矣敢請銘尙顯揚於不朽子惟親友之契不宜以固陋辭 君諱宗厚字敦夫穎昌府

長社人也曾祖諱保樞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祖諱億皇任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與

國公諡忠憲考諱緯皇任尙書比部郎中知解州贈右光祿大夫曾祖妣郭氏周氏並封陳國太夫人祖妣蒲

氏王氏並封異國太夫人母仁壽縣太君李氏故太子少傅致仕諡康靖李公之女 君以康靖公蔭補太廟

齋郎初任徐州沛縣主簿秩滿授江寧府上元縣主簿大興水利溉汚萊爲良田者至二千七百餘頃創爲堰

閘視時水旱而均節之民獲其利歌詠載涂丞相王文公爲守上其狀於 朝以勞應格特轉光祿寺丞又公

知其才事多委於 君以辦治稱知溫州永嘉縣篆書之亡也母夫人悲思曰天奪我孝子矣韓氏大家 君

處尊口問曲盡敬愛遇人推誠相與久而益親長於吏治雖案牘叢委一視察其隱伏吏人畏惕不敢欺屢佐

顯人事有不可者守正不移雖在卑宦以氣節自任練達當世之務嘗上書言元祐間更按問法天下斷獄死者滋衆請復舊條乞比較州縣獄死之囚數多者行罰

皆根於仁厚之意王文公爲世儒宗樂教育後進 君嘗執經請益得其精微之旨既輔政同時預丈席者多被薦擢屢欲用 君而輒齟齬不諧通塞之分豈人力

也哉銘曰 夙稟軼才 自負奇志 訊經儒宗 究極精義 篤於內行 竭孝奉親 恩均宗黨 愛譽欣欣 當官

而行 弗倚弗比 平反庶獄 建設長利 並游之俊 方駕騰驥 君曰不偶 命也何傷 屈於遠用 尙有修名 刻石垂休 後裔其承

河川古刑字 宗厚韓億之孫縉之子東都事略無緯傳故宗厚亦不見于史按碑載宗厚歷官自光祿寺丞四遷至承

議郎賜六品服所蒞之地多能興水利斷疑獄文繁不具載又云嘗上書言元祐間更按問法天下斷獄

天平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河決曹邨口水暴至城下危在漏刻 君建議浚古黃河故道以殺其勢太守而下畏避不決 君請獨任其事水一夕而涸郡民樂在父

爲人毆傷在往報之更廿五日而卒獄具當抵死 君曰父被困辱而爲此情有可矜太守嘉其議爲讞於朝得減死論孫宗者以忿殺人吏囑其獄罪止於杖

君擢發姦狀卒致於法歲饑詔貸常平種錢有司并給仕宦之家 君以爲非 朝廷惠養困窮之意不當濫

及遂止簽書鎮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時有劇賊未獲捕者利重賞執小盜以告因交通獄吏鍛鍊成罪 君

臨訊立辨其誣爲正其獄後竟獲真盜一郡稱爲神明京畿積水爲害議者欲隨勢疏決自陳達於蔡河 君

曰陳地卑下歲苦流潦今又并受衆水是使鄉境爲壑民必受弊事亦不行 君自光祿寺丞四遷至承議郎

賜六品服娶張氏封仙源縣君再娶朱氏封長壽縣君男八人理大廟齋郎卒玃郊社齋郎玃未仕餘皆早

亡女四人長適前登州防禦判官劉復次未嫁而卒二在室孫二人 君天性樂易通敏篤好學問屬文口速

而壯麗可喜有文集百卷藏於家光祿公口館養母夫入左右順適得其歡欣歲時甘珍之奉雖遠必致 君

死者滋衆請復舊條乞比較州縣獄死之囚數多者行罰事皆可傳又云王文公爲世儒宗樂教育後進

君嘗執經請益既輔政屢欲用君而齟齬不諧是宗厚不附安石尤可嘉尙蘇軾以爲王氏之學好使人

同已化天下皆爲王氏之學一望皆黃茅白草蓋是時如宗厚者固少矣杜紘字亦有唐人風格碑云葬

于穎昌府長社縣嘉禾鄉靈井里先塋之次是亦附億也 方志亦載億墓而遺宗厚墓中州金石記

按韓宗厚爲億之孫誌云祖諱億皇任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冀國公諡忠憲宋史

億傳云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忠獻與誌不同東都事略亦贈太子太保而謚作忠憲與誌同誌云穎昌府長社人億傳云其先真定靈

壽人從開封之雍邱宋史地理志穎昌府本許州元豐三年升府此誌刻於紹聖四年故稱穎昌府

長社縣是其所屬縣有嘉禾鄉卽韓公葬所然則史作雍邱人者豈韓億時遷雍邱而其子若孫再

遷長社史不及書歟然何以此誌又不云自雍邱遷也億有八子綱綜緯維續縉宗厚爲緯之子是億之第七子所出而位不甚顯功業又無可

述故史傳所不及誌云君以康靖公蔭補大廟齋

郎康靖李公為宗厚之外祖蓋用外祖蔭入仕也

此誌撰者朱光裔書者杜紘篆者吳安常史惟杜

紘有傳字君章由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祕閣知

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

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此誌系銜則知鄆州時

已充集賢殿修撰傳與誌異也

真武經

石刻字處高三尺五分廣二尺作二層書

每層三十一行行各十七字正書在嵩山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

宋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甲辰朔二十八日辛未

河南宋溥書并立石

武宗孟嘗

元符二年宋溥書宋未有名而其書秀雅可觀頗似

趙文敏且嵩碑記絕無小正書錄之嵩陽石

韓宗道墓誌

石高廣並四尺二十四寸

行行四十字正書在許州

宋故通議大夫充寶文閣待制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三百戶致仕韓公墓誌銘并序

朝奉大夫充集賢殿修撰知秦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上輕車都尉曾肇

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上輕車都尉賜紫金

魚袋趙挺之書

左朝議大夫寶文閣待制知穎昌軍府事兼管內勸

農使京西北路安撫使柱國吳安持鑒蓋

大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杭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鈐轄

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韓公諱宗道

字持正年七十有一上書謝事

議大夫 命未至 公卒于位三子曰球曰瓌

河南府軍巡判官曰琪承務郎皆前死一孫長郊社齋

耶其弟朝散郎宗直請于 朝往護 公喪既

而枉道過于為 公請銘于與 公同時為郎尚

書已而倍為從官既故且成銘其可辭韓氏世家常山

自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美國忠憲公諱億以

文學起家致位政府始葬其父 累贈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陳國公諱保樞子穎昌府之長社縣送為穎昌

人 忠憲公八子二為宰相一為門下侍郎一知制

誥 知制誥者諱綜累贈太尉 公考也世德淵

源其來有自至 公三世而盛大光顯實幾百年其

間魁壘傑出為一時之望者相繼有人至於孝謹恂恂

行稱於家材見於事者亦多可紀 公其一也

公孝友慈祥自少無子弟之過事諸父盡子職不獨於

其親然也其遇人豁然不立哇眈其為吏廉平無私所

至勤勞公家不簡細故雖貴且老未嘗怠以止也其為

近侍中立不倚不事夸奪雖有忤心者莫之忌亦莫得

而侮也故在家為賢子在官為能吏而在 朝廷

為良士孔子稱詩之夙夜匪懈又曰無忝爾所生以為

大丈夫之孝若 公可以當之矣初 公以忠憲

公恩補將作監主簿三遷大理評事監潁州商稅務會

汝陰關縣令號多職田前攝事者垂得口入而州俸

公代 公辭不得則過職田期而后往代時

公年尚小眾伏其廉嘉祐四年鑲其廳中進士第知越

州餘姚縣 公仕頗已有能聲至是摘姦字良治行

益百歷監在京皮角庫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歲饑

請發官粟貸貧民民賴以濟熙寧初知巴州時

天子進用二三大臣鼎新政事 公以名家子有聞

於時近侍多薦 公宜在臺閣大臣亦雅知 公

會 公叔父康國公去相位即擢 公成都府路

轉運判官兼管勾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講議法制必

究利病因革損益視理如何不務紛更不膠舊貫繇是

一時同事者初雖異意卒皆絀已從 公服其平正

而凡有改為蜀人不知其擾入為開封府判官復出提

點河北西路刑獄徙淮南路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市

易事八遷尚書工部郎中時市易法初行任事者希功

旁緣漁奪 公數裁之不聽則致之手理 朝

廷聞之遣官行視任事者得罪去 公亦徙知廬州

蓋 公當官不撓其守類如此歷知鳳翔府潞州官

制行召為尚書戶部郎中使契丹還歷太常太僕少卿

尚書左司郎中太府卿元祐三年擢權戶部侍郎均節

食貨號為稱職真拜刑部侍郎未幾復為戶部以贖文

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聽決平恕不事苛察守中循理不

苟虛譽歲餘復還戶部五遷太中大夫紹聖初除贖文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喪子辭求便郡適以待制知陳

州徙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又徙瀛州兼高陽開路

安撫使又徙杭州卒時紹聖四年七月甲子也元符二

年七月十四日葬長社縣嘉禾鄉附 忠憲公兆

公在朝數言事嘗請擇守令明黜陟以覈能不立嫁

娶喪祭之制使貧富各安其分 詔有司節浮費

典遺利量入為出以制國用它所建白類如此有文集

二十卷藏于家 母劉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妻聶氏

十一

十一

追封許昌郡君一女適兩部員外郎宋景年孫女三人

長適西京伊陽縣主簿宋晟餘尚處銘曰

有倬韓宗 聲自龔公 子孫馮厚 益熾而崇 有

公有孤 曰仲叔季 亦有持橐 從容風議 猗與

南陽 克紹厥世 豈惟勢榮 德亦是似 崛起于

少 吟哦六經 出偕寒雋 擢莖王庭 迺使四方

明國若否 迺將八州 宜民父母 地官之亞

天府之長 在人無非 在己無枉 既秉於退 亦

全其歸 命書在道 歿有光輝 潁川之郊 其原

無靡 苟矣無忤 往從父祖

宗道韓億之子東都事略韓綜傳云子宗道

元祐初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餘無所及宋史亦

同碑述宗道在朝數言事嘗請擇守令明黜陟以覈

能不立嫁娶喪祭之制使貧富各安其分詔有司節

浮費與遺利量入為出以制國用有文集二十卷可

補史之缺碑字亦完好今億碑在許州城東北三十

里碑云葬長社縣嘉禾鄉耐忠憲公兆是耐億葬也

方志失載宗道墓非是趙挺之宋史有傳書史會要

稱其工筆札其蹟礫見鳳墅續法帖中蓋未觀此碑

中州金

元符二年中元前一日

按蔡卞為京弟傳稱紹聖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兼

國史修撰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而不言

其為翰林院承旨其於鄆州亦未嘗歷官不知何

以有二大字姑存之俟攷

郭縣利師塔記

碑連額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二寸五分共十八行

行三十二字額題宋故利公塔記並正書在鄆縣

宋故京地府鄆縣白雲山主利師塔記

講經律論臨壇僧道雅書并題額

按韓宗道為綜之子綜為億之第二子宋史有傳

字仲文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不言贈太尉

史之畧也傳附載宗道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摭誌則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以待制知陳

州青州徙瀛州杭州卒史俱畧之此誌叙其實則

云韓氏世家常山自億始葬其父保樞于潁昌府

之長社縣遂為潁昌人然則遷潁昌自億始較宗

厚誌加詳而亦不言遷自雍邱誌叙三子一孫干

前而未乃及其母妻一女三孫女是又一例也誤

者曾肇書者趙挺之篆者吳安持史皆有傳肇字

子開羣弟坐罪降為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

州海州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由知楚州入為

國子司業歷太常少卿權吏部侍郎除中書舍人

給事中不言其兼侍講安持附見吳充傳充子安

詩弟官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此

系銜寶文閣待制知潁昌軍府史全畧之

州學二大字

石高六尺六寸廣三尺五寸五分州字方二尺三

寸學字廣二尺五寸高二尺九寸正書在東平州

翰林院承旨蔡卞題

非施則不受非時則不食焚誦無綴攻是務持法華

金剛上生三經計十大藏由是心地無塵慈雲有潤德

風遠振高譽遐飛復詣鄉邑住毗沙隆昌寺度小師一

人法稱惠滿實慶壽三年 軋元聖節試中經業抑

亦性閑了義績慧焰以長輝振濟含靈俾正法而悠久

自非師資敦遇宿契宏因者何其使然耶師以治平三

年十一月十一日託疾而化僧臘四十七俗壽七十一

門人惠滿茶毗收骨瘞于幡竿村古佛院所送元符元

年建成率堵每歲開闢真乘仰伸報効以其先師之道

業顯得為記徐深愧無文直而書之二年已卯十月庚

子郵時趙宗輔記

元孫善明 宗緣 曾孫澄愚 澄意 澄觀 澄

凡辟文武官朝請耶孫熙以次及部役等二十有六員以二月十日丁未開山至五月十一日丁丑畢功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焉凡役兵匠九千七百四十有四取石既夥懼役兵疲困而功不時集復請募近縣夫五百俾悉挽巨石以訖其事然屬運寒氣痛自京都遠於四方人多疾疫而况大山深谷之間嵐霧蒸鬱朝暮被冒病者宜甚於是時其藥食至覆藉之具無一不備仍分處太醫各俾診治日且躬行巡視由是病者千七百餘人而不可治而死者蓋亦百釐之二逃者纔五十人耳衆者既衆不患食不足常患水不給山之東南舊有碾子一泉方春日用且乏乃並西於桃花谷天井泉至谷口凡四里續大竹二百二十有四引水日二千餘缶於是水裕而無渴飲之患前此興作而死者皆留瘞山中及功畢往往不復完掩今題奉 制悉給錢焚收置飲具以歸其家居山土人皆云每至久積陰晦常聞山中有若聲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橫天者沉鬼未得解脫遺遺而然乎於是大集浮屠衆恭作佛事即重五晝夜爲設冥陽水陸金錢寶符無礙道場以薦拔其苦於其生者既足飲食具醫藥所以撫恤之無不至於其死者又置

飲具設佛事所以度脫之無不盡此無它蓋以謂與大役舉大事使人人忘勞而赴功是亦臣子遵奉之志耳故不敢不勉云元符三年五月十二日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探石曾孝廣謹記
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提舉探石醫藥韓思永書并篆
宮苑副使帶 御器械同都大提舉探石文昞立
碑
緱山霍希範霍亮霍奕刻
億按永泰陵舊宗葬地也于時修奉陵寢首是役者爲朝奉大夫都水使者都大提舉采石曾孝廣案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名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見宋史本傳今碑言都水使者即其職也然于孝廣都大提舉探石竟不附見史文其亦有所未及與宋史禮志狹宗崩徽宗即位詔山陵制度並如元豐今案碑云取大小石二萬七千六百有餘視元豐八年蓋增多五千二百七十有二然則有司踵事奉行益爲崇侈其靡費已至此而史因依詔文書爲並如元豐其信然與 億師金
二陵探石記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二十行行三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億師殿

建中靖國歲在辛巳正月乙亥 欽聖憲肅皇太后上僖遺詔追尊 故皇太妃爲皇太后是爲欽

仲題額 朝奉郎監西京偃師縣緱氏鎮管句城內煙火事兼稅場驍騎尉賜緋魚袋孫應書

慈皇太后於是 山陵園陵二役並作太史請以五月丙寅復土而探山之役自昔爲重祇奉 二

西京左藏庫副使提舉開封府界亭生馬監同都大提舉探石高偉

陵其用實倍事嚴期迫上下憂懼 朝廷始更用郎官任護其役迺 詔遣尙書都官郎中曾孝序都

御器械同都大提舉探石文昞立石 彭臯刻字

督之而以如京使帶 御器械麥文昞西京左藏庫副使提舉學生馬監高偉爲之副辟置其屬分督庶務二

億按二陵一爲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后一爲欽慈陳皇后並陪葬永裕陵者也宋史徽宗紀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甲戌皇太后崩遺詔追尊皇太妃陳氏爲皇太后碑所記皆合然少有異者惟云正月乙亥欽聖

十有九人集七路匠師與夫陪役之兵以指計者凡萬六千三百三十石之數類者其備至二十有二尺其廣

憲肅皇太后上僖與史較後一日碑當時所述當不誤又攷碑之記在是年三月二十六日文內已首稱

踰尋其以枚計者二萬七千一百有奇役實始於正月癸未而終於三月壬午蓋六十日而 奏畢若臣君兵

二后諡攷之紀乃云四月甲午上大行皇太后諡乙未上追尊皇太后諡方作記時諡號尙未定文獨象

或死或亡纔二十有九人論者以爲敏而赴功燕及其衆仰惟 憲肅皇太后有大功於 朝 主

稱何也此必立石時追紀及此耳記出之曾孝序孝

上誠孝充塞天地當此之時百神莫不効職事之所以獲濟豈小臣之力哉故例皆立碑以紀歲用俟佐有請

序見忠義傳叙其歷官自初筮仕以至死職皆未言

顧安得以獨無於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朝散郎守尙書都官郎中大都提舉探石護軍賜緋

當建中靖國元年爲朝散郎守尙書都官郎中又無

魚袋曾孝序謹記

使職如今碑所載都大提舉探石護軍賜緋魚袋而

前河中府河東縣尉都提舉探石所管句文字史恂

史並從畧今得之於此碑又可實也 億師金

三十六峯賦

神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寸共二十
六行行六十六字行書在登封縣

三十六峯賦并敘

四明樓異試可

武林僧曇濟參寥書

監寺僧宗證題額

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爲東西都而山川形勝之富
視它州爲傑觀昔韓退之自棄天見於歌詩形容勝槩
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與梅謝諸賢相繼爲僚
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爲羨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
縱觀諸境未有過少室者而巖巖聳拔乃在戶牖間朝
夕博望歷三可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
古詩之流云

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巖谷超然有
於方之志兮乃東升于岱頂而西謁于華麓雖衡陽之
南兮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方游心而騁目獨
怡然而忘歸兮內欣然而自足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
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顧兮意惚恍而有失適嵩高之
丈人而問津兮曰游四方而真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
危之不陟今乃西望兮岌然而聳特雄柱天綱兮橫亘

於地軸連絡偃覆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至以十
二兮曾未觀奇峰之六三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至
而河伯自溢子烏觀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之少
室其高則峴岷嶓嶲崑崙嶽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
八其深則環紆紫纒盤糾糾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
百包嵩陽以作鎮兮截輟轅以爲郭眷歌山之所聞兮
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菓兮神之與仙藥石
柱若承露之盤兮帝休若揚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
可以長上古玉膏在巖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
石寶所聚光明之穴兮晝所鑠一丈之鍾乳方可殮千
歲之資糧兮不絕其中可避兵水之災兮自有經書之
傳其神異則玉女爛織錦之文兮金人迷白露之落雲
洞警時聞之鍾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爲
壘兮阿育王寶之以爲塔謂所記曰少室山有十八壘
山上方十里元和郡國志曰少室山其高六十六里東
海經曰少室山有白焉名曰帝休葉如楊其枝五節
郭璞曰少室山嶺有白焉名曰帝休葉如楊其枝五節
有金像人在視則有白霧起迷入雲中曰少室之陽可
避兵水之災嵩山記曰少室山有雲母井出雲母神似
傳曰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菓神之仙藥周太子晉學
書自然飯食與世無異石室前有石柱似承露盤有石
窟滿下食之一合與天地畢郡國志又曰有王子晉壘
猶有九十年資放在山中南志曰歌山舞水在嵩峰
曰阿育王塔在山北玉女織錦壘并堂在東北堂內石
色爛班煥如紋鐘乳穴在山東南穴中有鍾乳頭頂

大一寸光明穴在山東南角深三里餘面上五百尺蓋
道長明雲錫洞樵人從三間鐘聲口允井昔有二人得
道一人誤傷而死一人化爲鶴
求其死者哀鳴泣血滴石成穴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
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方義談於適子知
其一方未知其二子識其外方未識其內是徒知六一
之所有方而烏覩六一之名義東朝嶽祠儼百神兮西
望洛邑鬱千宮兮下瞰洛陽其形太
嶽兩太陽少陽山之明兮
在山之南明月峰之左日月之象石城石笋天所形兮
故名太陽居衆峰之南故云少陽
上有石天秀拔如城檀香丹砂質所鍾兮山多出樹明
壁狀似笋秀拔如城檀香丹砂質所鍾兮山多出樹明
赤砂出鉢孟香爐狀所肖兮形如鉢孟覆其頂天紫霄
勢之穹兮以差低於連天亦接雲霄羅漢七佛像設留
兮測中有羅漢洞虛現其
靈應來仙洞府深兮皆聖所
老云此峰是神清涼寶勝梵刹標方音有清涼寺居其
仙洞時有見者一盤日出而色若銀形
云瑞應瓊壁祥光紛兮峰多祥瑞夜有神人通體紅色
其翠靄華茂故云 葵蓋翠華煙靄疑兮色紫秀宛若
其翠靄華茂故云 葵蓋翠華煙靄疑兮
草靈兮多生奇藥若
其翠靄華茂故云 草靈兮
白道欲隱此上有天卓劍白雲形貫絕兮狀若卓劍
然帝字一云帝字峰 白道欲隱此上有天卓劍白雲形貫絕兮
雲金牛明月色像起兮色若黃金其狀若牛
峰中時現圓像如月 雲金牛明月色像起兮
天光聚兮東而迎其朝霞
峰中時現圓像如月 天光聚兮
玉石華茂於諸峰而形如聚馬白鹿神仙泉兮下有子
王皆五成或云仙人繫馬於上此則六一之名義方 玉石華茂於諸峰而形如聚馬白鹿神仙泉兮
峰上多白鹿或云仙鹿其色皆白此則六一之名義方

而未觀六一之景氣丈人曰方春陽之益三兮燒痕蕪
沒而青三紅紫之繡錯兮引百轉之幽禽雄樓傑觀
方切星辰而上侵玉仙神女兮乘輜駟而下征朱明草
木之扶疎兮蔽大明之午外山杳雲氣之冉三兮若覆
甑而鬱蒸忽雨聲在天外兮勢翻盃而倒傾唯紫芝之
黃鶴兮舞長空而產英金鷄之驚葉兮山空落石若仙
人之銀聲夜月白而風冷三兮玉笙清激而弭聽暨元
陰林柯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稜三冰雪積積於千仞
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三惟四時之出沒變態兮顯晦陰
晴不可得而盡名豈特仰觀俯聽自辰及酉應接之不
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人之所不能形容兮而豈公子
之不可究量或背若相反兮或面若相向或或或若相關
兮或揖若相聘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防或後者若
和兮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
若相携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越兮
相望或雙瘦兮若蛾眉或成羸兮若扶躓或蹲伏兮若
駝虎或崇聚兮若窳益或成嚴兮若壯王或勇猛兮若
梟將或快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若舡舫或若遊郊原
兮曩丘墳而包樞柳或若入宗廟兮紛豆登而尊拒吧

殿二方森劍戟落一方列屏障勢傾略方斷而還連狀
容與方宛而復壯超然若三十六天方神仙之洞宅姪
然若三十六宮方如嬪之游燕昂霄聳壑冠珮悠方泉
飛霞傾霄辟流方天闕星煒玉枰成方松篁瑟二鈞天
迎方嬌雲曲月鬢眉新方煙斜霧縹龍麝焚方霞舒霓
卷舞袖張方雷震轟二宮車還方言未既而公子頽然
如醉方洒然如醒非丈人無以藥之使夢方刮之使明
僕未能窮茲山之勝踐方究茲山之耀靈請執杖履方
以從後塵

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廿三日

住持少林禪寺傳法沙門清江上石

洛陽張士寧刊

四明樓昇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為武林
僧參寥極得坡公臥筆法道劬古雅即令坡公見之
亦當首肯石墨鑄華

碑立金壺峯下宋登封令樓昇刻金壺詩於上志載

昇置仰嵩堂於治署圖金壺於屏著太室二十四峯

詩少室二十六峯賦並序僧曇潛書昇詩殊不足觀
賦乎大詳覽可慘參攷書亦不惡嵩

樓昇若知鄧郡塞黃德湖田于每遇其祠未嘗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十一

梅澤詩并題記

石橫廣二尺七寸七分高二尺二寸七分
分共十九行行十四字行書在鄆縣

宣德郎權知縣事崔洪書

過草堂望終南山

兩峰高插碧天寒雖得春風雪未乾謝展自忘登覽倦

草堂終日凭欄干

經樊川懷杜牧之

杜曲樹連蒼翠外終南雲暗有無中清詩妙句空貽後

不見樊川一老翁

行役述懷

世路侵尋老客顏黃埃遮眼鬚毛斑青山未許教人去

白日何曾放我閑

又

明月一尊酒清風萬卷書南山山下地終欲卜林居

有宅一區有田一頃有酒一尊有書萬卷嗚呼余乎

胡為乎爭名於時隔此真趣而心與形役自勞其生

乎

不心薄之然墨莊有祖為慶歷之人師有孫為嘉定

之大老故豐惠之祠畫錦之堂梓里不加廢斥也墨

莊知登封最與參寥厚故三十六峯賦乃參寥所書

子襄界之以充四明文獻而抄墨莊嵩山之詩以附

其後吾聞墨莊嘗攜嵩山之石以歸高孝而後南北

隔絕攻媿乃築閣曰登封而貯石于其上其自為記

也三致意于京洛之遺五百年以來喬木凋沉闕與

石俱滅沒而碑刻尚無恙斯社元凱所以倦倦于身

後與集

右三十六峯賦知登封縣四明樓昇試可所作僧曇

潛書曇潛一名道潛與東坡倡和所謂參寥子者也

朱昂續散說參寥住西湖智果院能文章尤喜為

詩坡南遷素不快者披詩語謂有議刺得罪非初服

建中靖國元年曾子開為翰林學士言其非辜詔復

祝髮紫方袍師號如故碑書于建中靖國元年九月

正參寥初復師號時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二終

崇寧改元三月十四日吳郡梅澤說之題

住持僧紹利立石

余既得珙書李駒詩表而翫之以為希有其後又得

所書吳郡梅說之過草堂望終南詩等四首又題尾

一段津津然有味于山水之間思往而不可得者梅

之寄意不淺矣使非珙為之書刻後世之人何從而

吊其遺蹤焉始知山川之奇與人胷中之秀腕筆底

之神率相待而成一時之盛乃山川有更移時世有

隆廢而人之心胷脈脈流行不絕又相為灌注始終

不亦猶歸于變滅悲夫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已

墨林

快事

劉晦叔等題名

石高三尺一十五分廣二尺二寸五分
行六字惟第一行七字行書在野

崇寧元年季春十七日汝海劉晦叔東平畢公叔三封

宋仙民蒲陽蔡元長同來

按題名首行季字初有張謙克讓題五小字蔡元

長即京也傳載崇寧元年由知定州徙大名府韓
忠彥與會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學士承旨
其時自定州至大名還都野貽非道路所經不知
何以來此

河南李口彦粹游石門登玉盆預行者定武口口于寔
開封王師顏希賢徐師民叔贍秦亭李師古口從馮翊
傅汝礪彦正洛陽口口直于正建炎已酉歲清明前一
日行記男松年侍

又高三尺一寸廣二尺九寸五分
又行六尺七寸七分不等篆書
晏德廣段口口缺 師命禱雨升澤口口缺 而去口口照甲辰缺
又橫廣三尺一寸三分高三尺三寸
又五分六行行七字八字不等篆書

石邵辰雄飛晏素壽皆曰禱雨檝舟玉盆制誌歲月而
去乙巳清明前一日以董堰復徂登汎掃縱觀方羊久之
又高四尺八寸廣二尺四寸三分
又行七字八字不等篆書

閻丘實深田德夫章德楸慶元二年正月甫因跡堰徠
又三行行八
又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異曹璋李稟紹定己丑清明日識
又高二尺廣僅存一尺五寸
又五分三行行四字正書

郭嗣卿陳季時程清叔慶元戊戌缺
又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四分
又分四行行四字五字不等正書
開禧二年人日牟節甫劉琳靜來
又高一尺八寸八分廣一尺五寸三分
又分四行行七字八字不等正書
皇然安丙子文抱孫明孫與李口貴同來嘉定己巳閏
月清明日

定己巳為三年正吳職伏誅丙知興州之時也皇
然是其別號因以名集石邵等董堰徠登題云汎
涕縱觀方羊久之方羊二字見於左傳他書多作
仿伴史記吳王濞傳又作仿伴淮南子原道訓又
作方洋皆即逍遙從倚之意字異義同

武功縣學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四尺三寸五分二分
一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武功縣

宋京兆府武功縣新作縣學碑銘
知縣事兼管句兵馬司公事趙茂會撰并書丹篆額
士志於道者常患乎不得遂其學得遂其學者常患乎
不得信其志遂其學矣時能信之則君子以為榮遇焉
此武功縣學之興而銘序之所以作也建中靖國元年
夏四月知京兆府孫公覽奏以壽春縣令趙茂會知武
功事秋八月公去崇寧元年春三月茂會始來是秋貢
士府十四縣懸格所取武功居多時歎惜其遺者猶眾
既冬邑人相謂曰賊益賊撫良善政令之所在也孝悌
睦嫺以考其行絃誦講習以和其心性命道德以進其
學實士人之所望焉乃謀葺 孔子廟聚生徒而
凌陋不可居十二月有 詔建州縣學講養
士之法同僚相語以州縣吏雖尊賤有次其中明孝悌

又高一尺九寸五分廣一尺五寸五分
又分七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
邑令何武仲拉贊中黃元英廣漢沈德明普慈周伯光
黃養源來全子祿孫和孫侍行嘉定辛未中秋後十日
又高四尺六寸四分廣三尺
又七字五行行四字正書

石盆應有意要洗貪者廉前郡口李一鰲
又三行行三
又字隸書
李口熊來嘉定端午

按玉盆在襄水中詳見前卷石門題名此題名中
有因禱雨而至者有因际堰而至者亦詳見前跋
此題率多缺泐其來遊姓名全見者得三十四人
惟安丙一人史有傳餘俱無致丙字子文廣安人
淳熙間進士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為四川宣
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于松言曦必誤國既
而曦奏丙為隨軍轉運司居河池十一月金人攻
湫池堡破天水緜西河入成州十二月金人持詔
至曦受詔稱蜀王三年正月曦僭號建官稱臣於
金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郎省事丙陽與
而陰圖之遂謀誅曦三月幽曦首附驛朝廷上下
動色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
使兼四川宣撫副使卒諡忠定著島然集此題嘉

孰後先邪茂會瞿然以興日瞻敢不祇若
王之休命明年春訪隙地夏於府願易廟西樓店基為
學舍 知府事虞公築從之徹木於淫祠經費於計臺
轉運副使許公天啓可所請即日給官錢五十四萬
資其用於是築新基南鄉為麗澤堂左右前廊瑛布八
齋名之以道德皆新作也其東則 宣聖殿小學
職掌之位庖廚祭器隸者所直舊舍足焉補缺益卑與
新允稱總五十楹基長二十有五尋廣十有三尋餘六
尺經始於二月乙丑落成於三月癸巳烏乎學校為事
必與於聖人極盛之時三代可監也蓋備所養以期所
用今 吾君待天下之士厚矣天下之士宜
思所以副之茂會何人獲宣 盛化且得效

大馬之力於其開為遇為榮罔可言既謹拜稽首叙事
勒銘著之金石以告學者銘曰
夏后庠序商邦誓宗周王領官中之孝悌漸磨仁義名
殊述同 明明我主超三邁五人材是隆民
有舜則好是懿德合由以容家黨衛國塾庠序學慨然
聿崇通升次舉匪私是與允期於公咨爾有眾學以致
用勿尸厥中入孝出悌居仁由義敏則有功以副
盛時允能庶幾三代之風

崇寧二年四月初吉立石左班殿直監酒稅王俊權
主簿蔣次元縣尉盧祥

遊終南山雜詠

石高三尺廣二尺三寸分兩款皆
十九行行十四字行書在褒城縣

李朝詩

宣德郎知縣事崔琪書

入門脩竹聳琅玕坐久香風拂畫欄春色正穠雙檜靜
朝光初上一峯寒草堂圭峯翠縈虛室塵襟冷迴踈
窓夜夢殘物外閑心殊未愜躬勤重上白雲端自此遂遊紫閣

右草堂

石磴溪橋傍翠巒分明深入畫圖間遠饒禪刹疑無景
南山諸寺惟迥出群峯別有山仙掌數尖塔微雨欲來
雲影亂輕風不斷鳥聲閑嵐光可是清人骨更待中宵

一夢還

右宿紫閣

小雨初回作暮寒斷崖壁立夕陽間一襟清興無人語
旋拂禪床卧看山

右雨後紫閣晚望

蔽日芳林迷去路被踐落葉誤行蹤轉崑却見層巒出
知是仙山第幾重寺前大頂山極為蔚拔

琪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留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
能使超也崔琪是又一人非唐虞相起判鳳翔者石

韓

右為終南山雜咏曰草堂曰紫閣曰雲際院曰長嘯
洞曰重雲山曰白雲曰漢陂乃李駒之詩崔琪書之

于崇寧間者為七律二七言絕句八共十首詩亦清
拔獨怪琪以風塵下吏一旦執筆遂足為詩人之重

令榮華至今不至與山風谷鳥俱沒字之不可已如
此今人重請宋人以為詩字無分矣乃其間寂之濱

炳明有此人亦不可全蓋已余得此驚躍連與連之
以續一代之絕學其赫赫山斗者未可與並也快事

褒城縣學記

碑連額高八尺七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五分
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正書篆額在褒城縣

褒城縣新修縣學記

蘇時記

谷口謝實書

主簿閻師敏篆額

天子即位之四年寔崇寧改元之明年也

天下州縣皆得立學蓋將口追先朝欲為之志

恢復三代甚盛之舉美口載新口州以是責守相

右雲際院

西風壁立蒼崖瘦一水湍流怒浪翻雲外不須求紫府
祇應此景是桃源

右長嘯洞

漸侵晚景尤便靜不出忙中豈愛閑休問驪驅與鼃龜
會須投絃老青山

右宿重雲山寺

萬點梢頭爛曉霞漫隨閑世關春華孤根自是生窈僻
未必輕輪別圃花

右重雲道中海棠

蔽空纓綵門前路匝地疎苗戶外村墅宿雲房叩虛寂
紅塵意味不堪論

右宿白雲明日之廓縣

望極空蒙清滿懷更等遺跡步高臺日斜林杪增光去
風靜山尖倒影來萬頃澄瀾春漲碧一川秀色暝陰開
坐中自有江湖興未放城南畫舸回

右漢陂

通判朝散諸寺留題寺僧請立石

崇寧二年六月一日

李駒通判秦中留題中南而郭令崔琪書刻石駒詩

縣以是功信刑邑相屬小大畢舉於是

何即為之學生者忍獨之耶褒城古漢中之

東隅度地不善澆江即水庫

曾莫暇顧迨今有年而令尹魏郡張侯克獲素

民財不共募上不踰月而民力不與齋祠講

與其子弟相與咨嗟太息謂於其終威欲書石以紀其事

然于謂褒中述百氏之筌蹄求不放之良心

學於有政諱論嘉言獻於受成於學

然後翰墨談笑之間

然後翰墨談笑之間

然後翰墨談笑之間

然後翰墨談笑之間

六月癸未 鐵 右班殿直監酒稅務元浩

鐵 縣事張元翊立石

按陝西通志褒城縣學慶厯開倚於江岸寶充宰
褒建有自記崇寧中張克獲移治西三十步蘇時
有記卽此碑也碑文殘缺惟慶厯中及度地不善
濱江水庫令尹魏郡張克獲等語尙可詳譯碑建

於崇寧二年六月癸未云詔天下州縣皆得立學
者是時方推廣元豐三舍之法行于縣邑因令縣
邑皆置學褒城舊有學至是因移建也慶厯寶充
碑已見前

乾陵無字碑題字十二段

碑高一丈七尺廣七尺九寸計題名凡十
二其一五行行八字左行正書在乾州
開封王穀正叔汝汝行邊部南遷京兆道經奉天同邑尉
李定應之恭拜乾陵時男僅從行崇寧癸未季冬初入
日題

又正書五行
九字左行
范致明晦叔謫官口水政和元年天祺節後一日同邑
尉郭詔又善來謁乾陵實亮黃畏從行

劉錫禹圭口環前之河朔以宣和癸卯三月四日與口
鏞和口鏞口口三大宗正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恭謁 陵口

又正書九行
七字左行
千山頭角口万木爪牙深有客能占氣無人解換金雞
名帝堯德易小漢文心慷慨松風外停車聊一吟

宋京按部再至宣和五年三月望弟下從行
又與金都統經畧耶君行記同在一面
行書七行行三十四字不等左行

少府監丞師具瞻民望監察御史完顏忽升虎用之刺
史胥謙益之省差段繼祥慶之奉天令李天章文卿縣
丞温迪罕握奇主簿字疋疽縣尉孫完全甫司候吳昕
明之與定五年四月中旬日敬謁 陵下外郎張秀華
德秀題

又與金都統經畧耶君行記同在一面
又一面行書三行行十字左行
省掾胥恒同弟泰因省視 兄刺史敬謁 陵下與定
辛巳重陽日題

又正書四行
行十四字

正大政元夏廿九日州司候許柔前醴泉簿宋寯尉蔡
仲融進士鄭相外人王玠全拜

陵下

又正書四行
十一字左行

宛丘宋孝先天經作丞萬年權邑奉天聖家恭謁 乾
陵徘徊歷覽終日政和甲午仲秋晦日男才申甫侍行
又與金都統經畧耶君行記同在一面
行書六行行十一字左行

政和甲午冬行勸農之事因登乾陵晚步臨川亭抵暮
迺還全會者五人北幽李濟澤民王頤正夫彭城韓渙
亨林河南郭彥正子常淮陽宋孝先天經十月十有七
日題

又正書三行
七字

建安暨唐裔公本攝郡事掾家來遊政和戊戌孟夏望
日

又正書七行
十二字
宣和改元勸農出郊休轡梁山晚餼入郭率蒲中來扶
安道園田周無忌漢直都陽齊殊仲濟耶李思誨孝
初岐下范汝聽用言河南郭彥正子常同焉仲春中澣
日守郡吏大梁李士觀元字題

又正書五行
八字左行
宋仲口口口口守易使三秦宣和五年正月十四日
與口口器張子剛子口同訪古至此口口爲書

又正書五字
十字左行

又正書七行
九字

丁亥清明日權縣事范益率致政馬麟之監征高士若
郝師雄丞 延年簿孟及申恭謁 陵下是日麗景味
香春氣融連遊人共樂排燭夜歸

按乾陵唐高宗陵也在乾州奉天縣北十里 今縣
州東至僖宗靖陵十里肅宗建陵四十五里太宗
昭陵六十里宋元祐中計使游公圖而刻之防禦
推官趙楷爲之記又有子闡國所進無字碑高二
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今題名有十
三段崇寧政和宣和年者九段金正大元年者一
段與定五年者二段丁亥清明日一段與定二年
爲宋嘉定十四年正大政元爲宋嘉定十七年但
云夏廿九日不知何月也丁亥爲金正大四年宋
之寶慶三年也蓋自宣和五年以後隔九十八年
而後有金人題名陵之曠無人跡亦云久矣題名
中姓名間有缺泐其存者合之宋金得四十二人
見於宋史者一人曰劉錫附見劉仲武傳仲武字
子文秦州成紀人官西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
臧征薄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
羌必降但河橋功力大非倉卒可成貫許以便宜

宋 十一

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為質仲武即遣子錫往河橋亦成仲武帥師渡河擊與歸貫掩其功仲武亦不自言徽宗遣使持珍至邊賜獲王者訪得仲武召對帝勞之問幾子白九人悉命以官錫閣門祇候此題劉錫字禹圭以宣和癸卯三月謁陵疑即其人癸卯是宣和五年又宋京一人見宋詩紀事成都人崇寧進士而不言官位此題在宣和五年云按部再至是已顯仕矣不知即其人否又金史一人胥謙附見忠義馬慶祥傳元光元年十一月聞元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遇大兵邀其歸路慶祥不屈而死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此題稱刺史與史稱治中小異然與定五年之明年即改元元光當即其人

靜應廟記

碑連額高五尺一寸三分廣四尺二寸十八行行二十字行書額正書在耀州

耀州五臺山靜應廟記

朝奉郎知軍州事賜緋魚袋借紫王允中記
宣德郎充陝西路提舉學事司管句文字東長孺書
崇寧二年春三月丁亥允中始涖郡事適境內經時不

雨雩祭祈禳無應者乃考圖經訪諸靈蹟郡城之東五里有五臺山孫真人祠實舊隱也以美利在民廟食久矣丙申躬率僚吏禱焉即獲甘雨三尺合境告足自是每禱則昭答如響爰請褒崇賜額靜應秋九月丙申賞 勅以告屬元陽有請里民奔轅祠下踵未及旋已復霽然剡章載上錫號妙應嘗召華原令張斆尉李倚諭之曰祭有五義凡施法定國勤事與夫禦災捍患皆得祀之矧真人生不屈于世以保其素死能福斯民以食其土而祠宇卑陋僅庇風雨非所以副 朝廷褒大旌顯之意下副邦人祈報敬事之誠飭倚聞之趨走赴功鳩材庀工三年春三月經始諭月告成於是棟宇之制始稱其嘉號真人諱思邈清風高節與夫靈異變化之迹具載傳記而盛德茂功又已著於 詞茲不復紀九月二十日

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賜緋魚袋于異立石

刊者劉源

靜應廟勅告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廣三尺七寸作兩截書上十九行行九字下十八行行十八字連額並正書在耀州
威德軍五臺山靜應廟額勅并加號妙應真人告詞
尚書省陝耀州靜應廟額狀近承都省付下政府西

路轉遲司奏據耀州申契勅孫思邈本華原人祈禳靡有不應乞賜一廟額本司保明是實等下太常寺看詳據本寺狀檢准令節文諸神祠應旌封者先賜額今依條欲擬靜應廟為額本部欲依太常寺擬到前項事理施行伏候指揮謹奉

勅宜賜靜應廟為額殊至佳

勅故殊崇寧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降 右正議大夫守

右丞吳 左銀青光祿大夫守左僕射

勅耀州華原縣五臺孫真人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茂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祔而祀之惟真人生於有唐見謂隱逸應物之迹具載史官廟食華原時迺鄉縣祈禱休貺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榮號尚其敬懍永福此邦可特封妙應真人 中書令 關 中書侍郎臣趙挺之宣奉 中書舍人臣慕容彥逢行奉 勅如右
麻到奉行 侍中 關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門下侍郎將 給事中時中崇寧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式時都事康繼隆受 左司員外郎方會付吏部 尚書令 關 尚書左僕射京尚書右僕射 關 尚書左丞

仁 告妙應真人奉 勅如右符到奉行主事李孝

恭郎中給令史李遵書令史張應三月五日下午十月八日將仕郎美原縣尉兼主簿臣王密書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賜緋魚袋臣于異同立石朝奉郎知軍州事飛騎尉借紫臣王允中立石 臣劉源刊

中有中書侍郎趙挺之又有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蔡京也門下侍郎將許將也尚書右丞居厚吳居厚也吏部尚書教中何執中也吏部侍郎洵仁鄧

洵仁也 關中金石記

遺遙栖禪寺詩刻

石高一尺八寸廣一尺二寸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鄠縣

題遺遙栖禪寺

朝奉郎通判軍府事唐遵

圭峯大士翻經處雅俗今猶說草堂十頃筠篁環殿閣百年松檜老風霜臨溪洗鉢憐僧野卷旃搜山意益藏時因捕試取禪詮滌吾慮蕭然心地頓清涼
崇寧甲申冬至前一日

蕪湖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六分廣五尺一寸四分二行每行字數不等行書在蕪湖縣

太平州蕪湖縣新學記

禮部尚書黃裳撰

無為守米芾書

崇寧元年仲秋 天子思欲推廣 神宗皇

帝三舍造士之法 詔講議司條具以聞

言先王之時比閭族黨之間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

風口及其成也無思犯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

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林修奉 詔從事

前此所建適如 詔旨第率閭里子弟來就教育

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將拜口郡學而使口口口有以重

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

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口口口口而有之學也

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歟黨領五族之衆先口之政已

飲口有相保之智相口口口相葬之禮相救之義教而

化之猶以為未也中有庠焉則口其德而成就之也遂

領五縣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賜有鄉民之恩文尼

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

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約束之規既以

疎漏修學之士多口口闕不及前古遠甚然而今之州

古之國也縣邑皆得以置學其猶黨遂之有庠序歟昔

時大夫富其民有口口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

并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未口口口焉

丁亥爰書此以糾史之謬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按碑云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神宗皇帝

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請縣

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事林修

奉詔從事云云宋史選舉志元豐二年頒學令太

學置八十齋史作八齋各五楹各二十人外舍生

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試歲

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公試補上舍生彌封磨

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預考校公試外

舍生人第一第二等升內舍入優平一等升上舍

皆參攷所書行藝迺升上舍分三等此神宗三舍

造士之法本行於太學者也崇寧元年宰臣請天

下州縣並置學州置教授一員縣亦置小學縣學

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至則附

試別立號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

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俱外舍此崇寧元年推

廣三舍造士之法及縣邑置學之緣起也此碑撰

者黃裳傳有字文叔者隆慶府普城人係乾道五

年進士非此黃裳碑不署建立年月潛研跋謂米

芾知無為當在崇寧二至則立碑亦在其時矣

方今 朝廷推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悉必得

為宰者運量乎其中而使士之有口於口者有所實有

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并出於優游而不

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朝廷樂育人才崇建學

校之意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口口存乎口口而

已此正 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令君其勉哉

翰林張士亨墓刊

米老學記乃字字有體勢亦鮮敗筆米書中之可貴

者其原碑海內之存否不可知大抵為偽墨跡者必

自舊揭本中摹出則雖屢經翻刻固尚有典刑也林

右蕪湖縣學記米元章書自署無為守而不列官與

它碑式異宋史元章傳稱年四十九卒而蔡肇撰墓

誌云年五十七卒於淮陽郡齋其文互異予按元章

跋晉謝安真蹟帖云余生年辛卯又有辛卯米芾四

字小印則以仁宗皇祐三年生至哲宗元符三年己

卯已四十九年矣如史所云即不及徽宗朝而元章

却在徽廟時始以上書顯其知無為軍當在崇寧二

年明年始擢禮部員外郎再出知淮陽而歿於官則

墓誌云五十七者為不誤蓋其卒以大觀元年歲在

